

勝利前後

勝 利 前 後

賀 賀 一 一
凡 凡 著 著



正風出版社印行

「是的，
我累了，
但是我還要走啊！」

——著者——

勝利前後 目錄

一、馬鞍橋陣地	一一—一六
二、這不是去年的春天	七—二三
三、戰事新局面	二四—三四
四、豆腐店殲滅戰	三五—五四
五、砲火下的農民	五五—七七
六、離開了前綫	七八—九八
七、西荆道上	九九—一一八
八、我的新命運	一一九—一四一
九、風陵渡的兩岸	一四二—一六一
一〇、金錢與鬼神	一六二—一七三
一一、蓮湖憶母	一七四—一八〇

目
錄

一、馬鞍橋陣地

戰爭又隨着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降臨了，寂寞在山裏已經半年的我們，覺得非常的興奮。

記得在十天以前，我們坐在營部裏正吃早飯的時候，一個馬快忽然跑來報告說：「隊伍怕要出發了，因為馬尾巴已經蓬開。」我愕然了一時，對他這樣的預測，沒有表示意見。因為我還沒有參加過戰爭，所以不知道生物對於戰爭有何預感和怪兆，同時我也不是什麼迷信的崇拜者，會相信這個馬尾巴蓬開，隊伍就要出發的理論。

三月二十八日，豫西的戰幕已經揭開了，於是我無條件的信服了那個富於作戰經驗的老馬快，所以把他叫過來讚歎說：「你對了！隊伍真的要出發！你趕緊整理馬裝吧，今天九點三十分，我們要離開這裏。」

在一個竹林傍邊，我對着那整裝待發的隊伍開始講話。「親愛的官長弟兄們：看情況我們馬上就要和敵人作戰了，大家應該興奮吧！今後我要求大家要做到兩件事：（一）服從命令，（二）盡忠職守。爲了讓大家深切的明白它，我必須再加以解釋。「命令」沒有變質性，沒有伸縮性，也沒有人情性。「命令」是嚴肅的，鐵性的。祇要指揮官沒有背叛了國家，在他的命令之下，受命者應該犧牲自己的一切！「職守」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但是做到什麼程度才算「盡忠職守」呢？告訴你們：每一個人把自己的全部能力，最高熱忱，和至當的犧牲精神拿出來貢獻給國家，就是「盡忠職守」了，這兩點大家明白嗎？能够作到嗎？」當受命者發出一聲百般堅決的誓願之後，我滿意地讓他們開始出發，這時一羣鄉村父老和一個小學校的小朋友們，都在旗幟飄揚，鼓樂喧天，使人激

奮的歡呼之下，向我們這一羣上戰場的人們免冠致敬。

春風拂面，楊柳點頭，清流潺潺，滿目青翠，離開這濃郁明豔具有江南風味的山村——桐樹營，真令人依依不捨。

一點鐘之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馬鞍橋。

馬鞍橋，是我們熟悉的地方，在這個小村的前後左右，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我們的足跡。

這地方就是國防工事區域，我們曾經在這裏流過半年汗。那時候弟兄們在風雨中作工事，月夜裏運木料，而且在工作完畢時，他們經常赤着腳還捎回一捆乾柴草到駐地桐樹營。

過去他們辛苦了，但是現在他們很高興，因為自己親手做成的陣地，正好由自己來守。

隊伍駐定後，我站在一顆被夕陽斜照着的小楓樹下，看那公路上擁擠不堪，長似流水的爲戰爭避難的人羣。

抗戰八年了，人們對於逃難的種種景象，在上海，在南京，在去年六月十三日下午的長安城——雖然這僅是一次虛驚！都已司空見慣了，因此，這裏的慌亂情形，我不願再加述寫。

但有一件事，須要提一提，那就是千百輛滿載而歸的汽車和大車，並沒有載運國家的物資，所有的都是私人的紙煙，香油、布匹、和藥材，可是車牌子上或小旗子上的字樣，全是公署的，而且在這滿載貨物的車頂上，還坐着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似的「黃魚」，這「黃魚」自然也是富有的。

最可憐的，是那羣男女學生們，他們帶着包袱，赤着腳，或者祇穿着快要破爛的草鞋，流着汗，在筋疲力盡的休憩中，飽嚼着流亡的苦味——乾饅、冷水，和眼淚。

天黑了，我回到自己的宿處——小東溝的一間小茅屋。

在電話中，聽到了一個消息的時候，我急忙燃起一支燭，察看那懸在牆壁上的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赤眉鎮」三個字，很快地在村叢中浮躍出來，打擊在我的眼簾上。在那裏，我想像着敵人正在殘殺我們的同胞，因為現在他們已經失却了軍隊的保護。

我放下了蠟燭，癡立桌前，兩眼凝視着地圖，心中好像燃起了一把巨火，燒得我幾乎喘不出氣來。

『太快了！』我對自己說——『才一個星期的時間啊，敵人攻進了三百里！這樣，今年的春天，難道還是去年的春天嗎？』（註）

抑鬱壓縮着一顆撩亂的心。

第二天，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赴義三十五週年紀念日，師長藉這意義深長的一天，在重陽店召集全師官長訓話。我這營因路遠遲到，未及按時參加，等見到師長時，他這樣勉勵我們說：『你們固守陣地，職責重大，全局的勝負，都要你們來担負，我深信你們不會辱命的。』

這時候天還很冷，但是我們聽了師長這些話以後，居然都汗流如雨。

本師××團，今天向西峽口增加，××團仍防守奎文關既設陣地，重陽店附近祇剩下我們這一個團。下午，師司令部又推進到了河。

入夜後，一個消息傳來說，西峽口以東五里的土門，已經發現敵人。

不久，一個衛兵進屋報告說，東方似乎有砲聲，我一口氣跑到門口的小塚上去細聽，可不是！

（註：前一年春天，日軍犯豫，國軍迎戰不利，退守豫西。）

所聽見的就是隱約可聞，若斷若續的重砲聲。

臥在床上的身軀，好似安息了，然而神思却不斷地在馬鞍橋陣地裏來往遊蕩。

我不知道如何的來到一個荒山脚下，同一羣人進入一個小村。那裏沒有一個人，景象異常淒涼。同行的伙伴們疲倦了，就躺在底下的門板上睡覺。我因為厭惡這個地方，自己一個人向東北方走去。這時，我向四週瞭望了一下，除了一輪暗淡無光的太陽懸掛東方以外，再不會見到什麼。

我順着一條小道，默然繼續往前走，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祇覺得衣襟被風吹得起落飄拂。一個竹蔭蒙蔽的小村出現了，我欣慰異常，入村後，忽然看見一所房屋中立着一個高大闊綽的帶頂床，衾枕雪白暖軟，羅幃清素雅潔。我暗喜找到了安歇的地方，可是進了屋仍然找不到一個人，但一轉頭，一顆高大而碧綠的樹映現在我的眼前。在那翠綠的闊葉裏，露出一片火樣的紅光。啊！這是一朵美麗的鮮花。它的豔麗，它的豐滿，在我一生裏，真是第一次的發現！我驚喜，我讚嘆，我徘徊樹下良久不忍去。怪極了！就在這麼一瞬間，又是一個新發現：在這顆大樹的一邊，聚集着千萬具死尸，尸體一串串圍成一個圓圈，又一層層疊成一座錐形的小山，最下面的一層還掩埋半人深的黃土。我在恐懼中暗忖道：「這就是恐怖政策大暗殺後的尸山嗎？」還沒有得到解答，突然一個兇惡的人持槍向我闖來。銳利的刺刀，在他的目光炯炯之下閃亮。我一伏身躲過刺刀的突刺，接着又將他的槍奪下來，猛一退步，把刺刀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胸膛。他倒下了，鮮血噴射了我一臉。我急忙用手去擦它，可是一伸臂便驚醒了。呵！原來我是在被窩裏做夢。這時我才察覺到臉上的溼水，不是鮮血而是一陣冷汗。

馬鞍橋，四溝口，重陽店，這三個村落的關係位置，恰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我們三個營就各自

佔領了一個角。第一營在我左翼的四溝口，第三營在我前面的重陽店。就兵力部署上論，重陽店是警戒陣地，馬鞍橋和四溝口之線才是整體的主陣地。

團長沿着這個三角形的陣地視察了一整天，並召集各主管講了戰鬥前的最後一次話，他的言辭很動人，下面就是他在重陽店陣地上講的一小段：『同志們：河南的大好河山將要全部淪陷了，這剩餘的豫西一隅，我們再不可拱讓敵手，大家看！在這一片美麗而富於詩意的春色裏，現在正讓一片沉寂慘淡的陰影籠罩着。我們是軍人，應該用砲火打破了這沈寂，用鮮血染紅了這慘淡。這樣我們才可以在這個時代裏，寫下一首人生最高貴的悲壯詩！同志們：記着！敵人並不可怕，所怕者是我們一顆不夠堅強的心！因此，我希望你們，如果敵人突破我們的防綫時，大家要追隨着團長一同去成仁。』

話畢了，一大羣幹部對着那雄壯的山河落下堅決的淚。

高貴的中華民族啊！在你的生命裏，祇要有這樣富於血性的兒女，那末你將永遠不會被任何國家欺侮的！

一線光明，突然湧現在我沉鬱的心境中，我好像看到一面美麗的中國國旗，正在那東方已經失陷的內鄉城門角樓上昇起，迎風招展。

這時候公路上，絡繹不絕的不是難民，而是一些缺手爛額的傷兵正在那裏蹣跚地走，這樣看起來，前方的戰事一定很激烈的了。

傷兵們先在第一線綫帶所捆紮了傷口之後，再到重陽店第二線換藥，然後就由運輸子彈的大卡車把他們運送到後方。

傷兵每到一站，總有人去慰問和看護，我們的後勤顯然進步了。聽說在以往的戰事中，從來不像這樣的有計劃，有條理。現在第一線上，不僅彈藥很充足，而且士兵們居然可以吃到機器麵！他們高興極了，雖然在我們這個配屬部隊裏還不够吃。

在沉寂如死的馬鞍橋陣地上，我陪團長散着步，這時忽有一簇人影從東面蠕蠕的向西而來。這一羣人漸漸向我們接近了，就人物判斷，這大概是一個家庭。最前面的是一個穿毛衣的胖男子。他騎了一輛腳踏車，以最慢的速度，來和後面騎馬和徒步的人的速度調和着。隨着他走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學生，再後面便是一匹老白馬，在上面坐着一位中年婦人，而且還有兩個小孩也坐在她的前面。

當他們到了我們面前時，那個胖先生忽然從車子上跳下來向我們招手說：「×團長嗎？你好啊！」爾後在團長的介紹聲中，他又同我拉手，噫！我明白了，他就是李曰商先生，我久已知道的人物。

李君過去在新鄭當縣長，現在是西峽口警備司令劉顧三的參謀長，今天他大概是對地方團隊「不讓敵人入內鄉」的話完全失望了，所以才率領着他的家小離開了危在旦夕的西峽口。

「前方怎麼樣？」團長懇切的問他。

「很激烈！」他憂鬱的說。

「依你的觀察，在西峽口能不能頂得住？」團長又這樣的問。

「頂不住！頂不住！」他不斷地搖頭答。

「你看我們這裏怎麼樣？」團長指着山上和山下陣地問。

「希望老兄們多努力！」這是他含有妄想性的一句勉勵話。

「嫂夫人，趕緊走！可是不必走的太遠。」團長回過頭安慰着李君的家屬。

這一羣人影，很快地消失在一個山巒之下，這時團長一面從衣袋裏取出一隻煙，一面向我開心道：「大概再過三天，在這裏可以看免票電影。一凡：那時候你可以當一個電影明星，而且還是熱血忠魂中的高占非！」我笑了笑，沒有講什麼。

我懷着一個心願，就是在開戰以前，想利用時間多參加幾次官兵們的遊藝會，並且多聽他們的「日常三部曲」——歌聲，讀書聲，打靶聲。

我很喜歡士兵們的活潑和直爽，記得在桐營樹駐防時，每天早晨我乘馬登山打獵的時候，他們常常隨着我拼命跑，下雪天也是一樣。有一次，我領着他們打雪仗，因為我在中央地區當裁判，所以攻防兩方面的士兵們，都惡作劇的向我投雪彈，我急了時就大聲喊：「目標——正前方高山頂，集合快跑！」可是等我的馬在山頂上站定時，他們也蜂擁似的趕上來，那時他們給予我的興奮太大了，使我忘却了一切的煩惱。

今天，我又參加了一個士兵遊藝會，但因前方有情況，所以遊藝時間很短促，可是在散會時，一個弟兄却很幽默地說：「老日何時來？我們用第三部曲來開一個歡迎會吧！」
啊！可惜，這個可愛的孩子，他是在開戰時第一個在陣地前陣亡的。

一一、這不是去年的春天

西峽口失陷了。

我們第三營奉命開往蒲塘，擔任側翼的警戒。

砲聲愈響愈近了，掛在長途電綫上的電話鈴，響得片刻不停。我沒有功夫去探聽前方的戰況，而且事實上也不必再探聽。

我像一個長班巡邏，一遍又一遍的檢查着陣地和副防禦物：機關槍掩蔽部的槍眼，砲兵的進出路，戰防槍的遮蓋，破壞點上導火索的接續部，路傍大樹樹身上的穿孔，地雷區的偽裝物，鹿砦的關閉扉，陣地前的照明物，夜間射擊設備的標定點，和通指揮所的副電話綫。

薄暮時，傳說蒲塘以東有敵蹤。依照敵人的戰法，這消息該是可能的，那末奎文關的×××團陣地怕要變為無用的馬其諾防綫了。

燭光下，根據團長的指示，寫出一紙防禦命令，在那短短的命令文中，用「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建設了一道「活國防綫」，也就是堅強的戰鬥意志。

臥床良久，不能安睡，但是除了「戰鬥」二字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走進我腦子裏來。

次日早晨七點鐘，奉團長的命令去重陽店檢查陣地。

我騎着一輛足踏車，疾馳如飛，不到二十分鐘，已由馬鞍橋來到目的地。

一入村，便是一個陡坡，這時車子跑得更快了。可是剛下到半坡，忽然有幾個看護兵大聲呼叫着要我停下來，我怔了一怔，立即用一隻脚指揮着前車輪中止前進。

呵！這是多麼危險啊！這車輪離那已經理好的地雷，不過五十公分。

我下了車，小心的把那個地雷掘出來，但是僥倖並不能壓制着自己的盛怒，我將一個疏於監視的排長，痛責了一頓。

我被野戰醫院的李院長邀到醫院去，剛剛坐下，忽然聽到團長在院子裏急着問：「X營長在這嗎？」我趕緊跑出去迎他，接着他又說：「蒲塘的警戒部隊撤退了，敵人已經進入石門溝，我們要馬上進出於水泉溝迎擊敵人。」

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敵人太快了！

根據里程計算，敵人到達這裏，頂多只要四十分鐘了，可是我們要去阻擋的水泉溝口，距此還有七八里，用最慢的步度跑過去，也需要二十幾分鐘，那末與敵人的遭遇戰，再過二十分鐘，不就要開始了嗎？這是一個如何緊急的情況啊！

重陽店的國土，早已交給了我們，萬一不幸失利時，不僅要負自己的責任，而且還得替友軍負責任，因為重陽店失守了，前方的友軍就沒有了退路，特別是對於不能登山的砲兵部隊。

足踏車和乘馬，都一齊交給傳令兵去傳令，我和團長帶了一個步兵連，一個追擊砲連，和特務排沿着公路向東急進。

日光如熾，塵烟若霧，許多不健壯的士兵們，都在這時候落了伍，連長們嚴厲地命令他們拚命往前跟。

內外的熱力，使我們流着從來未曾流過那麼多的汗，隊伍到達水泉溝口時，團長腰中的一條小皮帶，竟被汗水透過棉衣把它濕軟成兩段。

我首先派一組搜兵，向石門溝方向搜索前進，爾後命步兵連佔領了溝口的左右高地，特務排留在我附近充當預備隊，迫擊砲也進入山後的放列陣地。最後，我又補下了一紙命令，這時候，我們才算喘了一口氣。

計算時間，敵人早該和我們接觸了，但是得到的報告，總說是無敵蹤。

又過了很久，我們才根據全般的情況，判斷敵人的企圖，絕不像司令部指示的那樣積極和嚴重，所以我們決定把部隊仍然撤回，讓後趕來的第一營兩個連留在這裏任警戒。

歸途中，我們同由丁河指導作戰返來的×副參謀長，談起上午的那一陣忙亂情形，好像是做了一場惡夢。——戰場上是常演這些惡夢的！

四月三日，第三營仍奉命佔領重陽店原陣地，並於黎明前完成了戰鬥準備。

奎文關的防禦部隊，今晨已沿北峪撤回到安溝，重砲沿公路退到八廟，師司令部也進入我們後面的洋鐵溝新指揮所。從此，在我們陣地前面，再沒有一個友軍。

第一綫上的哨兵，像餓極了的惡貓，時時地留心監視着前方的樹叢，山溝，和村莊。

在馬鞍橋附近的窯洞裏，一連捉到四個奸細，他們都是內鄉人，昨夜跟着撤退的軍隊潛入到這裏，他們不會帶武器。祇在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衣袋裏，搜出十二個一束三幹的白銅錢，經過營政治指導員的一番審問，才知道這小銅錢是他們的「諜報」證，它編成一束三幹的意思，是表示他們分三組潛入「敵」區活動，至於十二個數目的原故，却未曾查問出。

他們一天回報一次，今夜の集合地點就是北峪。敵人給他們的報酬很輕薄，譬如這個小孩子的月給僅僅三千元（達不成任務時，自然是例外）。

我沒有奉行孔子「天下無不可教化之民」的名訓，饒恕這幾個為敵人効力的中國人，結果他們都在我的指揮所接受了應受的死刑。

這是我今生第一次殺人，可是心裏並沒有起什麼感覺。因為忙碌，事後也沒有去研究他們為什

麼要當漢奸。

當天下午三點鐘，天下了大雨，我由指揮所移住到附近一個小屋裏。

當電話兵剛接上了電綫頭之後，就聽到重陽店發出一陣清脆而宏亮的機關槍聲。這槍聲和平時打靶的槍聲，雖然沒有二樣，但是我們的心理，却完全不同。

在狹小而灣滑的山路上，我會跌倒過兩次，後來還是利用電話綫，才慢慢地爬到那個穴窖似的指揮所。

電話中，我連聲回答着團長的詢問：「一切都好了！」

「漆黑」的夜裏，交響着風聲，雨聲，和槍聲。警備的一顆心，不停地在跳着，暗想和敵人接觸時，應該如何的堅忍，苦鬥，和出擊。

退下來的傷兵告訴我，在重陽店殲滅了很多的敵人。最初我還不肯信，後來團長告訴我一點也不錯。

這樣，一夜平安地過去了。

當面的敵人，是第一零師團的第七第九兩支隊，這是敵人的精銳部隊，他們在三月二十日夜間由寶豐一帶發動攻勢，在過去一週間，先後佔領了南陽，鎮平，內鄉，西峽口。到了昨晚，又在大量的戰車，砲兵，騎兵，和飛機的掩護協力之下，浩浩蕩蕩地來到這個依然被他們輕視的重陽店。

敵人一夜的傷亡率，阻止了他們的前進，而且今晨三次猛撲，終未獲寸進，相反的，又死了很多人，並且還損失了兩輛戰車。

固守重陽店的李長庚連長陣亡了，這消息在電話中激落了許多人的眼淚。

李長庚是一個忠勇勤奮的好幹部，上次團長在重陽店訓話時，第一個落淚的人就是他。

因為他有一顆堅強的心，所以在他陣地前的敵人不可怕。

今天黎明時，敵人連續不斷地向他猛攻，但他的陣地始終未搖動，爾後敵人攻上他們的山頂時，他仍然指揮若定，並且用手榴彈炸退向他猛撲的敵兵，可是肉體畢竟擋不住砲彈，當他的部屬殉國過半時，他也跟着流出最後一滴血。

今天的重陽店啊！你已不是過去那樣的充滿了死氣吧！你復活了，因為我們已經用砲火打破了你的沉寂，用鮮血染紅了你的暗淡。

所欠缺的，還是沒有人替已成仁的李長庚連長做一首哀悼詩。

這天上午十點鐘，重陽店的警戒部隊全部撤退了，這時敵人又增加數百名騎兵到黃蓮樹崗，戰車也在砲火掩護下，開始向西活動，從此戰況益趨嚴重。

十一點三十分，我奉命破壞陣地前的橋樑，公路，和樹木。

幾個破壞點的點火準備全好了，這時一個工兵軍官跑來請我給他簽字。

我奪過來他手中的一隻鋼筆，在他遞給我的一張高級司令部的命令上，寫了我的名字。他去了。

十分鐘過去了，我緊張地等待着執行命令。

轟！一聲巨鳴在滿天紅光中怒吼起來了。

這聲音像雷鳴，像地崩，也像巨大的火山爆發。

掩蔽在戰壕裏的我們，身子好像是在將要翻覆的小船裏，或不透日光的濃霧中。心跳，耳聾，鼻口被那瓦斯閉滯得不能自由呼吸。

噫！我明白了，這大概就是我們軍人耍看的免票電影的第一幕吧！

我們的重砲開始射擊了，在我這還是頭一次的聽到自己的砲聲呢。

四沟口的機關槍聲，也響成了一片。這大概是敵人從左翼攻擊了吧，我趕忙打電話問韓營長。判斷是對了，他說在他的陣地前綫，已經堆滿了敵人的死尸。

雨一天未停，弟兄們在戰壕裏凍得抖作一團，然而他們除了眼紅嘴青以外，精神還非常充溢。夜來了，我心中有些恐懼。

九點三十分，在我們陣地前緣起了大火。這是照明實施，當敵人大部隊夜襲時，才許可燃點。所以我看見這煙氣冲天，火光照耀如晝的時候，暗想立刻要發生大規模的戰鬥。

時候不久，第一綫果然開始射擊了，接着第二綫的機關槍也「格格」響起。

但是事實上並不須要如此的，因為敵人祇用一排人來試攻，而且距陣地還有相當遠。

這種錯誤，一方面是好奇地士兵願試鋒芒，另一方面是官長們太慌張，但這兩種過失，都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責的。

一陣大亂過去了，各級指揮部得到我的詳實報告後，才悄然安息。

雨不停地下了一整夜，當面的敵情無變化。

到了次日黎明時，忽然大霧瀰天，四面的山嶺和村落，全變成一片模糊。

這時候正是敵人攻擊的好機會，所以我再三命令第一綫的部隊要注意，可是命令傳下去不到五

分鐘，果然得到山頂上第六連的報告說：「敵戰車五輛，沿公路向西駛來。」

我立時將情況通知了砲兵。

兩門重砲和四門野砲連續地向別蓋射擊，濃霧中雖然不能觀測彈着，但是聽到那一陣砲彈爆炸聲，完全集中在敵人戰車的附近。

因爲馬鞍橋的地形起回聲，所以每一顆砲彈都發出三段節奏——孔……啞……啞……此外，天空中還掠過一陣一陣的令人心悸的「噹噹」怪叫。

在這一陣砲火之後，敵人的戰車停止前進了，可是過了不久，又來一個傳令兵喘氣不息地報告說：「現有二百多敵人，正在別蓋吃飯。」

別蓋是離我們陣地不到二里地的一個小村落，現在敵人在那裏吃飯，真是有點欺人太甚。憤怒激起我一個人帶着第五連去出擊。

越過地雷區，佔領了一座小山，接着兩個搜兵接近了別蓋。

幾個手榴彈在一個小竹林裏爆炸了，這是一個小傑作！竹林中正在開飯而沒有警戒的敵人，竟被兩個手榴彈炸死了數十個。

王光先是一個善戰聞名全軍的老連長，他除了少識幾個字之外，差不多軍人的應有的條件，全都具備了：忠實，勇敢，服從，堅忍。

去年在中原作戰時，聽說他帶了一個連被敵人包圍了五六天終於突了圍。當艱苦達於極點時，他常常以「我們吃了國家二斤麥子就應該拚命」的言論去曉諭部下，因此，我決心把今天的攻擊任務交給他。

完成攻擊準備後，我抱着一挺重機關槍拼命地向別蓋的敵人掃射。步兵在火力支援下，開始向莊內躍進。不久，輕機關槍聲，手榴彈聲，喊殺聲，三部交響曲起了合奏。

我興奮極了，血脈不住的在急跳。

似勇敢而非勇敢的敵人，這時居然退出了別蓋，而且白白地做了我們的伙伕。

一個年青俊秀而非常勇敢的軍士盧國君，因為迂迴到敵後方受了傷，一顆子彈橫穿過他的脖頸

這個軍士的鮮血，更激起我們對敵人的痛恨，當時我不會考慮到兵力單薄不單薄，也并不回顧到陣地中有沒有人指揮部隊，自己帶着第五連瘋了似的向敵人追去。

當東西別蓋已被我們收復時，接到團長一張命令，意思是要我馬上回原陣地指揮部隊，於是我們王連長一個人指揮攻擊的部隊繼續攻，自己回到指揮所。

王連長果然是勇敢，在我回到指揮所沒有半個鐘頭的功夫，他居然率所屬孤軍深入，一直把那二百多個餓鬼子，驅逐到十里以外的王沟去，這時我這個一向「兩袖窮風」的長官，也籌了一萬元送到第一綫去犒賞攻擊的士兵。

在陰冷的細雨裏，我穿着一件溼透了的棉大衣，不時的來往觀察戰況。當泥濘過膝，不易拔足的時候，便利用一雙手作支點向前匍匐，那時我覺得自己活活像一頭正在水田裏勞作的耕牛。而且是已經三晝夜沒有得到安息和好好地吃東西。

當夜九點三十五分，敵我兩方的夜襲部隊，遭遇於王沟。當時因為天很黑，所以雙方的部隊碰面時，才開始戰鬥。

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時間給部隊佔領陣地的，可是一個機智的軍士韓家順，居然使用在步兵操典中找不到的一個射擊姿勢，把輕機關槍抱在懷裏，對着面前臥倒的敵人，作了二十五發的「立射連續放」。

據攻擊部隊的報告說，敵人死了許多，但是天既然很黑，那裏能確定敵人究竟死了多少呢？所以我也沒有以「殺敵無算」的捷報，去請功求賞。

到了四月六日，被阻止於我陣地之前已經四天的一旅勁敵，開始發動總攻擊。

最初，敵人的攻擊部署，是分成三路，目標點是馬鞍橋，四溝口，和中央接續部。至於攻擊重點，根據敵人的戰車和砲兵使用來判斷，當然是保持在左翼（馬鞍橋）。

上午十點二十分，首先發現的，是敵人的戰車羣。一羣羣的戰車，在我們的砲火下，毫不顧忌的向我們陣地駛過來。

戰車的聲音本來很嚇人，今天再加上它的數量多和道路狹小，所以傳來的聲音特別顯得沉重險惡。

敵砲兵已開始射擊了，接着步兵也隨着戰車衝上來。這時，我們準備好所有的武器，集中起全部的精力，單等着這一股如怒濤險浪和狂風暴雨的敵人到臨了。

但是鬼子畢竟「鬼」，這正面攻來的部隊和戰車，完全是伴動。真正的主攻部隊，早已偷偷地運動到我們陣地的左翼了。

雙方的砲聲，機槍聲，步槍聲，手榴彈聲，吼聲，都在滿天的彈幕中，交響為一片。戰鬥已進入最激烈的階段了，第一綫連不住的請求担架和子彈。

四晝夜未曾安息的我，來往如梭的在指揮所上觀察戰況。

連絡，補給，傳達，傷運，和種種勤務，失去靈活時，我便對各級負責人詛咒和謾罵。可是這一切都是極短的時間過去了。因爲在指揮所中，還有更多的事情，須要我處理，我一手寫命令，一手接電話，此外，還得看那桌面上疊集着的形形色色的報告：「四連張排已犧牲過半」，「五連打壞了兩挺機關槍」，「六連請送手榴彈」，「戰砲連請求掩護」。這時我真感到自己的一雙手和一雙眼的不够用。

激戰到了下午五點鐘，我們並沒有失去一寸地，但是後方感覺銳敏的人們，竟說我們已經變換了陣地。

當然也難怪，因爲從寶豐到這裏，敵人一向是長驅直入，一瀉千里，多少雄厚的國軍，在南陽、鎮平、內鄉、西峽口、歪文關等地，都未阻止着，而今天以我們這小小的一團之衆，那能會有什麼意外之幸呢？

薄暮時，情況轉劣了，迂迴於我左翼的敵機槍，可以直接封鎖我指揮所的進出口。

砲當然打得更厲害，我從指揮所向外伸頭看看，附近的砲彈痕，稠密得活像輕機關槍的排氣孔。這時，友軍的四個步兵連增加上來，他們是奉命歸我指揮的。這樣，薄弱的第二線，總算得到了一些依仗。

夜幕籠罩了馬鞍橋，這時候除了稀疏的槍聲外，一切沉寂如死。

到了九點鐘，我在指揮所裏，用一雙僵硬了的手，在一支燭光前，拆開一封信：

「一凡：

你不是最輕視生命嗎？那末今天的馬鞍橋，正是偉大的歸宿地。你不是最重視價值嗎？那末這時候正是可貴的一刹那。

朋友：光榮可貴，勝利可貴，你要更堅強些啊！記着：所謂「中流砥柱」和「左右大局」者，就是今天夜裏在萬分危險中，而還能不失敗的你。

這裏是一瓶興奮劑，你用它來增強你對祖國疼愛的熱力吧！」

這是工×團王光煥連長自後方送給我的一封信，他是我的老同學。

我讀過了這封信以後，覺得自己的血液，像海潮一樣的沸騰起來。

我除了感激這位同學以外，腦子裏不停地在思索，好像要想馬上找到不致於失敗的計策。

而思索的結果，除了一個「狠」字之外，再沒有找到別的好辦法。

陣地前的一個小村落，全部起了火，這大概是敵人攻來了，而且我暗想，這一次絕對不是敵人來試攻。

一陣激烈的機槍聲，打破了寂夜。

我從指揮所中爬出來，看着那冲天的火光，把陣地前的一切地物，全都照耀出來。

我雖然離第一綫的士兵還有二百公尺遠，但是我能够想像出，這時候他們一定是裝上了刺刀，握緊了手擲彈，睜大了眼睛，咬緊了牙關，和鼓足了勇氣，等待着敵人衝上來的時候，就一擁而出的和他們搏鬥。

我正在這樣暗想的時候，忽然一個傳令兵向我報告說，師長請我接電話，啊！這是一個不常接

到的電話呀！我馬上回到指揮所。

「X營長嗎？陣地怎麼樣？」師長着急的問。

「是的！沒有什麼，很穩定。」我安靜地答。

「喂！你們要作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後繼者呀！」師長是一個日德法三國留學生，講話時總是洋味十足，所以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用一種洋口吻來安慰和勉勵我。

「請師長放心吧！我們屬於馬鞍橋，馬鞍橋也屬於我們。」我肯定地表示着自己的決心。

團長從黑夜裏，摸索到我的指揮所。剛坐下，忽然一陣驟雨似的機槍彈，落在指揮所的進出口。這情形幾乎使我想到了鬼！難道敵人的望遠鏡會帶着夜光嗎？真怪！

過了一忽，一個傳令兵由指揮所摸出去，這時又是一陣機槍彈落在原地方。噯！我明白了，這原來是因為掀起草簾，露出燈光，而被側方的敵人發覺，當作了射擊目標。

團長經我苦勸了很久，才回團指揮所。

以後我真疲倦到極點了，嘴巴裏講着話，睫毛却早已交織起來，漸漸地又把一雙眸子完全遮閉

一塊小石子，從指揮所的頂木縫隙中落下來，正打在我臉上，我被驚醒了，一睜眼，忽然看見錶針已走到五點半的地方，怎麼？敵人沒有攻擊嗎？我們還是守在原陣地沒動嗎？我驚奇極了，一時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從那草簾中透過來的一道紅光，不是東方的曙光是什麼！

因為敵人的傷亡太重了，所以我對他的今後行動，有兩個判斷：第一、整理殘餘，詳密偵察，相機再攻。第二、以小部隊與我們保持接觸，主力沿一翼或者兩翼施行大迂迴。

但是，我全沒猜對！今天七點鐘，敵人的行動，真出乎了我的意料，同時也出乎早已逃往雷水關的人們的意料，尤其更出乎大後方正在愁苦着如何以財產變黃金的人們的意料，告訴你，敵人沒有任何的妄想，竟遺屍壘壘，向東退却了。

這不是去年的春天啊！敵人從馬鞍橋退却了。

以後，這座橋便改了名字，人們都開始叫它「却敵橋」，而且老百姓還在這座橋的一邊，豎立一條碑，上面刻着「却敵橋」的光榮的由來。

當天九點鐘，兩翼友軍開始向退却敵人追擊，砲車也踏着被工兵已經修復的道路隆隆前進。所有追擊的人們的面孔，都呈現着一種特別的神氣。

師長乘了一匹大黑馬，率領着一大羣幕僚來到馬鞍橋，當時他那副神氣，真够威嚴而盛壯。他看見我舉起右手，向他敬禮時，一面頷首微笑，一面伸出大拇指向我連聲稱讚道：「你是一個既摩登而又勇敢的軍人！」

我慚愧極了，我既不摩登，更不勇敢。因為我現在正穿着一件髒污得不堪一觀的棉大衣，而且不洗臉已有五六天，看樣子不過像一個街頭上的叫化子而已。至於談到勇敢的問題，我更羞愧死，因為我實在一彈未放，那裏敢和我那百餘名殉國或負傷的官兵相比呢。

我同我的老同學王光煥商量好，去看看戰後的重陽店。

一進入別蓋橋頭，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那曲折縱橫的戰車輪跡，和那無數的漏斗狀的重砲彈痕。民房除了被焚燒的以外，多半被砲彈炸塌了，在這裏已看不見一隻鳥影，聽不見一隻犬吠。所有的一切，盡是一些火藥氣。

重陽店的風景，依然如舊，那翠綠的楊柳，在夕陽斜照下，倒映在流溪中，宛似一幅美麗的大畫。不過，有些地方，不幸也在戰爭中受了傷。

我們並肩闊步的穿過了重陽街。這時候，在街道上來往如織的人羣中，沒有一個驕縱傲慢的保丁，也沒有一個肥頭大耳的奸商。所有的盡是勇敢的戰士。

這裏，我們可以驕傲說一句：「軍人至上！」

但這自然祇能適用在今天的戰場上的，至於後方。那大概又是一回事。

晚上我住的房子，雖然仍是一間小茅屋，但比起昨夜住的指揮所，已是天淵相殊，不可以道里計了。

第二日的早晨，太陽剛剛出來的時候，一輛小吉普車，在馬鞍橋橋口停下來。

幾個穿呢軍服的軍官，站在車子一傍，面對着高山，用手指畫，這是新由後方趕來的幾位特種兵指揮官，今天特地來參觀馬鞍橋陣地，我奉命來陪導他們。

我們一羣人馬，沿着馬鞍橋的東南高地巡視。在那裏，可以看到的，除了滿地血跡和屍體以外，到處都是堆集如山的子彈殼。

我在他們差不多不停地的詢問中，謙恭地解說關於作戰前後的種種：諸如工事的構築經過和強度；障礙物與側方火的連繫；山地防禦時晝夜兵力部署的變更；以及敵人行動秘密，不易察覺，攻擊時往往一槍不鳴，而直衝入陣地，搶奪我們正在發射的機關槍等等情形。

不過這僅僅都是戰鬥的外形，並不能算致勝的主要因素，而見敵不懼，堅忍到底，才是這一次擊退強敵的真法寶呢。

之後，我們一同去安沟參加作戰檢討會議。

這一次，參加會議的人員，除了本師營長以上的幹部外，還有軍部的×參謀長，和其他配屬於本師作戰的部隊長。

會議開始了，師長站起來說：「馬鞍橋是豫西戰役的轉捩點，因爲一瀉千里的敵人，被我們在這裏擊退了（這不是夜郎自大，更不是自誇自吹，這是血淋淋的事實），這當然值得我們在這裏欣慰。」這裏是一張從敵人身上搜來的小照片，上面的日文是：「自滬戰以來，在華作戰，尙未遇到過如此頑強的敵人，由此觀之，皇軍的前途可悲。」

「從這裏的確證明我們今天的勝利，絕不是由於敵人有計劃的退却，而是我們艱苦得來的，因此，馬鞍橋之役，應該在我們的戰史中佔着光榮的一頁。」

關於戰鬥中的許多過失，譬如不節省子彈，連絡欠確實，各兵種協同不靈活等等，都由我們每一個幹部虛心的一一提出來。

兩天來，許多朋友們，來這裏向我道賀，並且由後方帶來很多的好消息，例如空軍快要參戰了；富水關又集結一個軍；西坪到了許多的戰車，其中特別值得興奮的，是盟軍快打到了柏林。

一天下午，傳令兵遞給我一束信，打開一看，全是朋友們給我的賀捷書。我讀過了這些信之後，頓時狂起來，於是我唱，我跳，我用拳頭打桌子，而且覺得我自己更加年青了，同時覺得那個小屋子簡直容不下我。

這時候是我的快活時光！

這時候是我的狂歡時光！

這時候是我生命中有意義的時光！

呵！我希望這時光永遠不要消失！

現在，我想把一樁憤懣在我內心快一年的事，提出來抒洩一下：

或許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和地方政治不良的緣故吧，豫西的一部份同胞們，一向不大講理，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中對於中原戰後的軍人。

記得在去年七月九日的上午，我同一個也是當兵的朋友由西安去嵩縣赴約，路過西峽口北郊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軍官抱着頭，向我們跑過來求救。

是的，他快要被人打死了，兩眼青腫得合成了兩道縫，額上掛了幾道血溝，衣服全被撕破了，嘴唇在噬擊着。

最初我們以為他是偷了人，或者是搶了東西，才被人家打得這麼樣，後來我們問了他一遍，才知道他因為走過老百姓的稻田，而被打成這樣。

跟着這位軍官而來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大漢，他手中拿了一根棍，不用說，樣子當然很蠻悍。

等我問他為什麼打這個軍官時，他很傲慢地說：「他走我的稻田，所以我打他。」他講了這句話以後，又把他那雙惡狼的眼睛對準了我，好像說我問了他，也同樣地犯了罪。

我呆了很久沒講話，不知道他對軍人的懲罰，是根據什麼法律，這難道是「內鄉自治區」對軍人的單行法嗎？老實說，這種事實，我從沒有看見過，也從沒有聽見過，同時，據這個軍官說，他所走的稻田中，並沒有稻禾，不過是剛耕好的平地而已，這就是他該受如此毒刑的理由嗎？不！決

不！殘暴的人性，乖戾思想的薰陶，才是真正的理由！

那時候，我們以最大的壓制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和暴怒，因為我們一方面想到戰敗的軍人，今天在西峽口，已經不如喪家之犬（至於這個軍官，是不是戰敗的軍人，我們還不得而知），再一方面我們想，在前面的萬里深山中，也許有比這個更兇蠻，更不講理的東西在山溝裏等待着我們。事實並不出所料，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鎮平和內鄉的幾家門口，不知道碰了多少不應該給我們窮軍人碰的硬釘子。

今朝非昨夕，在豫西老鄉們的腦筋中，已經起了個大轉變，一般所謂「地方委員長」，今天也會向他們平日最卑視的破爛軍人，致十二萬分誠懇的敬禮。

然而這情形，絕不是我們用「走我們的稻田，就要打他」的單行法律，強迫他們這樣作，而是用我們的生命，把他們的財產和妻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使他們心悅誠服以致於如此的。

在抗戰中的中國軍人，本來很可憐，差不多他們犧牲了自己所應該享受的一切，但是他們對於困苦，貧窮，流浪，煩惱，失望，死亡……都覺得自己應該受；惟有因為他們的軍服破，而在旅館門口，在臥車夾角裏，在大餐間走廊下，被人驅逐出來，或者是在鐘錶商行以及百貨公司，被人視為小偷的時候，最傷心，最難受！

三、戰事新局面

敵人退守了河了。

××軍奉命休息，本軍未參戰的兩個師，開始往第一線上增加。

每一小集團馬匹通過以後，就有一長串隊伍隨後跟進。這樣，過了一整天，把公路擁塞得沒有一點立足的地方。

四月十號下午，我們的部隊已奉命向前推進。

當天晚上，我們到了離重陽店半里遠的河北營。

在這個劫後的村子裏，跑斷了副官的兩條腿，也找不到一所清潔的房屋。後來遲疑了很久，才決定住在我的老學生家裏，爲的是想尋求一點舊地重遊的樂味，他是一九二八年在軍校畢業後，又回家續讀的。

結果並沒失望，一進屋，就在上房西間的牆壁上，發現了我自己一張名片，這是舊歷年間我來當客人的時候留在這裏的，可是沒想到它也當了一次俘虜啊。

四月十一號上午，忽然來了四架飛機，最初，祇在上空盤旋，後來漸漸降低了，飛行的高度頂多不到五百公尺。

當地面上的人們看到飛機上的本國國徽的時候，高興得簡直發了瘋，他們從房子裏跑出來，丟下了碗筷，脫下帽子向上擲，嘴裏面拚命地喊：「歡迎我們的好朋友——飛將軍！」

在這樣的喧鬧中，忽然一陣機槍彈從飛機上射下來，接着地面上起了一陣騷動。

飛機的隆隆聲，機槍聲，和天空的迴響聲，壓倒了地面上的一切聲音。我想這時候即使有人喊「歡迎我們的好朋友——飛將軍」也不會使我們聽得見。

飛機的聲音，令人怕得很，實際上，P.53.式的轟炸機已真可怖。

隊伍一羣羣地離開了村莊。這時，正在我這裏飲酒的幾個副團長，也連忙丟了酒杯，躲避到房

外的小溝裏。

村子裏燃起了大火了，這是燒夷彈的「功」！

最可恨的，要算天公了，他偏偏在這時候吹起風。

一座一座的美麗瓦屋，都在一片紅光中，失去了原來的面目，這不是一轉眼的功夫嗎！

可惜！我的學生的房子，也很快地跟着起了火，那不是我昨天戀慕的地方嗎？

我跑到那所房子的後面兩三次，想指揮隊伍來救火，可是終於沒成功，因為飛機仍然掠着樹梢飛，不給我們一分鐘的抬頭機會，後來我又想派人去搶救，但情理上却又說不過去，我憑什麼拿部下的生命去換人情？

這樣，祇有眼看着那一所宮殿式的瓦屋，烘烘地變成了一片廢墟。

我們的一個重機槍槍長（大概叫張春生，恕我記不清楚了）也給機槍打死了，他是身中六彈後，經過一陣的號叫才頹然瞑目的。

當晚得到一個消息，說明天將有一組美國國籍的陸空連絡員，由西安來這裏。事實上，我們還能容許今天這樣的錯誤重演嗎？

這天夜間十二點，突然有幾輛戰車來奇襲重陽店，兩個司令部幾乎被包圍，這時我們奉到最嚴厲的命令，死守王家營（重陽店東二里許的一個小村）。

很出人意外的，敵人又退回去了，這當然又是試攻。因為他們料想到，白天在這裏演了一幕滑稽戲，所以夜間會經不起打擊，而一攻即破的。小鬼子！真是無孔不入。

第二天，由西安增加上來一軍生力軍，他們與我們以公路為界，開始並肩作戰，本軍在公路之

南。

我團奉命歸××師指揮，規定在下午四點鐘，向蒲塘出發。

隊伍在河北營南側集結完畢了，我就利用這出發前的一刻閒功夫，想寫一封信給朋友，誰知剛執筆，幾顆炮彈突然由敵方飛過來，這時候真是狂聲怒吼，濃煙四佈，人嚷馬叫，鬧個亂七八糟。大雨似的鋼鐵塊，在我四週落滿了，但命運注定了我們不該今天死，我從灰土中爬起來，看看自己還活着，而且，我的部隊很完整，並未遭到什麼損失。

從這裏，我想告訴未曾參加過戰爭的人們一句話：『炮彈富於恐嚇力；殺傷的效力，簡直不大。』

天黑後，我們爬上一座大山，這時候在上面還能認出周圍的大村來，火光也明滅可見。

爲了路生，懸崖多，林子密，行走時候特別困難。不健康的士兵們，常有失墜深壑的。有一次因爲一個挑夫把子彈箱子摔下山，跟着的班長認爲是一個人，所以連忙去拉它，但不幸他自己反而滾下去。

以後我們不僅沒救他，連一個人喊都沒有喊，因爲情況不許可我們這樣作，祕密要求我們不能喊。——天哪！

摸索了一夜，才到達秋水溝，進了村，東方已現出一片魚白。

我們在村子裏休息了約摸一小時，又奉命令出發，當時本營任前衛。

走了還不到二里地，一個斥候忽然發現在山溝裏出沒着幾個人，他連呼兩聲，對方沒回答，接着他向這幾個人放了一顆槍榴彈。僥倖極了！沒有傷到人。那不是奸僞，也不是敵人，而是視察宿

營區返來的×團附。

在蒲塘東北三里地的地方，有一個小村叫做棗葉樹溝，這就我們今天的宿營地，這小村，或者說這小家屋，很荒涼，最闊綽的房子是一間小磨屋。

在作戰空閒的時候，士兵們最善於找食物，鷄、鴨、魚、豬、臘肉、小菜等等好吃與不好吃的東西，他們都有！

這是他們跳出「紀律」的圍牆了，論起來真該死。但是人們不知道，在這深山僻處，交通斷絕，得不到一粒補給，而還要和敵人作戰的條件之下，財產的主人早已逃命去了，他們是應該被寬恕的！有一次我還向一個士兵點點頭要了一隻鷄腿呢。

一天下午，我們巡遊蒲塘村，在這裏，給我留下一個極好的印象。

蒲塘，是由三個村子組成的，以一個池子為基點，東面一個村叫上蒲塘，西面的是下蒲塘，論繁華，要算靠近池子的村子——中蒲塘——為第一。

「蒲塘」名字的由來，聽說是這樣的：同治年間，這裏有池水荒蒲一片，因此取名為「蒲塘」，民國丁丑年春，經村首羅集梧團長（地方團隊）大加修建，所以才有今天這樣蔚蔚之大觀。

房舍的建設，不僅够堂皇，够富麗，而且還整齊。一幢幢宮殿式的大宅第，都在蒼松翠竹的圍欄裏崎立着，街道不很寬，但是道中央就是一道小溝流，兩岸垂柳，三五小橋橫貫，村東首，即池塘，水約三尺，清明若晶，池底魚躍可見。再東面，有花園一方，怪石老松，豔花奇木，無不咸備。再遠處，青山環圍，翠綠滿目，其美麗真非「村」字所可當了。

是晚，三個好消息陸續傳來了：重陽店到了××輛戰車！一組美籍陸空連絡員來到第一綫；×

×架飛機將直接協力本軍作戰。

幾天平靜的日子過去了，人們的眼睛，漸漸有了神。

在有一位連長替我看守電話時，我也常常去遊蒲塘，有一天竟逛到天黑才回來，那時候正是舊歷三月十四五。

一輪可愛的明月，奪山而出，這時候我一個人站在山頂上，望着她心裏想起一首詩：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爾後我又在那裏癡立了很久，才被後來的一個傳令兵叫醒。

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鐘，我正面友軍開始總攻擊，戰車也首次在戰場上出現，而且聽說各兵種都協同得很切實，戰鬥進展得很順利。

勝利的消息，傳到我們駐地的時候，把一個九十歲的老翁，樂得露出他那滿嘴黃色快要搖落的牙齒來對我們說：『長官們！真的把鬼子打走了嗎？我是丁河人，我家後院裏，還埋着一缸雞蛋呢，讓我回去掘出來，送給大家吃。』

丁河敵人退却了，我團奉命以右翼追擊隊之任務，於次日早晨七點鐘，向西峽口西南十三里的父子埠出發。

連翻十三座大山，到達陳家坑，這時候已是下午六點鐘，

本營奉命去接替××團的防綫，剛上山，看見一個陣亡的連長屍體，從山上抬下來，不久，便開始下大雨。一天未進半粟而掙扎八十里山路的我們，又遇到這惡劣的天候，真是倒霉之至！

父子朵的險和高，活活像華山，我們冒着大雨往上爬，一步一跌，直到十一點，才爬上山頂。如果我不失去記憶力，到老死我也不會忘記，這天夜裏的困難：山高，雨猛，防綫長，空隙多，敵情不清楚……一切都是孤單無恃。

夜裏，除了常常聽到槍聲以外，當面發生些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因為山頂上凍得要死的官兵，對於我早已失去了連絡，

我雖然住在一所茅屋裏不淋雨，然而聽到每一個雨滴落下來，都好像一顆子彈射到我住的屋子來，而且更好像射入我心的深處。這樣，我那裏能够合眼安睡呢！

在我煩躁的時候，我就牢騷說：「狗屁！這那裏是追擊，乾脆說讓我們來支撐父子朵的危局倒還痛快！」

天明了，難關又留在我們背後。

現在，我們祇希望上帝給我們賜福，讓我們平安半天或幾個鐘頭。

但，這是妄想啊！當我們剛剛煮好早飯，不！昨天的晚飯，也不！昨天的午飯的時候，又接到一個命令——讓我們轉守大安溝。在那裏，聽說正進行着血的戰鬥。

我們踏着泥濘，剛回到陳家坑，團長就由院子裏走出來，看見我氣憤憤地從衣袋裏取出一封電報遞給我。

嗚！指揮官變更作戰計劃了，我團須於三小時內，重新回到蒲塘村。

天曉得！我們也沒有生翅膀，不知道怎麼樣可於三小時內，行走八十里山路？而且得到命令之後，單撤收防禦部隊，就須要一個鐘頭，這還不算那十三座大山呢！

四月十九日早晨一點鐘，我們回到蒲塘村，若按命令中所規定的時間計算，整整誤了七點鐘，再若依軍法論，我們不是犯了「遺誤戎機」罪嗎？那末團長就該被殺頭。

過了兩小時，我們奉命履行新任務——固守牛心塚。

霸王砦放棄了！昨天夜間十一點，我們不是還從那地方經過嗎？

一個消息得來了，團長在軍部果然被告了一狀——「不聽指揮，遺誤戎機」。

當時團長沒有怕，也沒有氣，這大概是他覺得自己並不會欺騙了祖國。

兩天來，前線很沉寂，但是前次爲什麼限我們於三小時內趕回來？這真是令人百思莫解。

也許是前方情況不緊急，也許是告團長的指揮官認爲我們這個團不中用，在一天晚上，他下了
一個命令，要我們歸還原建制，立刻向重陽店出發。

但不管爲了什麼，祇要讓我們回去，我們都要叫一聲「阿彌陀佛！」

天下的事情很難說，拿這一次團長被告講，我們都料想着一定有一番嚴重的處分，或者至少要有一張申斥命令下來的。但事實正相反，我在軍部裏聽到說，在軍部接到那個電報後，不僅沒接受發電人的意見，而且倒把他申斥了一頓。

作戰以後，今天第一次接到西安朋友的來信，上面說，大後方對這裏作戰的部隊很褒揚，很感激。可是這不過是極少數的一部份人，大部份人，和你們生長在同一個時代裏，却過着另一個時代的生活，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吃包穀豆的軍人，正做些什麼事。

事實不一定如此吧？難道那些荒淫無恥的傢伙們，真的會忘記了自己不也是生在中國嗎？

幾天來，這裏一向是平安世界，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鐘，就變成人心惶惶，草木皆

兵了。

情況怪得很，水泉沟五里地以南有敵蹤，這不是又迂迴到我們司令部的後方來了嗎？敵人是由那裏竄進來的呢？蒲塘的師司令部根本沒有動。這樣莫非是所謂「奇兵如神」乎！

經過一番偵察，才知道這股伏兵是別家的叛軍。（註）

就因為這個怪情況，却影響了今天全線總攻擊。重炮轉移陣地了，我們同另一個團，已弄得手忙足亂。

日落西山時，我奉命率領兩個步兵連，和一個重機槍排，向南山出發，進剿叛軍。

到達石門沟，天全黑了，因為不明白敵情和地形，所以決定在這裏宿營，並且傳出一個假消息，說我們是往蒲塘去。這樣，可以使鐵爐沟的叛軍安心了。

在一所很不容易被人看見的小屋裏，我用一枝紅藍鉛筆，在地圖上來回描畫着：部隊的行進路線……包圍圈的幅員……重火器的位置……開始射擊的記號……一切都好了，我馬上集合各部隊長下了個機要的合同命令。

第二天早晨天未亮，鐵爐沟的人們，完全失却自由了，我們的部隊，在村外的高山上，像一道鐵環，把裏面的人纏得不能動一動。

清脆的機關槍聲音，像早春裏一羣百靈鳥的大合唱，既響亮，又悅聽。

三十分鐘後，既無訓練而又疏於警戒的叛軍，在我們的火力封鎖之下，紊亂得好像一堆螞蟻掉在火鍋裏，慌慌忙忙的竟不知何處逃命爲是。

（註：別軍乃地方團隊，因由別挺芳領導，故稱別家軍。）

可笑而又可憐的傢伙們，既不值得一擊，又何必裝腔作勢和擾亂國軍作戰呢？想起來真是無聊之至。

回來的時候，我們編成了一個戰利品運輸隊，各種武器和器材，都編配得很整齊。跟着這運輸隊的，是騾馬和俘虜。

出了山溝，就離重陽店很近了，可是一走近平原，忽然看見一羣烏灰的東西飛過來，它們在空中翔旋，幾乎把日光遮着。

這是蝗虫出世了，它們對於農民爲害最兇，一塊麥田或稻田，祇要它們一經過，立刻就被它們吃得一乾二淨。

我看見這蝗虫暗想；這裏不是戰場嗎？爲什麼牠們還要來？在戰場上，很少會看到平日所看見的生物的，譬如喜鵲，烏鴉，鴿子，以及很多的飛禽走獸。

除此，戰爭之於天候，也好像有一種神祕的感應，每當戰鬥開始前，天氣總會壞起來，陰沉，吹風，落雨！這裏，我才體會到，李華爲什麼會把那篇「弔古戰場文」寫得那般淒慘。

匪算肅清了，我們又開始過平靜的日子。

現在，讓我講一講我們的老新兵。

董明亮——我們在一個月以前接收的一個新兵，是河南方城人，過去一向在西安作苦工，今年已是七十六歲了，蒼白的頭髮，梳成兩條小辮子，身體很健壯，能耐苦。可是他畢竟是老了，所以當他入營的第一天，我就下令讓他退伍，但他始終不肯走，強迫他離營時，他便懇求說：「大人！留我在這裏吧，我可挑子彈，不然，回到後方去，還是要討飯哪！」這幾句話，竟變更了我的命令

，於是准許他仍然留在第六連。

快要兩個月的光陰過去了，這位老新兵經過許多艱苦危難不餒志，天天隨着年青的夫子蓮子彈，翻大山，淋大雨，蹈深泥，喝冷水。

這一切的勞苦，他都能以高適的年齡承受着。

爲了他，現在我有一個問題問自己，他究竟爲了什麼這樣做？是基於哲理的觀念嗎？是基於富於愛國的熱忱嗎？是基於名譽心的激動嗎？全不是！此誠如他自己所說：「他爲了要活下去。」因爲他的年紀老，在後方沒有人僱用他，所以不得不在這裏尋生路。

可是我們要承認，他挑子彈的本意，雖然原是他想活下去，露骨一點說，原是他爲了他自己，但他所出的力量，却千真百確的貢獻給中華民國了。不過，他不是高爾基，沒有方法把他所經過的一切，像高氏那樣巧妙地運用文字，將窩瓦河和哈山生活，詳盡地報導於世人的面前。因此，我不能不讚揚他這樣的一句話：「老新兵：無名爲大！」

前線無進展，閱人之至。因爲我們在第二線休息，所以對於我軍無進展的真正原因不明悉。至於想根據各方面的報告或傳說決定問題時，簡直是太不可靠了。

我煩悶時，也到團長那裏去玩，並請他檢討當前的豫西戰事，他以爲我軍（全線）進展遲緩的原因有三：一、一部份指揮官道德素養太差了，對於未經佔領的地點，誤報佔領，希圖戰功，致使高級司令部的指揮錯亂。二、連絡不確實，縱橫指揮部不能把握機宜。這是通信器材缺乏的問題，祇有怪我們的國家窮。三、敵人爲掩護其華南部隊撤退，而企圖封鎖我野戰軍於山岳地帶，故不肯輕易放棄西峽口各要點，也很可能。

我生平無福，不盡眠，但在戰場上，夜間又很少有睡覺的時間，所以祇要有情況，我就整天整夜的和被窩離得遠遠的。噫！我還說錯了，在戰場上，根本就沒有被窩。

近幾天來好得很，我們駐在第二線，一點任務不負，所以天一黑，我就入睡，到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時，總是精神百倍。

一天，我起了床，忽然想起來去前方探聽戰況，於是馬伕給我備起馬。

一輪明麗的太陽，照耀着萬里碧綠的大地。天邊的白雲，在青山上流動變化着。這春光，朝晨，和佳景，合起來真是一幅美好的圖畫。

馬兒也許是像人一樣地休息過來了，牠一上路就拚命跑，這時候假若有一輛運輸汽車去前綫，我想牠一定可以追上它。

道旁的村落影子，一個個地都消失在我的背後。不多時，馬灣在望了，郝營長從遠遠的小屋裏跑出來，連忙向我搖手。

兩小時的光陰，盡消磨在談笑中，等我提出問題時，他們一夥人，却給我一個頗幽默的回答——「西綫無戰事！我笑了，於是問：『這樣，我們要變成一九一八年的戰友了，但是我們當中，那一個是雷馬克？』」大家都在歡笑中送別了我。

四、豆腐店殲滅戰

從電話的聽筒裏，奉到團長一個緊急而嚴厲的命令——限即刻完成準備，向蒲塘出發。

這又是什麼古怪的情況呢？敵人在右翼發動攻勢了嗎？我們高級司令部有新企圖嗎？或者是友

軍被包圍了嗎？我不安地在亂想着。

廿分鐘後，隊伍在公路上集結完畢了。我聽取值星官的報告說，實到人數共四百名，我露出微笑了，這是空前的數目！記得在我去年十月二號到差時，全營的人數，祇不過是現在的三分之一。張排長金龍，病了很久了，這大概是在馬鞍橋固守第一綫陣地時，受了大風雨的摧殘而致吧！在隊伍的行列中，我看見了他。

「張排長好了嗎？」我停下脚慰問他。

「是的，感謝營長！我好了！」他喘着氣答。

「我看你還是不去吧，臉色不很好！」

「不！病後總是發白的，沒什麼！我可以去。」他很快活地說。

「那末葛連長你必須把他的槍交給別人措。」我轉回頭，向他連長說。

「是！祇讓他拿兩面指揮旗。」

第一營奉命在重陽店警衛軍司令部，團長祇帶着我們這兩個營，去仍受××師指揮。

出發時，本營任前衛，因為對蒲塘的情況不清楚，所以在地圖上，給連長們劃了一道藍色的行軍路線。

進入水泉溝五里後，迎面一付担架從山灣裏抬過來，我拍了拍馬頸讓牠站着了，隨向傳令兵說：「快去問一問那個傷兵，前方究竟怎麼樣？」

「一凡嗎？是我呀！」

我趕快跳下馬，走近前去一看，原來是××團三營代理營長李實三，他也是我過去的老同

窗。

「寶三！傷的怎麼樣？前方情況如何？」我急忙地問。

他一面壓着左臂的傷口，一面關心地回我說：「敵人來得很猛，本營失散了，師司令部恐怕已移至山中，依我看，敵人立刻可以闖入這道溝！你要特別留心些！還有！我左臂打斷了，恐怕要被送到西安去。一凡：以後不要忘了給我來信！」

聽了他的話，我沒有心去照顧他，祇順手打開圖囊，取出紙，開始給尖兵連長寫命令。之後，又給團長寫報告。

從此，空氣緊張起來，兩傍山頭上，增加了兩組側方斥候。所有的戰鬥行李，都集結於隊伍的後尾。

行軍的速度非常快，天氣也格外炎熱，所以士兵們常常離開隊，到山溪中找冷水喝。

到達離蒲塘五里地的周進溝口時，仍然聽不到我們預料中所發生的事情。最後，一個便衣斥候回來說，師司令部仍然在蒲塘，這時候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下蒲塘在望了，時已三點三十三分。

不十分激烈的機槍聲音，就在上蒲塘響。我們兩架偵察機，不斷地在上空盤旋，但前方的情況究竟怎麼樣，仍然不清楚。

蒲塘村的風景，在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讓我以作戰的眼光，把它簡單地寫幾句：蒲塘村被夾在幾座山縫裏，東通霸王砦，北達豆腐店，南連將軍山，附近的要點是牛心塚，鷹爪山，和一三四零高地。

村東面有兩條溝，一爲螳螂溝、一爲蘿卜溝，當天晚上團長指示我們的警戒線，就是這兩個地方。

我把一個强有力的步兵連，派到這兩個地方任警戒，隊伍仍集結於現地休息，大概就從這時起，便是本營的悲運開始。

入夜時，團長撥入××師師長的指揮所，負起了固守蒲塘以西高地，保障我軍右翼作戰安全的責任。

每隔幾十分鐘，前方就有一次報告來：

『右翼友軍兵力尙雄厚……左翼友軍撤退了……上蒲塘村中人喊馬嘶……』
可是一夜並沒有特殊的變化，天明了。

晨曦中，團長和我兩個人，去視察陣地，我們一面走，團長一面對我說：『一凡：你判斷當面敵人有多少？從那裏來的？』我從衣袋裏取出昨晚得到的報告對他說：『據說敵人不少，恐怕要在三百以上，因爲馬匹的數量是證明。至於這股敵人由那裏來，我想是從正面派來的擾亂部隊。』團長搖搖頭，又說：『來擾亂是對的！但我看人數頂多不過一百人！』

到了那池子傍，我們忽然看見對面山頭上，有許多隱隱約約的人影在活動。

『這應該是我們的友軍吧！』我猜測着說。

我叫了幾聲，沒有人回答。因爲這個小山頭太重要（中蒲塘的咽喉），所以我決心派人去搜索搜索。

一個剛由西安陸空連絡班畢業返來的排長，帶了三個兵，到達那個不明是敵是我的小山頭。

疑問解決了，山東面的人影子，不是友軍。一堆堆不成隊形，而背依着背，正在睡眠的人們，果真是敵人。

一陣手榴彈，轟隆轟隆地投下山去，敵人傷亡了一大堆，後來手榴彈投完了，同時兩枝漢陽造步槍也出了毛病。

季青雲排長於進退維谷中，想出了一個救急辦法，他把石頭代替了手榴彈往下擲，那一夥敵人拚命往下滾，可是他們四個人的力量，究竟太薄弱，沒有法子和敵人對抗，等我們一排人增援上去時，季排長已經變成了傷官——都市上所厭棄的殘廢軍人。

另外的三個小卒，當然也盡到了他們每天吃二斤麥子的責任——壯烈的犧牲。激烈的戰鬥，從這時候開始。

距敵不過二百碼的第一線機關槍，一分鐘不停地，在互相連續射擊着，指揮所附近的迫擊砲，更「孔……狂……」不止。

飛機也參戰了，牠們尤其兇猛——俯衝，掃射，轟炸。當飛機看不見敵人的位置時，迫擊砲就拚命地實行効力射，這樣飛機很快地就找到轟炸目標。

山溝裏難以翅展的一族勁敵，就這樣地被我們熾盛的火力熾滅了一整天。根據第一綫連的報告說，今天敵人的傷亡數，絕不下四百（請相信我不是宣傳員）。但是這成果，大部份應該歸功於空軍。

戰果固然值得我們來歡慶，但是電話機上的一塊白綢子，已經被我的眼淚溼透。

兩個可愛的排長陣亡了，一個是靜默寡言，多才多藝的張金龍，也就是昨天我勸他在家養病的

那個好幹部。

是的！「病後總是發白的，沒什麼，我可以去！」看！現在他去了。

另一個是魁梧健壯，屢戰有功的關金榜，他在重陽店看守地雷時，不是挨過我兩個耳光嗎？唉！我這該死的長官！

這兩個忠厚樸實的面孔，我永遠不會忘記啊！

傍晚，槍聲中止了，原因是子彈沒送到。

美麗的楊柳，這時在夕陽斜照下，被微風吹蕩得婆娑若醉，她們也好像在歌頌戰士們的壯烈死亡。

嗜好觀察第一線的團長，這時又出現於距離不過三百碼的大樹下。

他向我們指示了入夜後的部署之後，態度仍然有些不安定，因為第三營充任預備隊和對側翼警戒，第一營剛由重陽店趕上來，所以今夜的「玉碎」和「瓦全」，仍須由實在疲倦的第二營來表演。

因此，在他離開我們的時候，還冷靜地對我們每個人都相了一個面，這時，我除了看不見自己的面孔以外，幾個連長的面孔，表現得尙安靜。

今夜的月亮，實在可貴的，我對她早一點出來的希望，簡直比一個青年，對他熱戀的情人，早一點來到密約處的希望還要大一千倍！

因為有了她，才可以減少第一綫上未曾受過訓練，而參加作戰的壯丁們的對黑夜的恐怖心理。所有武器射擊的聲音，從九點鐘開始響起。

步槍聲，機槍聲，砲聲，榴彈聲，號泣聲，口笛聲，馬嘶聲，喊殺聲，傷兵的呻吟聲……這一切聲音，好像交合爲一個聲音——毀滅的聲音。

團長不斷地在電話中間情況，幾乎使我抽不出一分鐘的功夫去觀察前方的火光，炸彈光，照明彈光，信號彈光，曳光彈光……這一切的光，好像混合爲一個光。死亡的光。

我進步了！在這千變萬化的狀況中，自己非常的冷靜。有時候還與團長在電話中間玩笑說：「得令！」在指揮技術上，也漸漸穩健些，完全不像在馬鞍橋作戰時那樣地慌張了。

三小時以後，敵人還在我們的槍口前面，沒有進展。又過了很久，才看見一個傳令兵負傷跑回來。他是去第一線傳達命令，被幾個敵人用刺刀穿破肚子的。腸子白晰晰的冒了出來，血和軍服膠貼着，腰身前後，全是一片模糊。

這裏我敢說，假若有一個人患心臟病，那末他就沒有資格對這個傳令兵來仰首，正視。

是的，戰爭就是流血！

我右背後發現敵人了……

我左翼連絡不到友軍……

我們一挺輕機槍，被敵人奪去，又被一個士兵用未拉火的手榴彈，把敵人的頭腦打暈，使它復歸我有……

這連續不斷的報告，更激怒了我的心，堅定了我的心。所以我對幾個送報的傳令兵斬釘截鐵的說：「聽着我的命令：子彈完了用手榴彈，手榴彈完了用刺刀，刺刀斷了時……用拳頭！總之，我們要 and 敵人拚到底！」

我像一個原始時代裏的野人；像提刀無情的屠夫；也像走入荒坟中的一條紅了眼的兇狗。在這一刻間，忘記了生和死是什麼，祇狠狠地命令着指揮所的人們往前推進，可是剛剛一抬頭，忽然幾顆砲彈隨着照明彈的光亮，落在我們附近。

轟！轟轟！轟轟轟！

我在砲烟裏，想起了一位現代名將的一句話「砲彈飛來，化爲灰燼，是如何的痛快！」，繼而又憶起電影中守四行倉庫的一羣戰士們的面孔的時候，一口氣向前躍進了二百公尺，又架上了電話

團長命令說：「你馬上向西沟轉移陣地，下蒲塘的主陣地已經鞏固了，我軍右翼作戰安全無問題。」

我不會理會這命令，腦海中祇想一個字——底！

黑夜終於過去了，可是我已經被包圍。天曉得！我們還怪誰？兩翼的友軍，在夜間十一點，早就不告而去了。

『自私和不團結』，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現在正被日本人屠殺的最大原因吧！

電話不通了，我穿着一件破大衣向外衝。到了西沟時，敵人的機槍彈，還跟着我的腳根「撲撲」的追。

費了兩個鐘點，才收容起隊伍，讓各部隊檢查了人數之後，才明白我們的實力，又已降到去年十月二號的程度，而且在質量上，更是一落千丈了。

這時，我的面色蒼白了，情緒上好像突然失去了一個可愛的慈母。

在血的五月裏，對於我們，又增加了一個血的紀念日。

這一天的情形很平靜，不過槍聲終沒有斷，所以我們仍然不安心。

我陪團長守了一夜電話機，心中起了不少的感慨。他太勞苦了，面色白得怕人，一夜始終沒有睜開他那一對深陷的咽喉，雖然他的嘴巴還在電話耳機上講着話。

我沒有戈貝爾的技術和用心，所以不是替團長來吹噓，但人間還能存在着一個「真」字的話，那末我要說，在這一羣同級的指揮官之中，在作戰指揮技術上，尤其是在作戰道德上，以趙仁爲最偉大。因爲他常常着眼大局，思想中還沒有完全充滿了那「自私」。至於他能以軍校十期的嫩資格，竟於畢業以後三年間，當了某將軍的少將參謀長，而享名於國內者，我想除了他本身的優越條件以外，當然他還不「太」自私，要算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了。

五月四日早晨，敵人忽然放棄了蒲塘，向北轉入豆腐店。××軍的××師跟蹤追擊。我團也由一三四零高地的一側前進。就在這時候，我們根據俘獲的一堆文件，始明白這股敵人的一切。他們是所謂北支派遣軍仁字第一二五聯隊高橋隊，另外還有第一一零師團步兵第一百六十三聯隊也混合在內。指揮官是福岡德一和山道常一，其兵力不是我判斷的「三百餘」，更不是團長推測的「一百餘」，而實際的兵力，真够驚人的，單日軍就超過兩千人！除此，尚有六七百僞軍、炮三門，和騾馬四百餘匹呢。其目的却是在策應其正面作戰，不過並不是由正面出來的。

他們於四月二十七日由浙川祕密的出動。行經地點是將軍砦，蒲塘，豆腐店，至丁河再回向西峽口集結。這計劃，在他們的地圖上（昭和十六年調製的五萬分一中國地圖），用藍色鉛筆劃得清清楚楚。可是這計劃完全失敗了，根據俘虜的招供說，敵人前天在蒲塘傷亡了一大半，而且全部人

馬無給養。因為敵人依照行進里程計算，祇須三天即可到達目的地，那裏會想到到了五月二號，給養已透支了兩天呢。除了這，敵人在蒲塘邊失去了一個最可貴的作戰利器——自信心。

現在，我們算得到了慰藉，同時我也祝禱我們在蒲塘陣亡的官兵，應該在九泉之下瞑目。因為蒲塘的牽制戰，並沒有失敗。相反的這一個牽制戰，好像一朵最美麗的鮮花，看吧！下面就是她結成的果實啊。

當天敵人在豆腐店沒有動，原因是我們的飛機輪流着來轟炸，使他們沒有抬頭的可能。到了入夜時，我軍已把他們圍起來，這樣他們雖然和他們的「友軍」相距咫尺遠（隔一道山，就是敵人的防禦部隊），但不能得到一點支援。

第二天，重陽店駐的一組美國陸空連絡班趕來了。他們一共四個人，坐了一輛吉普車，到了一株大樹下，就離開車子向我們所佔領的山頭爬上來。

「這就是固守馬鞍橋陣地，擊退敵人的×營長。」跟他們同來的魏副處長，把我介紹給他們。他們一地向我握手，後來因為我們的目標太暴露，於是我請他們在背包上坐下來。接着那位領隊的西西上尉向我說：「少校先生，敵人在那裏？」

「喂！您看見前面三百碼的地方一塊人字形的白布嗎？在它前面，就是敵人。」我用手指着說「唔！離敵人相當近！可是再前面的那兩個村……」他用望遠鏡開始望。

「噫！是的，左面靠河邊的那個大村子叫下豆腐店，右面較遠的叫上豆腐店，這兩個村子中，全有敵人。」

「東南山頭上那座廟？」

「是我們的友軍。」

「報告長官，P.40叫我們！」古萊上士在他們攜來的無線電話機旁叫上尉。

上尉連忙跑過去，扔下口裏的吉士烟，開始大聲喊：

「天空好朋友！你們在那裏？」

「大概是潼關！大概是潼關！」由耳機中傳出這樣響亮，而能在五公尺以內，聽得十分清楚的飛行員的講話聲音。不過聲音多少有些震蕩不勻而已。

「雲層怎麼樣？伏牛山不高嗎？快來吧！我們正在第一線候你們。」

「現在很好，沒有雲！地面好朋友！我們快到了，快請炮兵準備給我們指示目標吧！」

「好的！好！」

西西上尉放下了耳機，回頭又向我說：

「可敬的少校先生，您作戰辛苦嗎？」

「謝謝您！這要問一問您自己怎麼樣。」我笑着說。

「是的，我們爲了打敗聯合國的敵人，辛苦也是心願的。」

「對極了！除了這，我們還要快！」

「少校先生，假若我們勝利了，那末你說應該怎麼樣來處罰日本天皇？」

「他是日本侵略主義的偶像，黷武軍閥的工具，我們必須把他去掉！」

「對！我們一定這樣辦！假若我們勝利了。」

他一面說，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一包口香糖遞給我。

「可以讓我知道下面的問題嗎？少校先生！」

「可以！我聽着您，而且高興回答您的問題，如果我能够答覆的話。」

「您今年多大？那裏人？一向在前線上作戰嗎？該會有一位最美麗的夫人吧？她現在在那裏，可有信給你？」

「謝謝您，親愛的上尉！我今年二十八歲了，中原人，來前綫才一年，在我當連長以前，也做過他做的事（我指着向翻譯官），不過是同蘇聯顧問。最後很使你奇怪的，我還沒有結婚！因爲這件事，對於我們中國軍人，祇不過是一件希望而已。」

飛機聲隱隱約約地傳來了，西西上尉拿起耳機叫：

「PAIPPOI連絡班叫你！連絡班叫你！」

砲兵開始射擊了，一顆顆砲彈，在豆腐店冒出白烟。

「地面好朋友！起烟的地方是敵人嗎？」

「是的！快些！沒看到那三匹正在跑的白馬嗎？敵人的……」

「LOKIOKI！」

飛機像一串大魚似地，一個個接連着向下俯衝，他們對準敵人用機槍掃射，炸彈轟炸，燒夷彈焚燒。每一顆炸彈投下來，首先發出的是一片紅光閃亮，接着是一片白色的濃烟，之後，又變成黑色或黃色的濃烟，最後，方可聽到那雷鳴似的彈體爆吼。這連續不斷昇降的白魚（B.25），真是戰場上最好看的東西。

飛機像陸地上的哨兵一樣，一班一班的輪流來去，這樣直炸了一整天。每一班飛機完成任務，

離開前線時，總在上空叫着說：「好朋友！我打得好嗎？還須要我幫忙嗎？我還剩一帶子彈呢？好！再會！」西西上尉也照例說：「打得好！感謝你！明天見！」

五月七號下午，團長告訴我一個舉世驚心的消息——希特拉自殺了，墨索里尼也被義大利民軍處死。

倔強的德意志啊！你不會想到今天在艾登堡又遭到第二次的「康邊悲運」！

武力是不足以迷信的！希特拉不是足夠煊赫一時了嗎？但是如今，除了毀滅自己以外，還得連累他的祖國被瓜分，人民被奴役！這就是黷武主義的結局，我們的敵人，——日本，總逃不出這注定的命運的！

好鬥就是毀滅，恐龍如今不再存在世上了！這就是牠貪多無厭的結果的例子！但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爲什麼不肯拿原始動物的因果作爲借鑑呢！戰爭製造者——希特拉之流，真是該死！

當晚，從吃豌豆角，引起了我一個久遠的回憶：記得是在童年的時候，每逢暮春的晚間，我常常伴着母親，閒坐庭院，玩味豌豆角。那時我們談天，談故事，談她對我未來的希望。啊！這是多麼溫暖的回憶呀！現在呢？現在我正站在慘酷的戰場上。

灰暗的晚霧，像一幅大羅帳似的漸漸垂下來。這時候戰況比較沉寂了，槍聲完全中止，祇有在遠處的山頂上，雲下面，有幾個哨兵的頭影在動。

爲了圍攻豆腐店，我軍用了六團兵力。這六個團的攻擊陣地，恰像一個圓形的大會場，人們在四周噙噙不斷的嚷亂了四整天，每當出擊號吹奏時，照例的是發出一陣繁多如一個聲音的千萬個機槍聲音，然而攻擊的部隊也是照例的不前進。這原因當然是各自要保守實力，誰也不願意去吃虧。

一般所謂「相機」攻擊者，不如說是「討便宜」攻擊來得痛快。

入夜後，四周的攻擊部隊，都撤至後方陣地休息了。本營奉命兼守第一營的攻擊陣地。這是上峯轉攻為守，節省兵力，冀圖休養的措施。如此，我們擴大了正面，減少了雜亂，也加重了戒心。

時候已是午夜了，我依在山坡上一個不規則的散兵坑旁想睡覺，但一股臭味薰得我幾乎作嘔，於是坐起來叫着說：「傳令兵快去看一看，誰又在這附近解手，該死的，臭得很！」張錦齡（傳令兵）趕忙站起來回答說：「沒有誰解手，我知道的是下面有一具死屍。」「糊塗！是那一連的，爲什麼不埋好？」「不！是一個日本兵，白天我們看見的那一堆樹枝子，就是蓋這個死屍的。」

我們和死屍一起睡覺，早已成了生活中習慣的事。但在這時候，那臭味把我薰得實在受不了，所以就決定去巡察第一線連。

漆黑的夜裏，什麼都看不見，不過這一帶的地形，我們是十分熟悉的。所以路雖然很難走，但我和三個傳令兵互相牽起手，慢慢地終於摸到第四連。

「葛連長嗎？前面的情況如何？」我到第四連連部時這樣問。

「沒有什麼大變化，不過在五分鐘前，豆腐店好像吵得很，而且馬也叫。」葛連長小聲說。

「噢……噢……」我在黑夜裏點着頭。

一個好奇心，使我不能安靜，於是向兩個傳令兵小聲說道：「去傳各連連長，每一連選兩個敢死弟兄，馬上到我這裏來集合。」「是！營長命令，要每一連選兩個敢死弟兄，馬上到營長這裏來集合。」他們很正確的複誦着走去了。

過了半點鐘，在我們前面出現了兩個人影。

「站着！誰？」葛連長問。

「我！五連特務長，營長在這嗎？」他喘着氣問。

「在這裏！有什麼事嗎？」我着急着問。

「報告：剛才連長挑敢死兵，祇挑到一個人，其餘的不願去，因為他們全是剛來的新兵，連長氣極了，就派我把他一個人帶到營長這裏來當連絡兵，其餘的隊伍，連長說全是敢死兵，現在已經向豆腐店出發了，他領頭！」特務長一口氣講了這麼多。

「啊！……也好！那末你回去告訴你連長說，我已經知道了，可是必須給我保持連絡。

「噢！葛連長，你馬上派你的預備隊去守第五連的陣地。

「還有，傳令兵！快去告訴電話班，把電話移到這裏來。」

他們聽了我的吩咐之後全去了，這時我在帽殼裏劃着一根火柴看看錶——三點五十分。

機關槍，手榴彈，槍榴彈，擲彈筒，步槍，已開始合唱了。

靜寂的春夜，瞬間變成一團騷動。祇有繁星，仍然在一道乳白色的天河畔明滅閃爍。

因為我們停止的位置，離敵人太近了，所以每當一顆炸彈爆發後，都可以借着它的火光，看那瞬息顯沒的地物：土堤，草堆，樹木，坟墓，牆壁，家屋，水溝，石堆，土地廟等等。

咯……咯……咯……咯……咯……咯……咯……這是敵人的機槍聲音。

不久，開始一陣號叫。照明彈不斷地落在我們面前。

「這不是混戰了嗎？」——我暗想——「可是第五連一連人可太薄弱了吧？假若王連長又是孤軍深入，該不會被敵人包圍吧？是的！周英才，張保平都是最勇敢而有經驗的排長，可是班長却已

死光了，這會不會有影響？他們的子彈够用嗎？還有担架……」

槍聲愈加濃密了，流彈常常在我們頭頂上飛過。

「該殺的傢伙！爲什麼不來報告呢？」我開始說話了。

「營長在那裏？營長在那裏？」一個傳令兵由山上滾下來，喘着問。

「我在這！快說！怎麼樣？」

「我們全連已經攻入豆腐店，現在正和敵人白刃戰，張排長受傷了，可是不要緊。連長說，請營長趕緊叫機槍連增加上去！」

「好！好好！」

天已微明了，朝露小雨似的打溼了我的外衣。我沿着一個小山往前跑，可是剛跑了一百碼，「砰」的一聲，我被什麼東西拌倒了，起來一打量，原來是一個敵兵死屍，這大概是前天打死的，因爲腰身腫脹得活似一條牛，屁股上纏着一塊白色三角布。

時間不許可我再看了，我須要繼續前進。

六連已在右翼攻進上豆腐店，四連也在左翼山頭上出現，我再向正面一看，忽然看見在下豆腐店發出三顆空炸榴榴彈——哈！這不是第五連佔領了村落後的信號嗎？我脫去了大衣，拚命往前跑，電話兵手裏的線轆車，像一個小獵犬一樣地，隨着我「吱吱」叫着。

大約有十分鐘，我已到達下豆腐店南頭一塊沙灘上停下脚。

豆腐店我們已經攻克了，現在有一件最重大的事，還沒有作——將戰況報告團長。

「喂！喂！——喂！××團總機嗎？該死的東西，怎麼不講話呀？」

我拚命地搖手把，之後，又叫：

『喂！……喂！……喂！……』

仍然叫不通！

我急死了，於是回頭向電話班班長說：

『怎麼叫不通？趕緊去查線，十分鐘以後不通話，非槍斃你不可！』

這時一個年約十六歲，非常聰明的小電話兵，看見我發脾氣，拿起腿就跑，並且說：『我去查線！』

電話班長拿着一個小鐵鉗，在電話機上亂摸索，急的出了一頭汗，嘴裏嚷着說：『綫頭接得很好啊，電池也是新換的，爲什麼不通！』

過了兩分鐘，這毛病突然被我發覺了，地線不是插在乾燥的沙地上嗎？怪不得不通！

『傳令兵！快拿水壺來，在地線上澆一點水！』

倒霉極了，水壺裏連一滴水也沒有！

『那末王班長撒一點尿也可以呀！』我又向電話班班長說。

機槍聲愈加緊張了，這大概是我們用火力追擊，也像前幾天敵人在蒲塘用火力追擊我一樣。

我須要把情況立刻報告團長，但是電話還沒通。我真氣極了，所以朝着王班長的脖頸打了一巴掌，並且說：『快些放尿！』糟了！本來他已經尿出來，可是經我這麼一打，尿偏偏又停着了，這時候，我真是怒笑皆非呀！

『×營長嗎，我以爲你臨陣脫逃了！不然爲什麼找不到你呢？』團長這樣說。

『是的！我已經擅自脫離陣地，來到豆腐店了！』我笑着說。

『該不會騙我吧！』

『好！請你站在山頭上，睜開眼，看我給你放三發空炸槍榴彈！』

我果然命人放了三發空炸槍榴彈。

『喂！看見了嗎？團長？這就是我的位置呀！』

『看見了！小伙子！團長在總機上正和師長打電話。』這是副團長說話的聲音。

從一個小竹林裏，突然跑出來幾個人，他們有的穿着黃色呢軍裝，有的帶着鋼盔，有的手中提了很重的什物，特別出色的，是一個人舉起一面日本國旗。

『這是俘虜嗎？』我身旁的一個傳令兵這樣猜。

我把遠望鏡放近我的眼睛。

一羣寶貝！這是機槍連編成的戰利品檢獲隊。拿日本旗幟的人，正是那個惡作劇的排長吳景堂

幾連不成隊形的友軍，由我們背後趕到豆腐店來。最初我還以為他們是奉命來追擊，可是他們一進村子便散了，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此行的任務是發洋財。

險極了！當這些友軍進入村子後，忽然一陣猛烈而稠密的機槍彈，從光華塔上射下來，散落在我的身邊。我急忙臥下去，並且很快地利用了一塊青石頭。它！——就是我生命線上的一個結頭，如果沒有它，我的生命綫一定會中斷！

還僥倖，我們全平安，不過電話機受傷了。

這一羣友軍像小耗子一樣地四散了。他們並沒發財，可是我們六連的一個兵的步槍，被他們奪去了，而且還打他一個耳光說：「你是逃兵！」

電話鈴又響了，電話兵說師長找我接電話。

「X營長嗎？你們攻克豆腐店，我已報告了軍長和總司令了。現在，師長先犒償弟兄們兩萬元。還有，現在情況怎麼樣？追擊到什麼地方了？既佔領的陣地，能够確保嗎？」

「謝謝師長！回頭我轉告弟兄們。既得的陣地很穩定，不過追擊的部隊很乏了，他們是今早三點五十分開始攻擊的，而且逃走的敵人已經進入光華砦，現在正要請示師長怎樣辦呢？」

「好！我馬上告訴你們團長吧！」

不久，第三營上來了，他們是來接我們的陣地的。

在上下豆腐店所有的山溝裏，樹林裏，房屋裏，田野裏，瓦窰裏，狗洞裏，都塞滿了敵人的屍體和死馬。在這三里長闊的村子裏，竟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臭氣襲鼻。

這裏我不忍再讓讀者讀之作嘔了，不過我對豆腐店的居民却有一點意見貢獻：「戰後請你們在另一個地方，建立一個新豆腐店吧！把原來的豆腐店，加添一個字，叫臭豆腐店。」

遠涉海洋而馳騁中國的日本大洋馬，想不到今天也會很馴順的立在我們跨下。日本國旗，聯隊旗，砲，無綫電機，機關槍，三八式步槍，防毒面具，呢大衣，皮鞋，鋼盔，軍毯，一共有四百多件東西，現在都改了名稱叫「鹵獲品」。

真的，敵人太慘了，從一個俘虜的口裏，我們知道二千餘敵人，僅僅剩下二百多的棄甲殘餘，退到光華砦。聯隊長前後換了五個人，最後率隊潰退者，是一個軍曹呢！

事實上，這一股敵人，或者可以逃脫這個悲運，一衝即至他的目的地——丁河的，但是他終於覆滅了，「武士道」的精神，一點沒有表演出來。

那末敵人爲什麼這樣地老實，在豆腐店坐以待斃呢？這裏我大胆的說，不是他們不能突圍，而是失去了一個作戰利器——自信心。

這是蒲塘的一朵鮮花，結成的果實啊！

噫！這朵鮮花，真比我夢中所看見的那朵鮮花，更美麗，更高貴呢。

第二天，「豆腐店」三字，聽說是用特號字，刊登在後方各報紙上的，這當然值得！而且還聽說，我們的最高統帥在六中全會上，還把豆腐店的殲滅戰，與台兒莊大勝利媲美哩！不過我們應該補充的，是豆腐店勝利後，並沒有失陷。

爲了整交戰利品，忙了一天。

團副官根據軍司令部所頒布的「戰利品犒賞令」來計算，我們所交的戰利品，應該值五十二萬元。

多愜意！將來我們領到這批款，首先可以給士兵購買兩雙鞋，剩下的就給傷亡者，作爲特別撫恤費。

夕陽西斜時，我睡了。一合眼，忽然聽見一陣雜亂的槍聲，於是我趕緊喊：「那裏？那裏？敵人在那裏？快拿過來我的望遠鏡！」這時聽到一個傳令兵笑着說：「不是槍聲，是門口池子裏的青蛙叫！」

我笑了一笑，又回到夢鄉去。

五、炮火下的農民

一輪火紅的太陽，從東山漸漸躍出來。

這時，笑聲，歌聲，吵雜聲，咳嗽聲，笑罵聲，架槍聲，馬嘶聲，各種小調聲，鐵鍬聲，鐵鍋聲，口令聲……都開始混合在一起。同時，周圍的山嶺，也從這騷動起着回應。

隊伍集合完畢了，我由一所小屋裏走出來。

我按照營本部，小砲排，第四連，第五連，第六連，機關槍連的次序，在隊伍前面大約兩步遠的距離，巡視了一遍。

弟兄們的面孔，都被太陽洒成醬紅色，手指甲很髒，頭髮長得像剛出獄的囚犯一樣。和他們樣子調和的，是那軍裝了。它不僅破爛，骯髒，缺扣子，少口袋，而且，衣裏子還一縷縷地露到外面來。講到這裏，人們一定會奇怪——怎麼？不錯呀！他們還有夾衣服穿呀！讓我告訴你，不是的！那是剝了棉花的棉軍服，改造成夏衣的。

這時候已是舊歷四月的天氣了，我想在後方的街市上，早已經看不見穿棉衣服的人了，特別是那些對時令銳感的太太和小姐。

我站在隊伍前面，靜默了很久沒講話，兩隻眼呆呆地望着那正在向我凝視的官兵，不！望着我，那已經死去了的官兵的幻影！

『稍息』！大家聽到我這口令後，才慢慢地舒了一口氣。這時，我看見那個老新兵，正舉手打那在他臉上亂飛的小蠅子，他旁邊的一個兵看見了他這樣，連忙暗嚇道：『不要動！』於是老新兵

馬上停下手，眨一眨眼，又偷偷地向我看看。

「我要講些什麼呢？」——我暗想道——「罵他們軍容不整嗎？個人的良心不許可。給他們打氣嗎？事實上不需要。那末歌頌他們的豐功嗎？這對於他們有什麼用？因為現在他們本身所需要的，不是這些臭話呀！」

我打開一本詳歷冊，開始叫：

「第五連少尉排長張保平！」

「有！」聲音是那麽響亮！

「出列！」

他用正步，在草坪上走了五步停下來。這時候大家都驚奇地向他望，但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事，除了我自己。

「第四連陣亡中尉排長張金龍一缺由你昇！」我這一句話，使他的臉色突然現出一陣紅，心裏面好像在這樣說：「哦！我真的升了大排長！好！那末再上前綫時，我一定要……」（註）

接着我又說：

「第五連上士班長盧國君的脖子好了嗎？你升張排長那個缺。」

「第五連上士班長韓家順的手指頭能够伸了嗎？你升關排長那個缺。」

「第四連上士班長王會成，你升第六連季排長那個缺。」

（註：連內第一排排長階級常為中尉，部隊裏都喊他大排長。）

！
當他們每一個人，聽到叫着自己名字的時候，胸口上都耍來一陣緊張的跳動，是沒有問題的。調整過人事之後，我又講了一些瑣事，就讓隊伍解散了。

五月十三日那天，我在團長桌子上，發現一個東西的時候，高興得幾乎跳起來，那不是白蘭地酒，也不是撲克牌，而是一張剛由軍部送來的大報紙！

作戰以來，我們天天聽見的是槍聲，看見的是砲火，聞到的是臭味，至於世界上發生了些什麼事，我們全不得而知。

我和團長兩個人，正興高采烈地討論着報紙上的消息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張作戰命令，上面說：「×××團即向大紫溝結集待命……」

在我們作戰的地方，因為是山地，所以各地方的名子，差不多都叫「溝」。這「溝」不一定代表某相當長的山道，而且許多僅代表村莊的名子，譬如讀者在上面看見的王溝，安溝，葉樹溝，水泉溝，石門溝，鐵爐溝，螳螂溝，蘿卜溝，西溝，四溝等等溝全是村莊。

因此，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到處都是溝，假若你要在上面找甲溝，那末你可能被其他的許多溝，弄亂得眼花還找不到它。可是我們在這地方熟悉了，所以展開地圖，立刻找到了命令上所指定的大紫溝。這溝却祇是一道溝，並不是村莊，不過它靠近公路，離馬灣也很近。

當天晚上九點鐘，我們隊伍到達了目的地，看見了平坦的公路，寬廣的河川，黑郁的竹林，熙攘的村落——馬灣，這時，人們都覺得好像又換了一個宇宙。

這一次，我們在山裏作戰很久了，按道理應該休息幾天，所以今天調到這裏來，人們都判斷是

回重陽店。

每個人都失望了，此來不是休息，而是接受新任務——守丁河。而且團長在電話中對我說：『本團又奉命接替丁河××團的陣地，規定於明日拂曉前交接完畢。』

『現在你們二三營爲第一綫，第一營任預備隊。根據×團長的交代說，第一綫上以王扒沟陣地爲最難守，那裏地形很複雜，敵人容易接近，聽說夜間雙方的哨兵常常在對罵。』

『好！這個地方，當然還是讓你們第二營來守啊！』

在團長的「當然」後面，隱藏着：『你是同我一起來軍的，爲了避免閒話，你永遠該吃虧呀！』於是我連忙說：『是的！我們應該服從命令，而且樂意担負像已往一樣困難的任務，祇要上面肯放心。可是，今晚上的宿營地是……』

『噢，你們今晚上就在現地休息吧，反正時間不早了……！現在是十一點十一分，你可以對一對錶！』

夜深了，弟兄們各自抱着槍，一班一班地集在一起睡覺了。有時，餓馬想嘶叫，但等不到牠們叫出來的時候，就被馬伕嚇止着，因爲我們離丁河不過二華里，馬叫時會被敵人聽見的，換句話說，會被敵炮兵轟擊的。

電話鈴把我的惡夢打斷了，團長說時候到了，我們應該開始向丁河出發。

我從沙灘上爬起來，命傳令兵傳各部隊開始出發，可是我自己的眼睛，却仍然未睜開。

大貴寺的敵炮兵，正向西北方的友軍射擊着，當半個天空紅亮了以後，接着就是一聲巨鳴，行走在公路上的我們，不知是已經打呆了，或者是爲了太疲勞，對於人們認爲這十分可怕的炮火，簡

直是沒有起什麼感覺。

經過三小時的摸索，接完了陣地，那時天已黎明了，我伏在一道戰壕中，拭去了眼角的粘膜，經心地對着那面前的敵陣地，照了一張沒有底片的記憶像。

頭一天，很安靜的過去了。到了傍晚，我從山下的民房裏，搬到山上指揮所。那時，我徘徊在一株桐樹下，腦海中不斷地思索着在那個廣大的陣地上，還有那一塊地方，沒有留下自己的足跡呢？

防禦戰又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把整個的夜間，完全變成白晝過。所以我說，現在我們好像一隻夜貓鷹，白天總是棲隱在深林中，一到夜晚就漫遊天空，並且睜大了眼睛，時時刻刻準備和敵人決鬥。

我的指揮所也變好了，那是一個能防重砲彈的掩蔽部，雖然它窄狹，矮小，潮濕，和悶塞，但裏面的設備，却比以往的進步了，有棕床，小漆桌，絨毯，呢大衣，此外，桌上還加漆了一個有美人畫的日本小時錶。它，每天夜裏總是伴着一盞油燈，聲音很均勻地在「咯噠！咯噠！」的響，尤其是當槍聲中止時，它那單調的，響亮的，淒惋的聲音，好似一部無限長的哀曲。

在第三天的夜晚，敵人的兩輛戰車，向我們陣地橫衝，當時弟兄們着急了，拚命地投擲手榴彈，這樣一直鬧到了天明才安定，後來我們判斷這又是敵人來試攻，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我們換了防。掩蔽部的床上有三寶：蚊子、臭虫，和跳蚤。因為蚊子飛動時有聲音，而且活動的區域在空中，所以牠們非常像飛機。

臭虫因為繁殖於床身的木縫裏，白晝不出來，到了夜間才偷偷地接近牠們的攻擊位置——被單

下面，所以牠們好像今天正利用夜暗作戰的日本軍隊。

一般人都說跳蚤生長在塵土中，然而今天這個床下滋生跳蚤。牠們最兇了，不問黑暗或光明，經常地是向那床上活動。牠們微小而迅速，並且刺人特別疼，因此，牠們又像活躍於海洋中的潛水艇。

如此看來，這蚊子，臭虫，和跳蚤，竟不是三寶了，而是三軍齊全的陸海空。

陸海空軍齊全了，牠們的攻擊目標就是我！因此我對人說，當面的日本軍隊不可怕，所怕者還是那些使我輾轉乏策，無法抵禦的蚊子，跳蚤，和臭虫。

幾天來前綫很平靜，到了五月十八日的夜晚，在步哨線上發生了這麼一樁事——一個哨兵和敵人的守兵真的對罵起來了，他們互相說：

「喂！老鄉！不要打槍呵！」

「漢奸！不打下你一槍！」

「你別丟人哪！我們是漢奸，你看看你自己穿的衣服吧！叫化子都比你們強。」

「可是我們是中國人，替中國來打仗，你們是漢奸，替日本人作狗，有什麼好看？」

「喂！你們餓了吧？我們送給你們一個洋麵包吃。」

一個槍榴彈「孔……狂……」的在我們這個哨兵的附近爆炸了，但幸虧沒傷人。

我們一挺輕機關槍，也對着敵人講話的地方連續不斷地還擊了十分鐘，這時敵人再沒動，不過又有一個年老的偽軍接着說：

「喂！別打機關槍，多投手榴彈哪！打機關槍沒用處。投手榴彈時，我們班長（日軍）才讓我

們回去哩！因為他聽到手榴彈響，才放心我們確實到了你們的陣地前。」

「喂！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

「到底是那裏的人？我聽你的聲音很熟呢！」

「魯山趙村人！」

「喂！喂喂！你不是舅舅嗎？」

這真是天下的又一件巧事！那個老偽軍，正是我們這個哨兵的親舅父。

「小點聲！小點聲！你是學孔嗎？趕快往這邊爬一爬！」

「舅舅什麼時候出來的？家中還有誰？」

「二月間跟日本人出來的，家中人全好，不過你母親在我家裏常常爲你哭！」

「日本人對你們怎麼樣？你最好跑過來好嗎？」

「日本人對我們好不好，倒沒有什麼，但如果我過來，咱們一家人恐怕全完啦！」

「呵！怎麼說？日本人現在還能管到我們的全家嗎？」

「嘿！我爲什麼要出來？爲什麼要當漢奸？還不是爲了保全我們一家人！不過，你放心？我沒有殺過一個中國人，相反的，我可殺過日本人！有一次——是攻擊，我們班長在前面領頭走，我就後面偷偷地一槍，把他打死了，後來誰也不曉得。」

「可是我就不能跑，因爲我被徵出來的時候，四個人担保我不會跑，不然一家人都要被殺掉！這樣你說怎麼辦？趕快！如果我過來……………那末你母親？」

這時一個由遠方飛來的重砲彈，恰恰落在這兩個舅甥中間。

砲彈像雷鳴似地爆炸了，上帝給他們的巧會就是這麼一瞬間。

學孔一個人回來了，心裏非常難過，不過據他說，他所担心的，還不是大天爲他哭的母親，而是養活他長大成人，並且還供他上過三年私塾的舅舅，不知道現在還活着沒有！可是我們要想，假若這個老僞軍真活着，那末他不是也在惑慮着他的甥兒，是否已被砲彈打死了呢？

這天夜晚，重砲連陳連長在觀測所裏還用電話告訴我三件事：重陽店開關了一個飛機場，專供小型飛機臨時降落；富水關又到了三門十五榴重砲，不久即可參戰；最後是他在觀測所裏，看到幾個女人在敵陣地上常常出現，問我在第一線上是不是看見過。

是的，我們看見過，而且還不止一次呢。

每天下午，太陽一落山，就有一羣女人，從大貴寺走向前線來。她們穿着白衣服，空手，自然沒有帶孩子，可是也沒有跟男人。就動作上來看，她們好像是自動地上第一線。因此，許多人都判斷這是日本戰地慰勞隊。但我却有些不相信，難道日本的婦女，能這樣地不辭勞苦，不惜生命，來慰勞伏在戰壕裏的臭兵嗎？

上面我已經說過一次了，戰爭是慘酷的，這不僅對於我們流血的軍人，對於所有的人民也是一樣，特別是對於淪陷區內一部份柔弱的婦女們。她們在沒有力量抵抗，或者在沒有辦法逃避的情形之下，不知道多少人被侮辱，被槍殺，被羞恥心抑鬱而死。

在今天這個戰場上，這一類的悲慘事太多了！但是因爲我的職務和時間不許可，所以很少打聽這些事。因此，許多遭難的婦女，祇好請他們自己去自述，去痛恨。這裏，我所知道的，是一個不

幸的十六歲少女。

她生長在丁河一家富戶中，父親是一個當地名人，從前也會做過行政官，後來為厭惡政治生涯還鄉了。以他祖先遺下的財產說，恐怕他要算這幾個縣的首富了，這樣，他對他的生活，自然很滿足，特別是當他看見了自己唯一的愛女。

她美麗，天真，活潑，溫柔，聰明，可愛，但她從來不驕矜。因為她父母對她太溺愛，所以一向讓她在離丁河不過十餘里的北峪讀中學，這樣可以常常見到她，而且她却不以父母的溺愛和優越環境而疏惰。她勤學，她好強，她有進步的思想。因此學校裏沒有一個人不愛她，就是她這一學期考了第一名，也沒有一個同學嫉妬她。

自古紅顏多薄命，這位小姑娘也逃脫不了這個命運啊！但是她所遭遇的，比一般殉情的薄命者，還更加慘酷些。

當敵人離丁河不過三十里的時候，她和她的父母還沒有離開家。原因是她父母一方面在家裏理財產，一方面在料想着敵人一定又是把國軍驅逐後，就會一衝而過了。這樣他們祇要往山裏躲一躲，就可完事。那知道算盤打錯了——當我們把敵人由馬鞍橋擊退到了河的時候，他們一家人還一直被困在丁河南山上一所古廟裏。

她已經剪去了頭髮，穿上了尼姑衣，帶上了念珠，在臉上塗上了灰土，這樣她父母安心了，雖然一時看不慣。

一天上午，一羣鬼子進廟了，到裏邊他們首先抓到了這個「小尼姑」。
最初她祇是喊、哭、鬧，但是不敢叫爸爸或媽媽，恐怕洩漏了這秘密。而她父母在一傍，也是

愛莫能助的。後來她要被拉出大門了，所以她再不能忍下去，於是開口叫：「爸爸！媽媽！快來救我吧！」這時她父母再也不說她是「小尼姑」，拚命跑過去，一把拉着了他們的女兒哭着說：「好孩子！不要怕！你爸爸媽媽在這裏！」

大家想想看，這些話能不能救了她，我相信誰都會說：「沒有用！」事實上，不但沒有用，而且他們自己各人挨了一刺刀死去了。

兩天的非人生活，使這個漂亮得出人頭地的姑娘，變成了一個活鬼。敵兵不准她穿衣服，威迫她裸着身子在院中房中來回跑，偶而不從時，就是幾皮鞭。他們不分白晝與夜晚，祇要獸性一發作，就不停地輪奸她。

日子太久了，她已經不能行動，當那個四十歲的婦人由那裏逃脫的時候，還看見她面如土色，奄奄一息，赤着身子，坐在血河裏叫媽媽和爸爸！

一天傍晚，我領着一位砲兵軍官和一個參謀，又去土扒溝陣地看那些白衣女人。

剛上山，忽然看見四個敵人由河東走出來，他們成一行行進，到了離我們大約三百碼的地方時，仍然不在乎，而且還嬉集在一起，揮手高談。當時一個哨兵對我們說，他們就是來迎接由大溝裏走出來的女人的。

我聽了這些話，真是有些氣，所以很快地從他手中奪過來一枝槍，一躍身跳入一個散兵坑，取好了姿勢，穩定了槍身，定好表尺，打開保險機，深呼了一口氣，把臉靠近槍托，開始瞄準。

「砰」的一聲，三個敵人拚命地逃走了，另一個鬼東西，立刻倒斃在沙灘上，這時附近幾個人高聲叫起來：「再來一槍！」我果然又連發三槍，但是並沒有再命中一個。

敵人又吃了一個小虧，所以我們判斷他們必定報復，於是決定變換位置，但我們還沒有離開兩步遠，果然一陣狂雨似地的機關槍彈，落在我剛才坐的那個散兵坑上面。

當天夜間，傳令兵向我報告說，我們陣地前的地雷又爆發了三個，這大概是敵人第二次來報復，可惜他們太蠢了，此來不知道又犧牲了多少個！

五月二十號上午，突然天變了。

一陣如砲吼的雷鳴響過，使天空頓時改變了顏色。一塊塊的烏雲吻合了，太陽也漸漸地被它蓋起來，最後，天空黑暗得像一口鉛色的大飯鍋。

大地上沒有明媚的春光和新鮮的空氣了，祇有一縷縷如砲口吐出來的紅光，偶而從雲隙中射下來，直射到高山上的廟脊。

雨隨着一陣怪風猛烈地斜打下來，雨滴大得很，落地時重重的好像機關槍彈。塵土到處揚起了，萬物開始在洗滌。

這一切落雨前後的景象，都和平日一樣，可是在這裏，却聽不見鷄鳴，犬吠，也看不見牧童歸家。

午餐後，我依案獨坐，這時聽見那窗外習習的寒風，好像在悲啼，陣陣的淅瀝聲，尤如在哀泣。

我沒有賭博，酗酒，抽烟，嫖妓的本領和習慣，所以生活很單調，無論白天或夜間，「遙思」總是佔據着我。

雨漸漸又大了，我想上山看陣地不方便，想找弟兄們去談天，現在正是他們睡眠的時間，想到

後方走一走，責任可又不許可，所以祇好自己一個人在屋裏閒坐着，或者說是煩惱着。

經過大約半點鐘的沉思之後，慢慢的由迷離而入睡了。

一陣吵鬧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睜開一雙深陷了的睡眠，懶散地瀏覽着空軍給我們投下的畫報。這時楊副官進來了，他站在躺椅傍對我說：「門口有幾個老百姓要進來見營長，衛兵阻止他們時，其中有一個年青的就和他吵起來，到現在還在門口鬧……」

我沒等他講完就起來向外走。

在大門口，一個穿便衣的青年向我敬着禮，而且嘴裏面還連聲叫着「區隊長！」其餘的幾位老鄉們也不停地向我拱手。

那個青年，正是我的老學生，上一次我們在河北營被飛機轟炸時，我所住的屋子，就是他的家。我請他們到裏面來。這時那個衛兵拿着槍向他們，尤其向這個青年，狠狠地瞪了一眼，可是沒敢講什麼。

「這位是？」他們在我的房裏坐定了以後，我指着那個年約四十歲，頗帶些紳士風度的人問。

「區隊長！你忘了吧？他不是丁河鄉李鄉長嗎？」我的老學生插嘴答。

「公事忙！公事忙！難怪！難怪！哦……三個月以前，我們見過面，那還是敵鄉給貴營送名譽匾的時候，那時兄弟……」他急忙提醒了我，

「對不起，我太健忘了！真抱歉！」

空氣靜了一分鐘。

李鄉長用眼睛不斷地瞟着我的老學生，意思好像說：「你說呀！還是好機會。」老學生真的開口了，他很拘束地說：「區隊長！現在我們有一件事來求你，不過這事情太大了，說出來恐怕大家要爲難，可是不說時，我們又不好空回去。」

「怎麼？什麼大事呀？你說吧！沒有關係。」

「好！那末我就說吧，現在敵我雙方在對峙着，看樣子戰事會這樣地拖下去，可是現在老百姓在山中，已經沒有東西吃，而且各家的房子，全被燒掉了，將來他們還依靠什麼呢？唯一的生路，是現在田野中的麥子了！然而大家又都不能回來。他們在山中，都曉得麥子早已熟過了，假使再遲幾天不來割，麥穗子一定會崩完，如果這樣，那時候老百姓憑什麼活下去，年青的固然可以逃到陝西作苦工，那麼老人，小孩，和女人又該怎麼辦呢？還有，就是把小孩子當肉賣，也沒有到遠處去的路費呀！爲了這，山中成千成萬的老百姓，讓我們代表他們來求你！這可以設法嗎？我們很明白；上面有命令不准任何閒人進陣地，但是區隊長……：你能不能？……：」

是的，這真是一件大事！

我低下頭在暗想：「我不是對官兵曾經說過這話嗎——「命令沒有變質性，沒有伸縮性，也沒有人情性。命令是嚴肅的，鐵性的，祇要指揮官沒有違背了國家，在他的命令之下，受命者應該犧牲自己的一切。」這一次上面有命令，不准閒人進陣地，並沒有違背了國家啊！若果我准許老百姓回家來割麥，那末我不是違抗了命令嗎？不是知罪故違，自己才盾嗎？那時，我不能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呢？除了這，我們知道，老百姓是沒有軍事常識的，如果他們回來了，有一天在麥田裏會被敵人發現用砲轟，會紊亂我們的作戰秩序，而且更可能的是會給敵人利用這機會派便衣混進來，

他們會化裝成乞丐。老嫗、小工、啞子潛匿在我們陣地中。這樣，有一天夜裏，我們的陣地內會起怪火，通司令部的電線會被割斷，傳令兵在半途中會被殺掉，陣地會立時崩潰，全個戰線會因此而大亂，最後，我們會毀滅呀……

『爲了責任，我不能徇私講人情！』

『可是聽！在山中成千成萬的老百姓，不是爲飢餓在號叫嗎？爲飢餓在哭啼嗎？爲飢餓在向我跪着求救嗎？他們好像在訴說：你們爲誰在打仗？爲誰在拚命？難道不是爲了我們這些老百姓嗎？你們應該保衛我們的財產，我們的房屋，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回家來割麥！』

人們一向說我是果決的，敢爲的，痛快的，可是現在這些東西失落在那裏去了呢？這時候我好像一隻迷羊到了三叉路口，又好像一個難產的婦女在床上出急汗。

幾分鐘過去了，他們幾個人，仍然用一種懇求的眼光望着我。

『我很佩服你們幾位爲大眾服務的精神，冒着雨和冒着險到我這裏來！』

『讓我告訴大家；這件事是不能向上面申請的。因爲上面會拿「掃清陣地，原爲保衛人民」這句話，來將大家所說的理由駁倒的！』

『可是現在我却不能拿這話使大家失望的，雖然我並不比我的長官還高明。但我對於這件事，並不是絕對沒辦法，不過要解決這問題，我們的弟兄們，在白天必須不睡覺，到處設警衛，設監視哨，設巡察哨，同時機槍手必須在陣地，準備着以火力制壓敵人，來掩護你們割麥。可是有一件要請各位幫忙的，就是務必按照我們的計劃去實施！』

『當然囉！絕對不成問題！祇要營長肯答應，那末我們就感恩！感恩！』

他們就這樣地把他們帶來的憂愁交給我。

我把營指導員徐耀峯請過來，開始和他討論下令解除封鎖線，准許老百姓進來收麥的全盤計劃。徐指導員是河南洛陽人，年紀才祇二十二歲，人既俊秀又熱情。他也像營中其他官長一樣在軍事學校畢過業，而且在工作上，不憚是專重理論，同時也更實際地去力行。

作戰以前，他們三個政工人員一齊奉命來本團工作的時候，他首先請求團長派他到第二營服務，理由是他樂意我們這個上下無官氣，單憑能力與熱誠而相處，而競賽的小團體，特別是他說他並不介意我的壞脾氣。

的確，徐指導員確會給我們幫了很大的忙，當行軍的時候，他常常帶着各連的特務長去打前站，作戰的時候，他往往在後面辦理傷運。除了這，有時也替我寫命令。特別讓我感激的，就是有一次攻擊時，傳令兵全被派出去，他竟自動地拿起兩枚手榴彈，去第一線替我傳命令。按道理，這件事並不是他份內應做的事，不過是他對國家，或者說是對我的熱情表現，所以在前面，我會說他對

我幫了忙。

不用說，我們之間，從沒有所謂軍事與政治相左的意見存在。相反地，我分派給他的事情，他沒有一次不遵從，而他提供的意見，我也沒有一次不採納。

我們把開放了河區陣地的計劃大綱擬定了，將收麥的民衆，按原來的保甲劃分，分成若干收麥組，指定組長，編定號數，並造具名冊，規定工作及戒嚴時間，製發農民徽號，規定防空辦法，編印（自然是油印）防禦敵砲彈及辨識地雷區常識，以及防諜須知。

這一切準備工作，很快地完成了，祇等待天晴後開始實施。

下午雨停了，天空中的雲彩，像融解了的河冰一塊一塊的在浮動，將要失去的日光，把它們照耀得泛出一層淺淡的脂紅，

我照例的提着那隻小時錶，離開休息地，走向山上的指揮所。

第一線上，雖然還有少數的哨兵，在羣峯上時常出現，然這時却沒有槍聲。我站在指揮所一傍的草坪上，面對着那一片黑物張望。

春雨洗淨了原野中的血跡，晚風吹去了戰壕中的火藥氣。這一剎那間的戰場上，沒有一點可怖的景象了。那海藍色的天空，乳白色的朵雲，杏紅色的晚霞，紫金色的夕陽……一切美麗的光與色，正映照着這個羣山擁抱，河水環繞，蒼松蒙覆的小小世界——砲火間斷中的春雨後的丁河。

哈！這是一個如何美妙的勝景啊！

街市是毀滅了，千萬座被焚燒的黑牆頭，一對對的在崎立着，牆洞中不時還冒出一股股的樑頭延燃的黑烟，街頭的古老樹木，完全變成了光禿。從遠處觀望，辨不清那裏是庭院，那裏是門戶，更看不見那裏有鷄犬，那裏有馬牛。這裏，如果拿一句話來形容它，最好說它是一個百年無人跡的黑窟窿，在這個窟窿裏，沒有生長一根草，沒有棲居一隻鳥，所有的儘是一些破石，爛礫，灰燼，殘墟，和廢瓦。

哈！這是一個如何可怖的廢墟啊！

由於這一個美麗的勝景，和那一個毀滅了的街市相比較，真使人身立一地，而却有兩個觀感——認爲它們兩者之中，一個像溫柔嬌豔的女郎，另一個却像兇惡可怕的鬼魔。

然而造成它們兩者的界線是什麼呢？這既不是了河的長川，也不是奎文關的峻嶺，而是那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七月七號日軍帶來的戰爭啊！

夕陽消失在西山之後，灣月和繁星出現於靜空，這時候的情景，又變成「默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的寫照。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忙着招待客人。當時有師參謀長、高參、秘書、團長、副團長、團附、四個營長、此外還有重砲連、野砲連、山砲連、戰砲連、戰槍隊、工兵連、火箭筒隊等等幾個單位的小首領。

我們這一夥人，很不容易地（他們來前線視察陣地）在彈道下面聚會了，所以他們當中有人要我請他們吃午飯。

還算不錯，當他們來到我這裏大約一小時之後，楊副官不知道在那裏買來了十五瓶太白酒。人們看見這十五瓶太白酒拿進了屋的時候，都從座位上站起來，摔下紙烟，立刻圍上了飯桌，雖然菜還沒有端上來。

上次在馬灣接待我的郝營長（陣亡軍長郝少齡的胞弟）開始講話了，他以幽默的口吻對大家說，我今天作主人不知道怎麼樣難受；爲了嚇唬他們故意一下子買了十五瓶太白酒；今天那一個人如果喝酒一定是看不起主人；主人如果不給她們吃够菜，他一定要和主人拚命。經過他這麼一篇話，空氣更加熱鬧了，同時大家都忘記了自己的階級和地位。

酒的刺激力量太大了，許多人已在狂歡和沸騰中大醉，而且像攻擊敵人一樣地那麼兇勇地在猜拳，喧鬧，爭吵，辯論，毆打。

每一個人的情緒，都由這刺激變得激昂了，直率了，放任了。因此，每一個人的面孔上和言論上，都各自露出來自己心田深處的一些積怨。到現在我還能追憶起來，當時破了先例，視酒若水，舉杯而盡，以至於狂熾莫遏的一個人還是我呢！

五月二十四號，天已完全放晴。

清早一輪火紅的太陽，漸漸地離開了地平線，天空晴淨得好像無邊無際的碧海，祇有西方懸綴幾片薄雲，被霞光染成臙脂色。這時，那一望無際的熟麥，在這晨光下被微風吹蕩得宛似一片金黃色的波濤。

「日出而作」，這正是農民們下田收穫的時候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胸前，都帶了一個小布條，上面寫着「丁河鄉農民」字樣，而且字上面還蓋着我們的朱紅色的印章。他們的衣服，仍是各色各樣的，但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易於暴露目標的白色或紅色衣服，我們爲這很安慰，可見他們是能夠聽從我們的勸告的，因此我相信，這時候假若敵人的飛機飛來了，他們一定會依照分散的原則，在麥田中靜靜地隱避下來的。

在山坡上，河邊上，土崗上，到處都是收麥的農民。鏟刀在強烈的日光下閃亮，麥堆一行一行的像有次序的小墳墓。搬運麥堆的青年，老人，和婦女，也像螞蟻似地一羣羣的流動着。路上間或也穿插着幾個送飯的小姑娘，其次使我感到稀奇的，是那些久已不見的狗兒了，牠們也隨着自己的主人跑到這裏來，憑弔一下舊地方，順便聞一聞戰爭的氣味。

這時候徐指導員太忙了，他指揮着好奇的士兵，在田中幫農民割麥子，運麥子。有時也集合起各組的組長（保甲長），參觀士兵們演習躲避重砲彈。演習時，由是一個人用鐵鍬揚起一畝土，來

表示砲彈的爆炸，然後演習者就立刻臥倒，如果附近有土堆或小坑時，就利用匍匐的姿勢滾到那裏去。

到了下午，我們所料想的事情終於到臨了，敵人果然用重砲向我們的農民轟擊。

大概讀者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隊伍停止在重陽店，不是被敵人打了幾砲嗎？砲彈雖然落在我們人羣裏，但竟沒有傷亡一個人。因此我們想今天的砲彈威力，也不會比上次大多少，況且割麥的農民，根本是分散的，絕不像我們的隊伍集結在一起那樣密。

敵人一共發射了六發砲彈，我們農民的損失一共只傷了兩個人，而且傷得非常輕。

當時有些農民很着急，說這時沒有法子替受傷者去療治。但這問題太小了，我們有的是担架，綑帶，藥品，和醫官！而且在天一明，李醫官已經在一個小溝裏，替農民開設了一個救護所。

是的，老百姓真的親身上戰場了，他們不僅不害怕，而且還覺得很好玩！特別是當我們的重機關槍連續射擊的時候。爲了這，我也曾特意地讓我們的追擊砲連的四門砲，一齊發射給他們看。在傍晚的時候，我站在山頂上，扶着一根手仗往下看，那時無數的農民們，都滿載而歸了，於是我不禁露出一個最快樂的微笑。

中國的農民漸漸地健壯起來了。他們爲了要生存，已不再畏縮或逃避了。他們已知道，畏縮和逃避不過是暫時的，而且一定會失敗！因此惟有拿出犧牲的決心，在前綫，在砲火下，勇敢地工作，才能够有資格活下去。同時我也覺悟到「命令」在某種情形下，也不是絕對的神聖！自然我這一次擅自開放陣地，不能不負着違背命令的罪名。

次日拂曉，我團在現陣地發動佯攻，目的在牽制敵人之兵力，便於友軍之攻擊，當時團長及副

團長都來到第一綫。

在我們的伴動部隊未動作以前，首先試放火箭筒——一九四二年北非戰場上防戰車的新武器，射擊的目標是敵人的機槍掩蔽部，因為這上面聽說有鋼板。

連打了三發，結果全沒打到目標，原因是四百公尺的距離，對於它仍嫌遠。

火箭筒的效力原來很大，能够穿透三—五公厘的裝甲，可惜彈道是彎曲的，命中效率比較差，而且因係電磁發火，筒身肉薄，無閉鎖裝置，所以當起爆藥拋射時，煙火與塵土過大，易於暴露自己的位置，所好者為攜帶便利，任何的複雜地形都可使用。因此，它可算是戰防炮和戰防槍的賢姊妹了。

錶針指到十點了，這是友軍攻擊的時機——日軍「後送」（死傷者退回後方謂之後送）的開始。從遼遠的西北上空，傳來了一陣沉重的飛機聲。不久，炮兵向光華砦峯頂上的敵人開始射擊，於是飛機不會多費一滴汽油和多費一分鐘時間，而能迅速地找到了目標。

「咯咯……：……孔孔……：……」那千萬個從飛機上射下來的機槍彈，在光華砦（空軍所說的一一八零高地）上開着火花，它們好像黑夜裏的繁星，又好像四月裏的油菜花。

重炮、野炮、山炮、重迫擊炮、輕迫擊炮、這時都在施展着它們高度的毀滅威力，指向那震裂欲墜的光禿山尖。

這座山上的古廟，已變成一片廢墟了。所能顯現的（用六倍望遠鏡，站在離山頂二千碼丁河南山坡上規望），僅僅是那幾個凸出的神像。

被敵人連夜修復的寨牆垛，早被炮彈打倒了。最初，它很像一條長鋸齒，後來它便變成了一道

平堤。

石頭不斷地從炮火的濃烟中往下滾，大的像穿過村林，揚出白煙，疾馳如飛的高速度的火車頭，小的好像脚不着地，揚塵百丈，盡力競奔的千百匹快駒。

在這一陣險惡的景色中，飛機又唱出了一個最驚人的插曲，他們一個俯衝，降至距離山頂不過一百碼的最低空，將兩顆巨大的炸彈投下去。接着就升起像一片白雲似地濃煙，密密地彌漫着那光華砦的頂尖，同時又發出兩聲可怕的怒吼，這怒吼像暴獅號叫似地壓倒了戰場上所有的聲音。

「光華砦毀滅了！」

「敵人粉碎了！」

當戰友們呼出這兩句得意的歌頌時，我自己暗暗地在疑問：「這是勝利呢？還是罪惡呢？」思忖了很久，終於沒得到解答，原因是思路從「生存」與「毀滅」兩個觀點上出發，所以始終走不到交點上去，因此對這問題便永遠得不到解答。不過我們要知道的，是我們並不會先伸手去打敵人。

千百個活動式的小樹（我們將士們在攻擊前進中的偽裝物），蠕蠕地向光華砦開始運動，機關槍不斷地在連續放。

半小時之後，在光華砦的牆垣附近，出現了友軍的身影，刺刀在強烈的日光下閃亮，這時，我們以最殷切的願望，期待着友軍的攻擊成功，可是一直攻了三小時，光華砦仍然沒有拿下來。

我們看得很清楚，光華砦的敵人，左右既無依托，背後也無預備隊支援，尤其更談不上救護和補給，然而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力苦撐過去了，這如何不讓我們在這裏對他們起敬！

這裏我益發相信「戰鬥之勝利，輒於最後五分鐘得之」這句話不謬，同時我們已往的戰鬥成果

，也全是以這個法寶（忍耐力）作基礎。

雖然敵人能忍耐，可是也够狼狽了，他們把一門山炮由大貴寺拉到河東陣地來，祇慌忙地向我們的友軍發射了三炮就跑了，但是我們的重炮根本沒準備射擊他，意思好像說，他已經不配和我們爭衡了。

今天戰場上的「主動」權，已完全操之於我。我們幾個指揮部的人員，悉集結於離敵人陣地不過五百碼的山頭上，可是敵人始終不會對我們放一彈，那時尤其可憐的，是我們把三七戰防炮拆解開搬到山頂上，再結合起來推到毫無遮蔽的陣地前方，射擊敵人的機槍巢。

因此，我對許多人笑着說：「今天那裏是攻擊呢，簡直就是欺負敵人！」
至於爲什麼不用再大一些的兵力，把光華砦一舉攻下來，我想高級指揮官一定有他的計劃和用意的。

下午由西安來了一個慰勞團，團長是陝西省祝主席的夫人，可惜我們正在第一綫上的第一綫作戰，不會看到她們，可是我到底接到了一封信，署名者是尊德女子中學學生林燕喜，字是用鋼筆書寫的，它的清秀和俊麗，是不可多見胸。內容是：

「我忠勇的愛國戰士：

先讓我握一握你們勇敢而有力的手！

事實不能騙我們的說了：「人類的強盜，將走上崩潰自滅的坟墓。」這也是說明了只有和平，正義，勇敢才能生存，永遠不被時代所淘汰。朋友：你們是直接粉碎強盜美夢的勇敢者，全世界的戰友，都在羨慕，祝福你們，努力吧！

春深了，讓我們的血和汗，在祖國的土地上開出無數朵光榮而美麗的花，它將永遠照亮了每一個面孔，每一顆心！這是一朵朵正義，勇敢的火花啊！

勇敢吧！親愛的戰士：用你們有力的手，去挖下敵人的眼睛，用它編織起一件勝利的外衣，當來日在凱旋的樂曲中，在人民的歡呼中，回到甜蜜的故園。那時，你們的母親，不！全人類的母親，都會更健壯的去擁抱他們的兒女；你們的兒女，不！全人類的兒女，都會更讚頌他們這偉大的父母……

最後，再讓我為你們祝福，再見！祝你們早日在凱旋的樂曲中歸來！」
上面是這位林小姐的原文信，我一個字也不會改。

我們很感激這些關心祖國的好學生們，尤其感激她們對前方戰友們的一片熱忱！
這樣，我們當然很興奮地，毫無愧色地來接受這個真摯的敬意。

不管戰場上如何淒慘，黑夜裏如何可怖，肚子裏如何飢餓，兩眼窩如何深陷，心田中如何枯涸，祇要有這樣愛護祖國的人們還知道我們，那末我們便覺得安慰和滿足。

關心祖國的好朋友們！請你們放心吧！我們絕不為一切困苦而厭倦，為一切艱難而猶豫，為一切危險而畏懼。我們會拿出像你們一樣的真誠，堅決地，勇敢地，興奮地，流盡最後的一滴血！

夏來了，我們要用像酷暑天氣裏一樣強烈的，火熾的日光的熱力，去實現我們的心願。

朋友：我們也希望你們很快地健壯起來，好和我們挽手並進，因為在現在的世界，還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大不平和小不平，我們要主持正義，爭取和平，不止在今天這個有形的戰爭中啊！

可眷戀的家園，可親敬的母親，可追溯的甜蜜回憶……，這一切對於正站在山頭上和敵人搏

鬥的我們，實在引起了無限的感慨和期待。

在中外報紙上，每天都要登載着敵我雙方的接觸或爭奪點，那末在豫西的戰場上，現在得由鉛字架上取出這兩個字來排版了——丁河。它，現在已是中外人士所重視的要點啊！

我的責任重量，當然要和這個要點的重要性成正比，所以「戒備」始終壓縮着我的一顆心，特別是到了黑夜。

十六天的慢長光陰，已經成了過去，我們應該換防了，隊伍要撤到離丁河後面六里地的馬灣去休息。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夜裏，時鐘響了三下時，我們平安的離開了丁河陣地。

一條宛似長蛇的人影，在柔和的月光下，沿着公路向西行進。這時，一陣清風吹過，頓時使我們覺悟到自己好像一隻從怒濤險浪中得救了的小船，剛剛靠近了海岸一樣。

大約走了半小時，我們到了目的地。

我們在曉霧朦朧中，找到了一所焚燒後的房屋住下來，這時，張錦齡不知道經過多少困難，才找到一盆河水讓我洗臉，可是我太疲倦了，連一句話也不會說，懶懶地把一個笨重的身子，一直投向一張棕床上，合起眼睛像死了一樣的悄然睡去。

六、離開了前綫

一個月的日子又一溜地過去了，我們雖然仍舊生活在重炮的彈道下面，但肩膀上沒有作戰任務的重担子，所以日子過的好輕鬆。至於對於天天飛過我們頭頂的大炮彈，自然早已成了習慣。假若

有一天偶爾聽不到它的「噓噓」怪叫時，我們還往往覺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些什麼，當然，這並不是我們生活中的希望。

消息一個跟一個的傳來了，有的說我們全軍要調到商南休息，有的說要調到藍田補充，有的說要調到荆紫關去接某軍的防，可是誰也不敢斷定我們究竟要往那裏去，因為這種權力既不屬於軍長，也不屬於總司令，而是屬於西安長官部的司令長官。

在長官部的命令沒有下來以前，雖然不敢判定我們什麼時候要調回後方和究竟要調到那一個後方，但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心——我們一定會離開這裏。

的確，這信心或者說是這期望，太可能也太合理了。四個月的連續戰鬥，使我們太感疲勞了，這裏所說的「我們」，自然是單指我們××軍。

七月二十日的早晨，命令下來了，我們真的要調回後方休息，而且就在明天，同時又是大家所希望的那個後方——陝西藍田縣。

在院子裏，在空場上，在樹林中，在河邊緣，在公路上，在所有駐有軍隊的地方，都充滿着狂歡和忙碌。人們在整理米袋，捆紮行軍鍋，修理鞍鞍，趕做草鞋，縫補軍裝，釘符號，打掃駐地，和清還民物。從這些忙碌的人們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來他們的內心在暗喜：我們要離開前綫了，我們再不聞那死屍的臭味，再不看那令人心悸的大火，再不躲那驟雨似的槍彈，再不聽那深夜裏夜鷹的悲啼，再不飲那小竹筒盛着的河水，再不吃那不熟的包穀豆，再不穿那剝去棉花的破軍衣，再不過那沉寂的日子，……甚而就是把「再不」兩個字改爲「暫不」也覺得應該叫一聲「阿彌陀佛！」

「後方」這兩個字，對於久戰的人們是一服如何快意的興奮劑，除了極少數的士兵，不願意離開他們家鄉更遠的地方以外，每一個人，尤其是有家眷的人，都會把「後方」幻想成那樣一幅美麗的圖畫。

在後方有營房或民房住，有磨子能够把軍麥磨成麵，還可能領到一套新軍服。除了這，我們這個部隊，或者厚着臉皮地說我們這戰勝的部隊，今天回後方，一定會受到後方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會拿馬路傍給我們送開水，在城門口貼各色各樣的慰勞標語，戲院子會免票招待一兩天，飯館也應該少耍些小賤，僥倖時，社會團體還會送士兵一頭豬吃，但至少也不會遭受到像去年在西峽口街道上保丁們給軍人的難看，尤其不會遭受到那個軍官的慘運！還有，有家眷的人們，更要愜意了，太太們會換上新衣服，塗了脂粉，抱着小孩子，或者空手，跑到她們能够跑到的地方，來迎接她們凱旋的丈夫。」

但是對於我呢？我除了希望着到後方找一個極幽靜的地方好好做一個美夢之外，別的却不敢去妄想。

上面所說的，是我們第二綫部隊聽到回後方以後的一部幻想曲，但是正在第一綫守陣地的人們會不會因為聽到這命令，就馬上甩掉那竹筒作的小水壺，或者把剩餘的炮彈和子彈都一起送給（打過去）敵人？我還不知道。

把出發的命令傳下之後，我就出外散步，一些瑣碎的事務，全讓新升的副營長去負責料理。

越過一個松林，就是一所獨立房屋，我正想沿着它傍邊的一條小路，往山廟上去的時候，忽然聽到屋子裏有人在講話，而且還像一個士兵的聲音。這該不是逃兵吧？不然一定不是在作好事。我

一面暗想，一面走近了這所房子的不透光的窗子停下聽：

「不行！太少啦！」果然是一個士兵在講話。

「一千塊了，還少啦！」這是一個老百姓的腔調。

「一千塊？算了吧！有鳥用！嘿！你不知道不知道，像這樣的一口大鐵鍋，在街上頂少要賣到五千多！還嫌貴！」

「我祇出一千，再多就不要，你找別人去好了！」

「若果不是我們急着要出發，你當我真找你，不識相的東西！」

「……………反正就是那麼多，愛賣不賣？」

「一點不能再添了嗎？」

「……………」

「那末咱們憑良心好了！……………再隨便添一點！」

「憑良心」這三個字，使我聽了幾乎笑出來，什麼是「良心」？把老百姓的鐵鍋用完了不歸還。偷賣出夫又嫌錢少，這也是「良心」嗎？天曉得！這個「良心」怎麼「憑」。

我慢慢地走進了這所屋，接着他們的面色開始不自然。那個說話的士兵，正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大個子。穿着一條軍裝褲子，沒帶帽，也沒穿上衣，臉很瘦，眼睛有些發紅，皺紋鋪滿了他的額頂，這說明他是一個久經辛勞的伙伙。

當我剛進屋的時候，他裝得非常鎮靜，並且和那個老百姓說着和剛才說的完全兩樣的話，意思是想遮蓋過這件事，可是使他不能再鎮靜下去的，就是我一雙眼，它們現在是可怕的！兩道光芒

和像黑夜裏的兩個探照燈，一直向着他的面孔上逼射着。

「你是那連的？」這聲音既粗莽又嚴厲。

「吓事？你爲什麼要問我？」

「我想知道你在這裏做什麼？」

「玩呀！」

「真的嗎？」

「真的假的你還問得着？」

「那末你不認識我不是？」

「不認識！」

「好！我先讓你認識我一下吧！」

我用腳踢了踢被隱蔽在那個老百姓身後的大鐵鍋，又順便在牆角裏取過來一根大棍子，走向那個士兵說：

「憑良心也要打你二十棍！」

他開始着忙了，臉上的假鎮靜立時變成了真驚愕。耳邊的暴筋，被激流的血液沖動得跳個不休，嘴唇也好像在顫動，兩眼中的雲翳更加發紅。

「跪下來！」聲音好似雷鳴。

「……：報告營長……：」

「什麼？誰是營長？你別認錯了人！我不是營長，也許你叫的就是這根棍？」

「饒了吧！營長！我再也不敢了！」

「胡說！快跪下來！」

我用力把他按倒。

「唉！我不是你營的人呀！你何必這樣厲害？一定要管我！」他反抗着說。

「糊塗蛋！祇要你是軍人，我就可以管。」

他拚命地掙扎，打滾，搔頭，頓足，叫喊。

人人都承認我的體格壯，高大的軀殼，健壯的筋骨，有力的臂膀，再加上我好跳，好勤，不知道跌倒摔死值幾個錢的性格，簡直像一個深山探險的野漢。

實在的，戰前我們駐在桐樹營的時候，有一天看見一匹馬，性格怪癖得簡直不讓人接近牠，咬人，踢人，必要時牠會站起來用前蹄去抓人。可是他究竟被我制服了，而且辦法很簡單，牠祇挨了我一拳頭，就全身打着抖不動了，不過這也許是打中了牠的要害的原故，但是這一拳頭的力量，是足夠制服當時那匹已經被我按倒在地的伙伕。

他的抵抗漸漸地衰弱了，爾後簡直不再動一動，喊叫聲也小了，祇是眼角裏擁滿了淚珠。我用一隻腳狠狠地搭着他的上背，爾後又握緊了那根棍子。

一分鐘過去了，棍子仍然沒有舉起來。

「他犯什麼罪？」——我自己開始問自己。「不錯，他擅賣民物！按軍法是應該嚴辦的，如果照岳飛的治軍原則說，他還應該被槍斃，可是我又要問自己了，假若想起我在蒲塘向一個士兵索要一隻鷄腿充飢時，不也是該槍斃嗎？因為那隻鷄腿也不是化錢購買的，而且嚴重一點說，我還犯着

「縱兵殃民」的雙重罪呢！這樣不是應該槍斃兩次嗎？是的，我吃鷄腿是爲了活着去打仗，而他賣鐵鍋是爲了想發財呀！這應該根據犯罪的心理和動機來定輕重才對，但是他發了多大的財呢？一千塊錢！這些錢實在談不上發財。這裏也許有人說：「今日偷小鷄，明日執屠刀」。不過講這些話的人一定想不到那個躺在地上的伙仗是多麼可憐的！——他的個子雖然大，但不過是一身瘦骨頭，這大概是他常年沒有吃油吧？不！大概是常年餓的吧！他背上被太陽晒成的小泡泡，已經退了皮，脖子黑得很像一個小鐵軸，眼淚和汗珠在臉上交流着，嗓子裏的一陣呻吟聲好像對我哀求說：「好長官：饞我吧！我們全在第一線上拚過命，你難道瞎了嗎？看不見我腳上沒鞋穿！明天要行軍，我還得挑担子。那時候脚破了走不動，你們一定會騎在馬上神氣十足地說：「沒出息的！」爲了這，我想用那一千塊錢買雙草鞋穿，但這也是要想發財嗎？況且那口鐵鍋也許你還不知道是由那裏弄來的。假如我硬說是在第一線陣地上檢來的，那末你是不是認良爲盜呢？我的長官呀！這回你真該憑良心啊！」

我一陣心酸之後，眼角裏迸出了幾顆晶瑩的大淚珠，這淚珠又把我手中的棍子打下來。

我對這個伙仗的處罰法決定了，於是宣判說：

「好朋友：你起來！」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隊伍已完成了出發準備。

六百華里的長途行軍就要開始了，但沒有一個人說行軍苦。

軍司令部的行軍命令，規定部隊行軍的次序是這樣：本團——本師——××師——軍司令部——最後是××師。無論部隊的兵員怎樣不充足，照這樣偌大的一支軍隊，在西荊公路上，預想

中也足夠浩浩蕩蕩了。

團長讓我一個人先走，意思是單獨一個人在路上可以自由休息，減少用心，同時免吃那人馬奔騰中的灰塵，這樣對我昨晚突然患起的腸胃炎，也許有些補益。

同我一起走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文書上士趙明琛，另一個是傳令兵張錦齡。這兩個人都聰明，頭一個是初中二年級輟學的學生，第二個也在高小畢過業。他倆生長的個子不僅都有一公尺七的一般高，而且面孔也極相似，也許是他們的年齡太輕，性格太天真了，在我的腦子中，對他們始終沒有「奴役」的意識存在，我永遠把他們看成一對好兄弟。事實上，也應該這樣說，因為他們也不會，或者說不歡喜賭博，嫖妓，吃煙，和作其他低級趣味的事，但他們却有一樣歡喜的，就是讀書。還有，如果讓他們換上一套中山服，誰也看不出來他們是個「兵」呢！

馬鞍橋來到了。在今天講，這地方是古戰場，是日本最精銳部隊的退却處，是我們戰士們的忠骨埋葬地，也是我們今後遊覽中最感光榮的地方。

我們下了馬，沿着山坡步行着。

時間已經是七點了，太陽仍然被片片的烏雲遮蓋着，偶而從雲隙中吐出一縷紅光的時候，很快地又被另一片遊雲切斷。

馬鞍橋仍然是那麼冷寂，恬靜。潺潺的流水，很溫柔地沿着曲折的公路向東流着，四面的大山，早已被綠油油的野草蒙蓋起來，但是它們都已變成光禿了。過去的高下相間，綠蔭蔽天的樹木已不復再見了！大樹木在掩蔽部中做了樑柱，小樹木在戰壕中做了障礙物，樹枝子也做了偽裝柵，甚至於連一束小幼叢也做了散兵坑的小屏風。它們都好像為這一次戰爭而生長，又為這一次勝利而死。

亡。

的確，在戰爭中，一草一木都是有用的，而且有時所發揮的力量，竟比我們人的力量還大呢。陣地上的散兵壕，像蚯蚓爬過的跡紋，橫三豎四地交錯着，壕塹被雨水沖塌了，上面長滿了野草。掩蔽部的槍眼開闢扉還全在，裏面的槍座也一點沒有壞。我們在裏面察看一番，覺得它很像一間整齊的小客室。

是的，我們曾在這客室中作過六天六夜的客。那時候，我們真愛它，因為它使我們不淋雨，不挨槍彈，它使我們很安然地依在它的樑柱上打盹，它使我們很自由地從那裏用機關槍殺死那衝鋒上来的敵人。掩蔽部啊！你是我們軍人在戰爭中的理想客廳，我們也是你的忠實友人。

我們在這個戰場上瀏覽了一週之後，就走向陣亡將士墓。

『這一個是張金龍排長的墓。』

『這一個是關金榜排長的墓。』

『那一個是李長庚連長的墓。』

趙明琛和張錦齡兩個人跑到我面前這樣一個一個的指着說。

我抬起頭來，用又慢又大的脚步，望着那坟墓往前走。心中的熱血像海潮一樣的湧上來，頭皮上好似箍上一道大鐵箍。

我面對着那一羣死去的官兵，不！朋友，也不！中華民族的孝子們，舉手敬禮。可是我什麼時候才把石手放下來，現在我完全記不得。所能回憶出來的，就是當時我好像在暗泣說：『坟墓中的朋友：假若你們真的有靈魂，那麼你們該知道你們的老戰友，正在這裏向你們敬着禮。你們為祖國

陣亡了！這是你們個人的光榮，你們家庭的光榮，我們軍人的光榮，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如果人類歷史不毀滅的話，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間爲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戰死。人們更會知道：你們也有春光煦煦的故鄉，溫暖可愛的家庭，倚閭而望的父母和妻子，和你們生到世間來應得的幸福。但是你們竟把這些東西拋棄而死了！勇敢而無怨的死了！這怎麼不值得讓人來敬重，尊崇，和歌頌呢？

『朋友！你們的軀殼死去了，可是你們的精神還存在人間，而且永遠的存在人間！這樣你們不是很值得安慰嗎？很可以瞑目嗎？要知道，世界上最高貴的事業，就是自我犧牲。也就是你們今天的死！至大至剛的死！轟轟烈烈的死，出於愛國愛人熱誠的死！好！朋友！安眠吧！再見！』

經過這一陣默哀之後，我覺到精神更恍惚，臨離開墓地時，連走動都好像沒氣力。因此他們兩個人對我說：『你累了吧？大概昨天夜間病的不輕！』其實，他們說這話，自己也知道是在「明知故問」，因爲在他們臉上也掛着兩道淚痕啊！

我們騎上馬以後，又回頭望一望馬鞍橋，這彷彿在對它說：『再會吧，戰場！』走了七八里，到達八廟街，這就是「後方」的開始了。

道旁的楊柳，被微風吹蕩得猶如向人點首，羊羣正在草坪上蠕蠕地流動着，三五家鴿飛過，不時傳來一陣鈴響，街中的小商店堆滿了貨物，人們也喧鬧非常，這真是後方的景象了，一點也找不到戰爭氣味。

我們穿過街心時，有不少的人們用驚奇的眼光看我們，好像從不曾見過我們這樣的人，又好像和我們分別了很久，今天又重會面一樣。真的，我們的面孔，對於他們並不是陌生的。記得我們從

前在這一帶構築第二線陣地時，常常到這街上來散步，而且天天來這附近村子裏打獵。當每一次經過這些地方時，他們都好奇地向我們迎上來，看那馬腰間懸掛的死野鳥。小孩子對我們更加熟識了，他們見了我們，老是玩皮地索耍子彈殼。而且八廟街小學校的小學生還常常借我們的步槍打牆靶，他們對這些事情太感興趣了。我相信，當我走進這個學校時，個人在這一羣孩子們的心目中，所佔的地位，一定比學校裏的任何先生都優越。正爲了這些，那時候街上的人不斷地在論說：

『這不是那個好騎白馬的營長嗎？』

『很像他！哦！他們打仗兇得很！』

『咱們真蒙福，日本鬼子沒有得到這裏來！』

這些話，我們在重陽店早已聽膩了。不過這裏的人，因爲沒遭到兵燹之禍，所以在話頭中，表現得更得意三分罷了。

下午兩點鐘，我們到了西坪，這地方更加熱鬧了，滿街上堆滿了上海貨物，銀行也早已恢復了營業，其他的商店根本沒有因戰事而關門。所以市面的繁榮，尤勝於戰前，蓋因後方部隊的增加，運輸車輛的擠擁，淪陷區人民的驟增，……噫！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却忘記了，那時在街上還有不少的「天使」呢！因此，這個小城市，益發顯得有生氣。

西坪，這是豫西的一個小城，也是西荆公路上的一個汽車站。由這裏向東通南陽，向南通荆紫關，向北通盧氏，向西通長安。它是豫鄂陝邊界上的交通中樞，也是具有最高軍事價值的要點。這一次敵人進攻的第一個企圖，恐怕就是佔領這個地方，他們會在盧氏和荆紫關兩方面發動攻勢，以策應了河的主力進攻。但是這計劃終於失敗了，甚而連進攻西安的企圖，也祇成了企圖。

我們在一個樹林中睡醒的時候，本團的先頭部隊已經趕上來，在行軍計劃中，他們今天該在這地方宿營。

我個人爲了求清靜，決心繼續往前走，並且打算一直趕到商南縣，去和我的同學家裏住，那地方正是他們的留守處。

決心既然下定了，我們就開始出發，可是這時候已經下午三點鐘了，地圖告訴我們，離商南還有九十多華里。不管它！我們還是要走。

下午的陽光特別熱，我們在途中常常休息，飲水，吃瓜果，到了富水關時天已發黑，問了問離商南還有四十里，這時我們正是「黃昏路人」了！

晚風把馬尾吹成了千條線，「喀喀」的蹄鐵聲，好像促使我應該對週圍的景物遙望，幻想。是的，我真的望着四週開始在幻想：

「這座山應該作爲主陣地……這個嶺應該作爲前進陣地……這地方是很好的地雷區……這株樹應該向右爆倒阻絕道路……這座橋應該破壞三個空……突出來的高崗是一個良好的觀測所……松林後很適宜於砲兵陣地……那條小路可以運傷兵……那條稜線是出擊的好路線……那個塚子是最好的側防機關槍的位置……」

這些思想一分鐘不停地在我腦海中浮蕩着。四週的東西，好像沒有一件不是戰爭的附屬物。

實在的，我們見到的東西，每一件都可以根據軍事的眼光和需要給它們一個適當的利用。正因如此，有些已經撤在身後的东西，我還要回過頭再三的望望。

路上行人絕跡了，半弦的明月已高懸東方。馬兒不時打噴嚏，嘴角裏塞滿了白色的唾沫，他們

的步度慢多了，就是打上兩鞭子，也不過急走兩三步，然後仍然恢復了駱駝似的步伐。不過這也難得的，牠們已經一整天不會吃過草，疲勞當然免不了，於是我們下馬來開始徒步走。

無數的燈火，在我們面前開始閃亮，這該是商南縣城了！於是我們的精神頓時抖擻起來。但急行數百步，忽見一河流阻道，橋樑被大水沖塌了，附近又無船隻可渡，水流相當急，深淺難測，因此我們三人相對無一語，回頭吧，我們知道後面的人煙是稀少的，就地過宿吧，人馬怎耐得下飢餓！當時這情形竟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了。

二十分鐘之後，張錦齡在對岸高聲地叫我們，他是由下游一處水面比較寬廣的地方騎馬渡過的，我們也繞了一個灣，接近了水面，最初馬不肯入水的，這也許是他們太疲勞，後來聽到對岸的馬在嘶叫，也就漸漸地聽從着指揮，在和流線成了三十度的斜綫上往前滑。到了河中央，我們的兩腿全都溼透了。所幸天不冷，而且最幸運的，是河底係沙石，馬腿沒有被淤沉的危險，這樣我們總算安渡彼岸了。

我們在商南南關一家飯店裏吃過飯，已經十一點。當地人告訴我們說，去工×團留守處尚有十五里，但道路却平，沒有河川，於是我們仍然決定徒步走。

穿過幾個村落，遇到三個人，他們正是工×團的軍需，由商南看夜戲回來的。

我們從他們口中知道了王同學的住處之後，就從一個山的進口處離開了公路向裏走。這一段道路更加難走了。崎嶇險峻，常失行徑，步行真够困難，三匹捲馬更是難堪了。

兩個年青的主人穿着汗衫出來接我們。在月光中他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口口聲聲叫着說：「呵！我們重聚了！這該不是在做夢吧？」事實上，他們也就是剛剛從夢中被叫醒走到我跟前來。

他們住的是一所小民房，除了靠床邊放着一張床鋪和一個小桌外，滿屋都堆滿了雜物，空氣當然不好。但是這時候，我們的呼吸，却感到格外的爽快和自由。

光煥的夫人忙極了，她就在那個小桌一傍用門板架成一個床，爾後在他們睡的床上換了新被單，新被子，新枕頭，和絨毯。最後又把蚊帳中的蚊子趕走完，回頭向我說：

「這是你的床鋪呀！」

「喲！那末你們呢？」我看了這情形，連忙說。

「我們就在這邊陪着你。」她指着剛鋪好門板笑着說。

「那怎麼敢當？你們不怕蚊子咬嗎？」

「還是那麼客氣呀！這樣，真不知道你們怎樣和敵人打仗？」她說完了這句話，狠狠地向我撇了一下嘴。

「是的！我今天的戰術是出其不意呢！庭輝：你看見過這樣半夜光臨的客人嗎？又看見過這樣不講理，把主人趕到門板上睡，自己却躺在人家的蚊帳中去享福嗎？」

「說你這個人太洋氣，一點也不錯！」

「那末，我就抱歉之至！」

「呀！又來啦！如果是這樣，那麼那一次我們把你從營部趕出去，我們兩個人睡在貴榻上，又該怎樣地向你表示我們的「抱歉」呢？噯！還有，這一次在開戰的前兩天，你把你自己的馬讓給我騎到這裏來，我又該怎樣地表示自己的「抱歉之至」呢？……」

「好！饒了他吧！讓我們吃過稀飯再來說，還有，把留聲機開起來，乾脆痛快一下。」光煥給

我解了圍。

現在，讓我說一說我和這一對小主人的關係吧。

王光煥和我曾經同過兩次學，論時間前後有三年。事實很明顯。我們是在一個教堂裏上課，一個寢室裏睡覺，一個思想下用功讀書。這樣，我們的感情應該很好呵，恰相反！我們在那幾年中，至少不過講了兩次話，一次是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辯論某問題，另一次大概是他臨時當什麼代表，不得已會問我對某件事有沒有意見，但我祇答了一個字——「沒！」

照這樣講，說我們一共講了兩次話，還多少有些勉強吧！因為一個「沒」字，並不能構成一句話的全意，譬如在我所說的「沒」字下面，硬要說還包含着「沒！……沒！……沒有任何人沒有意見！」或「沒！……沒有同你一致的意見！」的意思，又何常不可？

造成我們兩個人互相不理的理由，祇有一個，那就是人家常常罵我們的「驕傲」——幼稚病！他是河北人，戰前在北平讀書，功課當然相當棒，身材不高而健壯，各種運動也還過得去。但是他最不喜歡講話，也許就因為這性格，他的臉經常板得像少了他些什麼，那時候，在什麼條件之下，我也不肯說他「此乃燕趙之士也」的這句話。

至于他不理我的理由，除了上面說過的，我不會問過他，不過我知道他對我不肯示弱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參加一個跑馬比賽的時候，他爲了想勝我，恨不得把他騎的那匹馬打個死，但結果仍是落在我的後面了。

後來我們互相由了解，敬重，愛慕，以至于成了好朋友，的經過是這樣：

一九四四年七月間，我們的部隊由河南鎮平向西坪換防時，在丁河附近我遇到了他。當時是我

先向他講話的，因爲在道理上，我必須先說話才對，況且是我首先看見了他。

在我們這樣突然相遇的時候，兩個人的表現，仍然很拘束，記得當時他曾這樣的問我：

「哦！你什麼時候來到了河南？現在在？……」

「不很久，現在××軍××師。」

「在師司令部？還是在部隊？」

「在第××團。」

「那末，看樣子你好像當了營長是不是？」他這話多多少少還帶些諷刺味，至少也帶有點懷

疑。

「現在我所希望的，是讓我知道你的情形啊！」

「呔！這就是我的部隊——工×團第二營第四連，現在本團奉命調西坪駐防，聽說將來的任務是在這一帶樞築國防工事。」

「巧極了，想不到我們今天會在一起駐防！」

這就是我們毫不相干的一次談話，可是這却是我們友誼的開始。

等我們的部隊駐定了以後，他來拜訪我，這時候我當然要極盡主人之道的。盛餚，濃酒，客氣話，使我忙個不休！其實這都是多餘的，假若他現在再來拜訪我，就是他向我要着吃，我也不會給他那麼多，至於客氣話，他更不會聽見了。

不過，那一天我們總算講了一些真誠話。實際上，過去在我們之間，也根本沒有什麼欺詐，祇不過是互相不理罷了。

我們互相說出過去我們怎樣一見面就覺得不順眼的原因；其次討論會上，彼此爲什麼要固持已見；其次研究會上爲什麼彼此故意惡作劇；還有你爲什麼偏要親近某一個人格低下的人；我爲什麼看不起某一個忠厚的同學？……

經過這幾小時的暢談之後，我們漸漸地互相了解了，而且立時便感到彼此的面目，並不像過去那樣的可憎。

我們兩個人的駐地相距不過十里地、走小路也祇有七里半，所以我們來往很方便，當然我們的來往，不一定是因爲距離近。

從此，我們的感情，便像春天裏的細雨，由疏稀漸漸變爲綿密了。

一天早晨，光煥跑到我那裏，笑着向我說：

「喂！我要作你的部下了，你要小心我調你的皮喇！」

這一來把我說呆了，工兵團的連長怎麼會當我的部下呢？豈不見鬼！爾後我又想了想，明白了，原來他這一連，已奉命配屬我們營中構築國防工事。這再好沒有了，我真想不到，我們今天會挽起友誼的手，而走向保衛祖國的大道了！

以後，我們會面的地點，不在我們的駐地了，而是在馬鞍橋的山頭上。我們的談話資料，不是同學軼事，而是工事與戰術戰略所發生的關係了。

上面我已經說過了，王光煥是一個內外嚴肅的人，當然他對於自己的職務很奮勉，很認真。他曾經和我在一起淋着雨偵察地形，編定計劃，指導工事，監督實施。並且他命令他的部下服從我要像服從他自己一樣。本來我和他是同行的，在他們業務上的困難，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正爲此，

他的幹部和弟兄，和我們相處得好像一家人。除了符號上的番號不同外，一切都是同樣的，雙方的官長和弟兄們見面時，沒有一次不爭着先敬禮，這也許是他們知道他們的長官彼此不錯的原故吧！

工兵連偶然因工作緊張而遲運到麥子時，我馬上派我們的軍需官給他們送過去。上面發犒賞費時，我也同樣地分給他們。

在這樣的萬衆一心，齊力工作的條件之下，馬鞍橋陣地爲什麼不被稱爲「模範陣地」呢？真的，美國軍事參觀團博郎中校來這裏參觀時，他也說是「頂好！」

講到這裏，我太感抱歉了。我們在馬鞍橋勝利了，可是這力量單靠我們自己嗎？不是的！這是各兵種合力的結晶，而若是各別定功過，恐怕對我們供獻最大的要算工兵了。

的確，工兵在戰鬥中一向不爲局外人所注意，人們在報紙上好像祇看到「我空軍轟炸某城市」，「我砲兵轟擊某陣地」，「我騎兵襲擊某後方」，但很少或者說從沒有看見「我工兵怎麼長，怎麼短」的字樣，因此大家都把工兵們所流的血汗忘記了。其實是錯的，因爲工兵在現代的戰爭中所負的任務更艱難，更危險。譬如當攻擊的時候，工兵必須進出於步兵和戰車部隊的先頭，掃除障礙物；防禦時，必須留在陣地前，等待警戒部隊撤退後，準備阻絕交通，必要時，還得在敵火下掘地雷。是的、我又想起一件事，王光煥連的那個中尉排長王少卿（河北人）不就是在丁河因追擊敵人，掃清障礙而被敵人機關槍打死的嗎？

除此之外，在作戰時期，王光煥對我精神上的鼓勵也很大。除了他的信在上面我已記述外，當馬鞍橋戰況到了危急時，他曾經派人告我說，若果我被包圍時，他一定帶着他的百餘名小嘍囉，在不與任務完全衝突的條件之下，衝上來來救我。

因此，有一次在重陽店我因為給他寫信，竟挨了敵人幾砲彈，幾乎沒送掉了我的命這件事，也絲毫不感到那個。

他的夫人呢？他同她在我們這次作戰前六個月的時候結的婚，也正是我們在馬鞍橋開始構築工事不久。他們的結合很迅速，從認識到結婚至多不過一個月，這樣說，她一定是不太漂亮了，或者是還有別的缺點。不是的，完全相反！在他們結婚的那天，當我被幾個前輩老將領擁上台代表來賓致辭，第一眼看到這位新娘子的時候，簡直是驚訝萬分。她漂亮得很呢！如果那位藝術家要寫「美人畫」，我一定勸他去找她，因為她是一個美人。這裏也許有人要問我：「什麼樣是美人？」那末我祇好這樣回答他：「以城市為標準，在我所見到的幾千個女人當中，還找不到一個像她這樣漂亮的姑娘，所以我說她是美人。如果拿起一枝筆，在紙上試畫一個描畫不出地柔媚的蛋形臉龐上，放上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鬢如畫的純淨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在玫瑰色的兩頰上撒下一些輕微的發藍的影子，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再畫一張整齊的嘴，柔唇輕開處擺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這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貌了。還有她的賢慧，肯吃苦，體貼丈夫……種種靈魂上的美，是她丈夫以後告訴我的。」

她既然這樣，事先為什麼沒有人追求她，或者她為什麼和他結婚這樣快呢？據她和我說，追她的人可真不少！但是她終于和王光煥結婚了，而且還那麼快。

促成他們成功而且迅速的，是他們中間有一位好月老——一位中將兵站站長，他是他們的兩面老親戚。除了這，他們自己當然也是樂意的。

她常常聽從他丈夫的意思勸我，記得有一次我因為生活中的一些憤事，賭氣到深山中去打獵，一直過了夜沒回來。當時她聽說了，一連寫了兩封信安慰我，到了第二天，她又同她的丈夫騎馬到我那裏探望我。

有一件事我想人人都會做到的，那就是當你不高興的時候，絕不會把一副難看的面孔，擺給客人看。因此，這一天我自然很快活地接待他們，況且他們的來意，正是使我應該快活的。

她算唯一的嘉賓了，因為我們全團的眷屬們（大約有七八位）都成了陪客。可是她的難關臨頭了！她們輪流地敬她酒，她既不能喝，又不好意思去拒絕，想找人代飲吧，恐怕人家笑話她。這樣她一方面儘量說她不會喝，再一方面就用責備的目光注視我，意思好像說：「好！我們來看你，你偏偏要害我！我不喝，又怕得罪人，你是主人，快來解圍呀！」我祇點點頭，表示我已知道了，但是要我解圍，那却辦不到！因為如果我一開口，不僅他們不饒她，而且那一羣「女英雄」真的也會拿酒杯來灌我。因此我祇好看她丈夫，意思是讓他去解救她，可是這時候他更愛莫能助了。

她丈夫見了這情形，心中氣不過的時候，拚命地想用「猜拳」報復我，天保佑！他一連輸了十五次！這樣，她更恨我了，所以一直地用一雙眼睛在罵我。

當晚，他們兩個人沒有回得去，就在我的房子裏住下，但是我並沒有像他們今天這樣地來陪我。

他們那一次的拜訪，並沒有減輕了我的煩惱。可是沒過幾天我因事到他們家裏去，居然聽了她整整四小時的「精神講話」。

戰事一開始，所有的家眷都被送走了，可是她竟不肯走，理由是她「不怕」，至於他給她假設

許多的危險情況，讓他應付時，她又無法回答，而逼得她着急時，她便說：「我也可以換上軍裝和敵人打仗啊。」按理講，我們並不能說她這樣作不可能，可是實際上她却是故意在撒嬌啊！

王先生在窮筆絕計時，就打電話要我去勸她，那時我剛剛進入馬鞍橋陣地，離他們不過四五里，所以就去了。

我一見她的面，就笑着說：

「噫！聽說你要當花木蘭是不是？可佩！可佩！」

「那倒不敢當！咱沒有那份本領，不過我們前面有一個馬鞍橋陣地，還怕什麼？」

這一來，她講話的弱點，被我抓着了，於是說：

「你祇要不想當花木蘭，那末就請走開吧！我們的馬鞍橋會不會擋着敵人，當然不知道，而且我們也不能太自信。但即使擋得住，那時候砲火彌天，槍彈若雨，你們也不能，而且也不好意思在離我們僅僅四五里地的後方睡覺呀！」

她的臉紅了，嗚氣地說：

「得啦！這裏又不是唱「羣英會」，況且你穿這樣的大兵軍裝又不像諸葛亮，還來激什麼？」

她嘴裏雖然這樣說，可是臉上的顏色却已經告訴我們說：

「好！我就走！」

我們在一起吃過飯，她果然騎上我的馬，開始就道了。臨別，她又再三的對我們兩個說：

「祝你們成功歸來！」

是的，今天晚上我們果然平安的相聚了。

錶針已經指到三點半，可是我們三個人躺在床上，不！我在床上，他們倆躺門板上，還在興奮地談笑着。她問我在戰場上的感想怎麼樣；脾氣是不是還像從前一樣的那樣大；給我們做的汗衫是不是很合身；將來到了西安時，怎樣要我作一次不招待酒的主人，而且最希望的，是在那時候能看得到在我的對面，再坐一位主人。

如果我對她這些問題，回答的慢一點，她就說：

「哦，你睡着了！過去聽說你不是經常通夜失眠嗎？今天爲什麼這樣呢？」

我真困極了，想立刻入睡，於是說：

「你是不是被蚊子咬的睡不着？這樣，我太抱歉了！」

好！這樣一句話使大家入夢了。

七、西荆道上

在我作了客人的第三天早晨，隊伍已經趕上來，於是我們賓主一夥人趕到公路旁，參觀我們部隊的行軍行列。

就各部隊的行軍長徑看起來，很快地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久經戰役，傷亡過重，而不會得到一點補充的部隊。一個連的人數，最多者不過五十人，當然連各級幹部也包括在內的。把這個不過五十人的連，切成三段，成爲三個排，再依通常的三路行軍縱隊的區分，每排共有五列，也就是說，每班祇有五個人，這樣與國軍的編制數目，不是要懸殊三分之二以上了嗎？難怪各單位的行軍長徑那麼短，那麼不壯觀。

因爲我們這個部隊的槍枝數量根本不充足，所以在行軍中關於過剩槍枝的現象不會發現。但是重兵器運可苦極了，他們同樣地害着兵員缺少病，而重武器的數量可並不缺，因此砲手或槍手在行軍中永遠找不到換手的人。他們每個人担負的重量如下：迫擊砲各部份最重的是砲盤，它的重量是二十三公斤，差不多折合中國四十五市斤。重機槍最重的是槍架，它有二十八公斤，也折合中國五十多市斤。除此，它們的形體，對於攜帶上更是非常不便利，譬如說砲盤不僅是一個凸邊的鐵板，而且中間還有幾個像乳頭似地突出尖，走動時它們恰恰抵在砲手的脊梁上。重機槍的槍架呢，它更生長得古怪了，有一個多刺的身子，上面生着一個容易使重心不平衡的座墊。最討人厭的是那前面伸出來兩隻馬蹄形的脚，它真是不容易拿極了。砲手或槍手們除了担負這些重量行軍外，身上還帶着不少的爛什物：米袋、自製水壺（竹筒），自製背包（裏面包着破大衣，爛草鞋，並且在兩邊還捆着一個十字鎬和一個小圓鋏），和槍砲零件。他們就是這樣地在炎熱的日光下，和塵土彌天的大道上奔走着，苦受着。在這裏，也許有人要問我：「你們應該有馱馬呀！」不錯的，應該是有的，可是我們除了把由敵人手中奪來的騾馬悉數交給司令部以外，我們是沒有馱馬的，好在事實會告訴我們說：「哼！天下應該有而沒有的事還多着哩！」

除了砲手和槍手，其餘的士兵也是那麼勞苦嗎？按理說，應該要好些，可惜的是他們沒有這份福，我們並沒有給他們權力拉伕子！所以一袋平均有四十斤的麥籽，還要他們自己揹，而且他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摔掉，惟獨那一袋麥籽是不能讓它稍漏絲毫的，因爲定量已經規定了這就是他們若干時日的生命綫。寫到這裏，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想得到，當揹麥籽的士兵到了宿營地時，是不是一下子就躺臥在樹蔭下去休息呢？我相信你們會很快地說：「不！他們要去老百姓家裏借牲

口磨麵。」這樣說，對是對了，但是祇對了一半！因為他們磨麵，很少會借到牲口，而經常都是自己推。關於這一點，我在前方時不知道親眼看見了多少次。那末又有人也許會這樣說：「你錯了！這是後方啊！」是的，讓我們以後看一看後方吧。我們希望「你錯了」這句話的實現。

等到那一長串隊伍過去了之後，接着就是一羣人馬在山的轉灣處出現。最前面的是一個體魄雄偉，肩膀寬大，眉目威嚴的軍官。他騎着一匹鐵青色的哥薩克種馬，在塵土飛揚中浩浩蕩蕩的向我們奔上來。

「這不是我們團長嗎？」我向送我的主人開口問。

「你真病迷了，這那裏是他！他不也是很愛漂亮的嗎！爲什麼今天會穿起這樣一套破軍裝！」她從一旁反駁說。

來的人向我們招手了，一點也不錯，首先下馬的一個人正是他——團長。

「哦！怎麼樣？病……」團長向我問。

「該感謝他們！好些了。」我用手指着兩個主人說。

「趙團長，這一次很辛苦！」他們齊聲說。

「謝謝你們！這是應該！除了這，我還應該感激你們對一凡的照顧。」他一面走過去向他們握手，一面這樣講。

「團長太客氣，這也是我們應該呀！現在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到敝舍去坐一坐？」

「很對不起！恐怕時間不允許，今天我們要趕到武關宿營哩！」

我和團長就這樣地同他們倆個人道別了。

當天夜間十一點，隊伍到達了武關，這地方是陝西的門戶，四關之一，也是古今兵家常爭之地。武關的地勢當然很險要，兩旁高山峻立，巍峨可畏。正中央，是一個小城，方圓不過二百丈，人烟稀疏，牆垣已坍塌，僅東門尚存。面對着東門，便是一口由河道急轉而形成的自然流湖，亦即武關險要所恃之一。我們到的時候，殘月斜照，夜風緊急，流水聲響澈夜空，我依古松暗嘆道：『此亦戰場也！』惟是時已不見那些刀槍劍戟和長髯赤顏的守關將軍了。

在一所皂煙滯塞的民房裏，我開始聽取各連值星官的報告：

『四連兩個兵因病落伍了！』

『五連潛逃了八個，沒帶槍！』

『六連老新兵中途病死！』

『那末小砲排和機槍連呢？』我急着問。

『還好！』

『沒有什麼！』

一天逃走了「八個」！如果照這樣的逃亡數目算起來，那末到了目的地時，五連的士兵不是就要逃光，或者甚至於還要透支了嗎？這該是多麼愁人的一樁事！

提起「逃兵」來，我們覺得好像有好多話應該說，當然這些話都是有傷我們的面子的。不過我們要知道，那一個國家的士兵，也不一定都完全是好的——不逃的，問題好像在自己肯不肯講出來而已。

抗戰的前幾年，我們的士兵大部份都是由招募而來的，他們自然的變成了職業軍人，因此他們漸漸地忘却了自己的家，而且也不會因作戰或勞苦而畏避，同時更不知道逃亡以後，還可以再出賣一次身。可是以後便糟了，軍隊的傷亡率，隨着抗戰的時間和空間漸漸增大了，於是政府不能不施行徵兵制，以補充兵員。但是這時候的弊害出來了，它發生的奇妙，真使人想不到。

這裏，我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是說募兵制就比徵兵制一定好，或者希望國家一定要使軍人職業化，而是說在當初募兵制的情形下，士兵並不是因某種利誘而進入軍隊。事實上這種制度是過度的，因為我們知道，在未來的戰爭中（當然我們希望不再有利誘），我們每一個合乎兵役年齡條件的人，根據國家的動員令，都應該一齊到前綫去作戰。

在任何一批壯丁中間，都可以找到四種人，第一種是因爲飢餓而被迫出來的，第二種是爲賣壯丁而出來的，第三種是請求出獄從軍的囚人。除此，還有一大部份當然是爲愛國或遵守國家法令而從軍的，不然，我們的抗戰爲什麼會支持到八年的今天。

前三種人的來歷雖然不一樣，但其最終目的却是一致的——逃！爲了這，可苦了我們這些帶兵官，當每一次接兵時，負責的人員總是絞盡腦汁，用盡心血來防範他們，但是任何人也沒有辦法制止他們逃。因此他們對新兵的古怪辦法出來了，白天把他們一個連一個的拴起來，夜間把他們鎖在一間房子裏，必要時連他們的褲子都收藏起來，使他們裸體無法逃。可是就這樣仍然不成功，而且還有許多的接兵人員，竟無故的死於這些逃兵們的亂石或怒拳之下。

賣壯丁的是這樣，買壯丁的更是千奇百怪了。他們把自己的兒子送到某鄉長處當勤務，送到某學校當廁夫，或在某機關掛了個「錄事」的名義來逃避兵役。沒有這些辦法的富商大賈呢，他們更

不愁這個問題了。反正有的是金錢，換句話說，有的是賣壯丁的人，絕對難為不着他們。

站在賣壯丁和買壯丁中間的人，要算是聰明份子了，他們既不受那賣壯丁者的險和苦，也不受那買壯丁者的「兵役損失」，相反的還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賣面子，發狠財，找官做，這真是一舉數得，千載難逢，天地間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了。我想凡是在抗戰中成功這種專業的人們，一定會有一種感覺。

在這些黑暗中，河南唐河縣的×縣長却有一個小傑作，他老先生是不是貪過污，我們可真不知道，不過他執行兵役令的手段真太高明了。這手段便是「鼓勵壯丁逃」。這原因據說是這樣：上面向他要壯丁，他便設法選抽一批最合壯丁條件的人交上去，這批人當然是健壯的，老練的，整齊的，而且大半受過軍事訓練的。但是這批人到了軍隊裏，馬上就逃光，因為他們知道逃回家以後，不僅不被官方來緝拿，而且還可以受到官方的鼓勵。這樣對於縣長呢，一點也沒有損失，壯丁是按期交送的，而且又合乎標準，所以他便得到了上面「該縣長辦理兵役有功應予嘉獎」的獎令。可是如果把他的全縣戶口冊和他的壯丁服役冊拿來一比較，那末他全縣所出的壯丁人數，已超過全縣人民總數的三分之一。

這裏我為什麼單把唐河縣的縣長介紹出來呢？實在是恨透了唐河的逃兵，特別是當時聽到那報告說「八個」之後。

當時我並沒有責斥那幾個值星官，因為我知道責斥他們也沒有用，而且讓這些「唐河兵」逃光了還乾脆，免得害我們的好弟兄給他們推麥子，相壞名。況且當我們打仗時，這些「唐河兵」還沒來，所以他們逃走了，一點也不使我們感到心疼。相反的，如果讓我們的好弟兄離開我們時，不

備我們要難過死，連他們自己也會不樂意，而且他們真會哭，像今天死的那個老新兵不就是最標準的一個嗎？

壯丁的問題講完了之後，我想向教育界的朋友提供一句話：「兵役問題，待我們的政治走上軌道後，自然跟着會解決，貪污的人們，當然也會在嚴格的法令下面漸漸被肅清，但是如何洗去人們腦海中「好男不當兵」的錯誤思想，而能使人人樂為祖國而犧牲，這該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吧！」

在武關接連下了兩天雨，當時我們都覺得很高興，因為這樣一則可以減少病，二則可以在次日的行軍道上呼吸些較新鮮的空氣。

就在這第二天的下午，我在房子裏聽到衛兵向我報告說，有幾個老鄉黨要見我，這時候徐指導員笑着說：

「這該不是割麥子的問題了吧！」

「那麼我們猜猜看！」我摸着頭皮說。

「也許是地方的慰勞代表！」

「但希望是這樣！」

跟着徐指導員一連進房來五個人，他們一地向我握手。而我就從這一剎那間，根據他們的衣貌和舉止，已經判定這幾個人是當地的首領們。

「貴部是幾時由前方退下來的？」一個穿着黃軍服的「鄉黨」向我問。

「前五天！不過我應該向您解釋一下的，我們是奉命調回來休息的，並非是「退下來的」。」

我說了這句話以後，他立時紅了臉，好像在替自己身上的那套黃軍服慚愧。

「將來駐紮的地方是……」又一位年約四十歲的人插嘴說。

「藍田！」

「什麼時候由這裏上路？」

我想這句話可能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真的像徐指導員所想的他們要慰勞我們，另一個也許是我們擾害了他們，所以特別來問一問我們在什麼時候滾蛋。爲了證明這句話，我索性含糊地說：

「不知道！要聽上面的命令。」

「你們很辛苦。」穿軍服的人又接着說。

「不客氣！我們應該。」

空氣沉默了一分鐘，我又說：

「唔！我忘了，徐指導員：請你給介紹一下！」

於是他連忙給我介紹了一遍。頭一個和我講話的是倪鄉長，第二個是李保長，另外三個人也是當地「名人」。

「貴部來到這裏時，我們本應該早一點來歡迎，不過我們鄉下人總是忙，沒功夫，真那個……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來看營長！」這是倪鄉長的一段話。

「除了來看我們，我們不敢當以外，不知道還有什麼指教？」

「嘿！營長真是好人！多客氣！好極啦，我們正有一件事要和你談談？」

「好極了，您說吧！」

「這兩天下大雨，上面沖下來許多樹沫子（註），這些都是阻水的好東西，可是今天下午貴部有幾個弟兄在撈它們，所以我們特別請你下一個命令不許他們撈才好！說起來河裏面飄下來樹沫子也不值什麼，不過這是有關乎陝南水利的一件事，同時也是民衆的福利。」

疑問解決了，這就是他們的來意。

「除了有關「陝南水利」和「人民福利」的樹沫子問題以外，還有什麼事？」

「別的沒吓，不過這就很要緊！」

「好吧！現在首先讓我向你們各位道歉！請原諒我們的軍紀不嚴，其次我馬上請我們的指導員去調查這件事，如果他們真的祇撈了樹沫子，那末我一定依法，嚴辦他們。」

他們走開以後，我向徐指導員笑着說：

「這大概就是後方慰勞第一團！」

徐指導員把這個問題調查清楚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在行軍中，我們的給養問題，已經約略介紹過。可是關於柴草呢，高級司令部對這問題也算有準備，他們曾經和沿途的各保公所交涉妥當。凡是本軍的部隊，都可以向他們憑公函去購買。但既然如此，何以今天又產生這些問題呢？讓我們講一句良心話，這不是我們爲省錢不買柴而去撈樹沫，而是因爲天下雨，在保公所沒有草柴可買才這樣。

樹沫子是上流沖下來的腐爛物，除了燒火以外，別的沒用處，那裏能談到「陝南水利」和「民

（註：河南土話，意即漂浮水上的腐朽樹枝等。）

衆福利」的問題呢？即使與「陝南水利」和「民衆水利」有點關係，又有什麼了不起，因爲這東西並不屬於某一個地方的人民所專有。

天晴了，隊伍繼續前進。

龍駒寨是本軍後方留守處，眷屬們即寄居於此，當隊伍一到達的時候，她們果然全出來迎接她們所要迎接的人，那時我也被一位同事約到他家裏去吃飯。

在同太太們談天的時候，我才知道後方人會一度以爲我受了傷，她們說得很逼真，很有趣。她們聽說我于某天某地受了傷，而且是打穿了右臂，流了大量血，以致不省人事，後來就運回西坪。在某醫院住了兩三天，又被抬到後方來。爲了這，她們對我很關心，所以每次遇到由前方回來的人，都要不厭求詳地問。可是來往的消息不靈通，大家說法不一致。但她們爲了證實這件事，每天去到龍駒寨北門外公路上看那流水似地傷兵羣中有沒有我也在內，同時還挨個去詢問。那時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她們看見一位傷官躺在担架上，裝束和個子都像我一樣，但是臉上偏偏蓋着一方手帕，所以仍然鬧不清。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們爲了達成心願，也就不顧那麼多，于是一夥人一齊跑過去，一下子揭開那個傷官臉上的大手帕，但是弄錯了，看了看不是我！這樣她們一下子都覺得非常那個。

可是她們爲什麼要這樣做？是真的關心我？還是爲了好奇？這問題當時我就在飯桌上問過一位太太，結果她的回答是這樣：『那時候假如我們看見了你，不就知道了他嗎？』全桌上的人們都笑了，我也笑對自己說：『傻傢伙：你還要問！』

太太們對於這一次的戰爭很滿意，雖然她們因戰事沒有和丈夫天天在一起。當戰事一開始，她

們便沿着西荆公路坐汽車，大車，架子車，或者騎着馬，騾子，又或者徒步行，都退到龍駒寨。但不管怎樣來，總算很平安，因為背後並沒有敵人的騎兵追她們，更沒有土匪和叛兵劫她們，因此，她們這一次沒受驚，沒挨餓，沒翻山，沒趟河，更沒有被侮辱。

這裏，我又想起一件關於一位太太逃難的事，她的丈夫就是我們在馬鞍橋作戰時，曾經臨時指揮砲兵的某軍工兵營長，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那個挨打的軍官的直屬長官。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她隨着她的丈夫在漯河駐防，那時戰事突然爆發了，敵人渡過賈魯河很快地到了許昌，差一點沒把漯河的軍隊包圍着。這樣她應該在她丈夫派人護送之下快走才對呀，並不然！他已經奉到最緊急的命令去一個地方炸鐵橋，所以當他們的隊伍出發作戰時，她身傍祇留一個勤務兵，當然按道理留一個勤務兵也是不應該。

她在忙亂中整東西，僱挑夫，但是嚴重的事情降臨了，這時候她偏偏趕上生產！你說這時候她對這件事是應該哭還是應該樂？

在砲聲緊張的空氣中，大家都離開了漯河。她呢？她決心也要走。

自己的東西完全拋棄了，祇有讓那個勤務兵抱着那個來到世界上還不到兩天的小嬰兒往西跑。那時候我相信沒有醫生替她來檢查，來動生產後的手術，來看護她。再可能一點說，恐怕連給她洗衣服的人也沒有，當然更沒有人替她清炖老母雞。

他們一口氣逃到了葉縣，見到了其他的太太們，這樣本想可以得到一點休息，但是這時候登封吃緊了，所有的大軍都陷於混亂中，於是她不得不和她們繼續向西跑。

豫西的公路上，大道上，已經塞滿了運輸車，難民，和潰兵。同時當地的土匪和流氓也開始劫

槍枝，搶財物，奸婦女，殺旅人，那時候正是兵荒馬亂，整個社會秩序崩潰的時候。

她們沒有晝和夜的在路上掙扎着，過了方城時，又遇到了山路，而且河水一道一道的縱橫着，最深的到胸間，較淺的蓋着膝。那裏很少有橋樑，更看不見船隻（我們走過這路的）。這樣她們不得不涉水，而且每天至少要渡過這樣的三十道河流。這裏我們不要忘記了，和她們同時涉水的，還有一個未滿月的產婦。

半個月的時光過去了，有一天這位工兵營長在前綫居然接到他妻子一封信，上面說她已平安的到達了湖北鄭陽縣，而且母子們都很好，請他不要掛念。好！現在讓你算吧！由漯河到鄭陽，就是按地圖上的直距離來計算，至少也有七百里！那末她怎樣地走到了那裏呢？那個產婦！這裏也許有人說，她大概坐着什麼滑桿去的吧？現在再讓我告訴你一遍：『完全沒有！』關於這一點，我問她丈夫絕不止三次。

最後要說的，是她也在高中畢業過業，身體很健康，當然能吃苦，講話的時候，滿口都是開封腔。隊伍到了商縣（商州）之後，我住在一個小學校中，這時候正是暑假期，學校裏不會留一個學生，所以非常清靜。在學校的對面是有名的西漢四皓墓，東面則是一座教堂。

在商縣有一個軍政部的陸軍醫院，我們很多負傷的弟兄們都在這醫院療養，當我們隊伍一到達的時候，他們都自動地請求院方准他們回部隊。

也許是「蛻變」這幕話劇的影響原故，近幾年來後方醫院的進步相當快，這當然是說裏面已減少了黑暗。每一個歸隊的傷兵回隊的時候，都說他們在後方醫院裏的生活如何好；院長對他們如何

客氣；一到月底就發餉；看戲時不買票，雖然被委屈放在最後面或樓上；而且在陝西鄂縣的傷兵，還可以吃到半價肉，除此，離院時還發給他們一個榮譽證，因此他們感到頗滿足。

在一羣負傷者之中，最不幸的要算季青雲排長了。他自從在蒲塘負傷之後，就搭汽車到了陝西鄂縣陸軍醫院。因為他的右臂骨打斷了，這個醫院的器材和藥品，沒法子使他不殘廢，可是他覺得自己還年青，不甘心就這樣算完事，所以會請准這個醫院的院長，允許介紹他到西安省立醫院去檢查，看看有沒有辦法使他不殘廢。結果還不錯，陝西省立醫院除了答應他負責治好外，還姑念他是榮譽軍人而將醫藥和手術費打了一個對折，祇要交十萬元。這樣季排長在興高采烈的情緒下給我來了一封信，上面說希望我能按照他的實際情形，轉請各級長官給他想辦法，並且在信中還附寄了一份陸軍醫院給他的一張軍政部的訓令。意思是凡是抗戰負傷的將士，在可能情形下，儘可以在各公立或私立醫院療治，以免殘廢。至於此項費用，可由各部隊長負責具報請領。當時我在前方接到了這封信，會限書記官立刻辦好送上去，但是到了今天看到季排長由西安趕來帶着一條繃帶，和一副哀求的面孔時，還沒有見到那個報告批下來。

解決季排長的問題的，不是我這個月薪不足五千元的單調營長能力所能做的，何況到了月底時，副官還在傍嘆着說：『又透支了』呢！因此我們不得不在別的地方設辦法，那末唯一可以補救的就是要靠我們的戰利品犒賞費了，那不是一筆五十二萬的巨款嗎？當時我不是說除了給士兵們購買兩雙鞋，剩餘的要撫卹死者家屬及傷者嗎？這樣季排長不是得救了嗎？見鬼！這一筆巨款，實際上只由我們團軍需向上面領到七萬五千元，至於核減的理由，他說不曉得。四十四萬五千元用弟兄們血肉換來的犒賞費，不知讓誰吞沒了，而所發下的七萬五千元，我又早已給弟兄們加餐。計劃落

空，醫藥費無着，季排長也就只好殘廢了！

「唉！誰叫我那麼勇敢呢？在今天受罪！」我對他這話，找不出理由駁回去。假若我硬說：「爲了國家，是應該這樣做的！」那末我真怕有人說我在賣膏藥。

我在房子裏沉悶極了！所以決定去參觀附近的那個天主教堂。

那歌德式的建築，那直入雲霄的塔尖，幽揚飄越的音樂，聖經所代表的第一流文學，玻璃窗上的染色圖畫，橡木的彫刻，祭壇的陳設，神父的道袍等等所代表的優美藝術，以及祝禱時那種莊嚴的儀式和肅穆的空氣，使人身處其中，自然冥冥的得到一種神聖的啓示，一種良知的啓示，一種清醒的啓示——這啓示的力量，可以抵抗一切物慾的誘惑。

提起宗教來，人們總覺得它有或多或少的「迷信」意識存在，但是如果以「博愛」的深意去思想，也許會得到另一種感覺。

在商縣休息的第二天，我同團長及另外一個朋友去打獵。我們爲了避免讓隊伍聽到槍聲引起誤會，所以決定到較遠的地方去，這樣三匹駿馬很快地把我們帶到一個無人的河邊。

那河邊是一個極幽美的風景區，聽當地人民說，昔年四皓老人就在這裏隱居。一道碧綠若鏡的河水，沿着青山，曲折地向東流蕩着。水面上沒有波浪，祇有輕輕的微風，把它吹動得像少女們微笑時所顯現的小酒窩。

沿着河的另一面是樹木，野草，和蘆葦。我們三個人就沿着那蘆葦中的小徑向裏走，婆婆的葦葉，不時地發出「沙沙」的聲音。百靈鳥也時常被我們驚起來飛向天空，惟有一個土色的山兔子大膽地坐在草叢傍向我們凝視。這時團長從肩膀上取下來那枝中正式步槍，對準了牠「你」的一槍打

倒了，牠最初是在打滾，吱叫，彈腿，咬地皮，後來流血過多了，就直騰騰地躺在草地上。我們把牠拾起來，順便縛在馬鞍後面的鐵環上。

在這一聲槍響之後，蘆葦裏的空氣漸漸靜起來，所有的鳥獸都好像知道了我們給牠們帶來了「死神」，於是一羣羣地四處飛散了。

我們在那蘆葦裏慢慢往前走，偶然遇到蘆葦稀薄處，就可以看得見那些天邊的村落和孤松。

蘆葦中的小徑太長了，我們走了大約半點鐘，還沒有走到出口。跟在我們後面的馬兒，常常爭着去吃草。有一次，正當我揚起鞭去打牠的時候，忽然間從葦隙中看到河灘裏立着三隻鳥。我急忙把馬縛在小樹上，安靜地取下了身上背的一枝短步槍，並且蹣跚地離開了小徑。

「喂！什麼東西？」那個友人問。

「三隻天鵝！」我喘氣地說。

「在那裏？」團長問。

「呸！」我手指着前面的天鵝說。

我在一棵樹下跪下一條腿，慢慢地把槍依托在樹叉上，呼吸漸漸緊張起來了，兩眼不轉地注視着前面的動靜。

「喂！表尺定多少？」我記不得是誰這樣問。

「大概是一百五！」我順口答。

「小心點！」

「好！」

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照門，準星尖，和天鵝的前胸上。

一切都好了。

「砰」的一聲，槍的後座力，把我的肩膀向後推了好遠。一股棉藥味立時闖入我的鼻孔裏，兩眼似乎浮上了一層雲翳，爾後我又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

「糟糕，飛走了！團長說。」

我從地上站起來，把槍機閉上。

「喂！快看啦，就要落下來。」那個朋友這樣叫。

我聽了這句話以後，趕快地揉揉眼睛，開始向那個沙灘上空望。

一點也不錯！牠飛到天空上約五十碼的地方又落下來，現在牠正在沙灘上亂跳着，兩隻翅膀張開得好像兩個肥大的芭蕉葉。

我丟下了槍，扯去了軍裝，一頭躍入急流中。河面並不寬，我過的地方至多不過五十碼，所以很快地游到了彼岸。

我跑過去去捉牠，但牠不僅不逃避，而且還伸出細長的脖子來咬我，嗓子裏不停地在「嘎嘎」亂叫。

牠的翅膀骨被打斷了，鮮血在牠潔白可愛的羽毛上流成了二道紅線。我利用了一個機會，用手捉着牠的脖子，於是牠算屈服了。

我們三個人在那裏游了一會泳就回來，團長提議說，我們回去時最好走公路，在那裏可以來一個長距離的賽馬。我聽了這句話，高興得比剛才擊落了那隻天鵝還利害。

在賽馬未開始以前，我心裏在暗想：「團長當過豫、皖、蘇邊區總司令部騎兵團的團長，騎術當然好，而那個朋友又是邊疆人，一向生長在馬羣裏，而且過去在馬軍服務，同時他自己也姓馬，所以騎馬對於他，好像鄉下孩子騎老牛。因此，我今天應該特別鼓足了勇氣才對！」

三匹馬已經併立在路中心，我們各人檢點過各人的馬裝之後就上了馬，當時三個人約定不用蹬，所以就把它們提起來交搭在鞍部的前橋上。爾後各人握緊了水勒，穩定過騎坐，同時把前胸傾到減少阻力的最低度。兩眼望着面前畢直的，平坦的，直達天邊的大道，耳朵裏單聽着發令者的號令了。這時，那三匹馬的耳朵，也直豎得像幾根初出的春筍。

「一……二……三！」

在這個口令剛剛發出之後，三匹馬都在騎手的急促扶助之下，像箭頭一樣地離開基地向前飛馳。最初，跑在先頭的是團長那匹哥薩克種馬，我同那個朋友二個人併列的緊跟着牠的尾後。

馬像瘋了似地往前奔，速度已到了「嬰步」的最高度。蹄鐵碰着路上的石子發出無數的小火花，而且每一個鐵蹄着地時，都要掘起一個土煙球，這許多土煙球集合起來便成了一溜的黃雲，這黃雲又跟着我們的馬尾繼續延生，增長。

這樣飛馳了三四里之後，我的馬越過了團長跑到第一位。那時牠的前後肢好像沒有觸地皮，兩耳抵在頂革上，脖子低伸得像一條要害人的毒蛇。但是就這樣我仍然嫌牠不够快，不斷地用兩腳迫刺牠的肚皮。

道旁的樹木和村落，在我的兩眼邊恍惚地倒過去，耳旁的疾風「呼呼」的在叫着，一方方的田

梗，好像在旋轉，掛在馬鞍上的天鵝翅膀，被風吹張也像復活了一樣。

我常常在馬上回頭望望他們兩個人，心裏面好像希望他們更落後一點才好，但是他們總是離開我不太遠。

大約又過了二百碼，我看見他們真的落後了，這時我正要爲這事而暗喜，但是一抬頭，忽然看見一座斷了的橋樑出現在我面前，橋下面正是一道深壑！那時我趕緊去控轡，可是時間已經來不及，馬前肢早已墜落於斷崖的半空中。

我睜開眼睛時，看見團長和那個朋友站在我身旁，正憂愁地向我上下打量着。他們看見我醒過來，於是說：『怎麼樣？怎麼樣？』

我望着他們兩個人沒回答，神思悠悠地在回想自己墜岸前的一幕情景，同時我又伸伸兩腿，舉舉雙臂，轉轉頭，試試那一部份失去了靈活；可是這樣動作了很久，竟沒有找到一個受傷的地方，於是我慢慢站起來，回答他們說：『還好！』

我的馬正站在泥土上掙扎着，兩眼裏充滿了淚水，好像在向牠的主人求恕和訴苦。牠也沒有受重傷，祇在左前肢上碰破了一點皮，流了少量的血。

死天鵝滿身是泥土，她的聖潔和秀麗，這時候已絲毫無存了。

在最後一天的行軍道上，我們接到一個通知，說當天軍長可能由後面趕上來。各部隊的病兵，絕對不准落伍，既落伍亦必須和收容隊或救護隊一齊走。

已行過八九天軍的隊伍，對勞苦已經成了習慣了，而且在中途曾得到過三天休息，所以很少有病兵。至於挑鍋灶或笨重東西的伙伕們，早已由團副官率領着先行出發了，因此，各部隊的行軍次

序，根本很整肅。

最容易破壞行軍次序的人，是那些軍佐們，他們稍一離開主官的視線時，就優遊自得的忘却了軍紀。今天有一個團書記官和四個司書落了伍，在我們最後一營的前面散蕩着，帽子沒有戴，綁腿捆起小包袱，而且在路上時左時右的哼着京戲。

「噍噍——」

我回頭一看，是一輛大卡車，和司機並肩坐在駕駛間裏的一個人正是軍長。我在馬上順便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他領首笑了笑，接着汽車擦着我們開過去。

就在這麼一瞬間，我發現走在我們前面的一夥人中間，有一個人持起一面紅十字旗，「那不是剛才我看見的書記官嗎？」我暗想。

軍長的汽車停下了，我聽到他厲聲地問：

「你們爲什麼落了伍？是不是×××團的？」

「是×××團的！我是團醫官，奉團長的命令在後面救護落伍的病兵——我們是救護隊。」這是那個書記官的回答。

軍長看見那幾個服裝不整的司書，真以爲是病兵，而且聽那個「醫官」說的頭頭是道，也就不再追問，大卡車又風馳電掣地走了。

伏牛山和秦嶺兩大山脈，都已遠遠地留在我們的背後了，現在我們正是關中平原的新客人。

肥沃的田園，豐美的禾苗，偌大的村莊，高下相間的白楊樹和那滿地金黃色苞穀又重新映耀在我們的眼簾了。

目的地在望了，前面就是藍田城。

我們也像新客人一樣在沒有進入他主人的村莊以前，要大大整理一番。把帽子扶正，扣好了扣子，打去身上的塵土，把綁腿帶束緊，草鞋帶子挽起來，背包歸了正位，槍一律背起來，隊形，步法，必須要整齊，而且絕對不許講話或抽煙，甚至於不許左右看，那怕是一傍站着麋鹿和美人。

這樣一來，把那些弟兄們約束得簡直喘不過氣。他們過去一向是生活在自由的戰場上，那裏看見過像今天這樣的蹩扭？那時，我想他們再也不叫着說：『回後方！』

到了藍田的東關（也許是南關，我失迷了方向）的時候，我忽然看見路旁邊貼着幾張紅紙條，再仔細一看，原來是歡迎我們的標語！這東西對我們太够新奇和悅目了！因為我們自從第一線來到這裏，經過六七百里地的行軍，從沒有看見過這東西。

在人叢中，我好奇地偷看那些標語，意思是想看看那一張對我們最愜意，最滿足。但是從許多的標語中，祇能歸納成三句話：『歡迎勞苦功高的××軍！』『歡迎保國衛民的××軍！』和『歡迎紀律嚴明的××軍！』

這三句話的意思，大概是這樣：『我們已經知道你們不是「退下來的」軍隊，不過養軍隊就是為了保國衛民的，至於我們今天貼標語來歡迎你們，不過是讓你們要特別注意你們的紀律！』是的，這話是對的。

我們全軍各部隊的駐地，是按照原來的行軍次序劃分的。因此，我們這一團駐的最靠西（洩湖鎮），也就是說離西安最近——六十里。

我的理想實現了，楊副官真的給我找到了一個清靜的住處。

房東姓胡，過去也是一個軍人，現在老了，所以集全力經營他的暮年事業——農場。他的房屋，就在那個農場的正中央，房子的建築雖然很平常，但佈置還講究。在一個高高的圍牆中，劃分為兩個院落，一個是眷屬的住宅，另一個是花園，書房就在這花園正中央的高樓上，在那裏可以看到遠處的渭河；近處的草木、花卉、野鳥、和家禽。

這位房東先生和我交談一次話之後，彼此覺得很投機，所以他很高興地接我到他的書房中住，而且把他所有已經收藏起來的琴棋書畫，重新搬出來放在原位置。這樣我也顧不得向他道謝了，祇一身坐在那個安樂椅上，開始扶起琴，那時候我再也想不到戰爭是什麼東西。

八、我的新命運

在我們來到藍田以後的第三天，上面的命令下來了。這時候大家才明白：這一次部隊調回後方來，不是爲了休息，也不是爲了補充，而是爲了縮編。

自從歐戰勝利結束以後，顯然地軸心國已走上崩潰之路，而亞洲勝利的曙光，也馬上會照耀到苦戰八年的中國。因此，我們國家必須準備逐步從事復員的大計，那末「整軍」當然是實施這大計的一個課題。

雖然軍人們一聽說「縮編」兩個字，馬上就有些恐慌；但是又想到建軍原爲建國的時候，也就會慢慢地安靜下來。因爲大家都知道，「個人主義」在這個時代，不僅不允許再發展，而且根本不允許再存在——當然被縮編下來的人們，過去並不是純爲「個人主義」而流汗，而流血。

爲了這，人們已經從「英雄夢」中醒過來，他們把劉邦「大丈夫亦當如是」的思想，完全打破

了，不過，有些人若果想到自己的「過關斬將」的事蹟，也許會這樣說：

「當年我在上海抗戰的時候……」

「看哪！在我的右腿上，已經受過三次傷！」

「我爲了國家，已把自己壯年的光陰，完全像輕煙一樣地喪失在軍隊裏，多可惜！」

「我爲了抗戰，會讓父母餓死在家中沒有過問！」

「我爲了在第一綫上作戰，妻子爲了不能挨餓已經跟人家遠走高飛！」

「咱真傻！從前不貪污，現在誰知道你？」

「嗯！老子真想不到有今天！」

「幹了這麼多年的軍人，結果銓敘廳沒有案，到現在還是個黑官！」

「不行！咱是行伍出身，一打完了仗，人家那裏還會要我們？」

「嗯！我跟師長這麼久，天天南殺北戰，現在竟把我編掉了，真薄情！」

「世界上那裏有真理？像我這樣的軍人，無論如何也不該編掉啊！」

「我們軍人打完了仗，不懂得不到福利，而且還讓我們倒霉，真豈有此理！」

「……………」

雖然這是他們的，不無理由的牢騷話，但是沒有一個人因爲這而去造反，或者出賣了自己的人格。去作背叛祖國的事。

本軍整編的最高原則，是戰區司令部根據各部隊平日的成績好壞，和這一次的戰功大小而決定的。而且在整編命令中，還特別指出來以「戰略勝利」的部隊，爲第一等保留的部隊。所謂「戰略

勝利」者，就是說在這一戰役中，那一個部隊先把敵人擊退，而起旋轉整個戰局作用的。

原則既然決定了，軍司令部便在七月十五日就召開一次整編會議，在那裏決定了各部隊的存亡，和各級幹部的去留命運。

整編後，除了軍司令部仍以原番號存在而且還增加了一些直屬部隊外，所轄的三個步兵師，必須撤消兩個。這些被撤消的部隊，除了士兵統統補充到那一個被保留的師，和少數幹部另調職務外，其餘的各級幹部都要被送到軍官總隊。這樣，兩個師長，四個副師長，參謀長，一大羣低級幕僚，和六個團長，副團長，團附，十八個營長，副營長，以及許多的幹部們，都要開始辦交代。

我們這一師是被保留了，而且我們團長是三個被保留的團長之中的第一個！

團長在冗忙中，打電話把我叫到團部去，商議了一些團裏的人事，而後他就對我說：

「一凡：這一次你也許會被調出團！」

這句話把我說呆了，對於我，這不是晴天霹靂嗎？，於是我又急忙地追問一句：

「怎麼？」

「這一次你也許會被調出團！」他看見我的臉色變了以後，很不自然地又回答了我的追問。

「這是誰的意思？」

「是軍長！」

「好！那末我應該服從命令囉？」

「……………」

我用最大的抑制力，控制着自己的激動情感，把團長要和我商討的一些問題，都一一解決了，

爾後我拿出一個最規矩的姿勢，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退出來。

出了團部門口，我一眼看見我的馬正在向我叫，聲音裏帶着無限的哀淒，牠好像在爲我的新命運哭泣。是的，馬是動物中最富於靈敏性和感情性的，牠知道兵事的盛衰，也知道牠主人的命運變遷。

我常常自作聰明地說：「人間最溫暖的地方是被窩。」但是這時候我覺得這匹馬最值得我親近而且牠最溫暖可愛了。論起時間來，牠已經跟我一年多；論起貢獻來，牠是勞苦功高；論起感情來，牠是最忠於我的一個。在平時，牠帶我到深山去打獵，視察部隊，訪友與會；在戰時，無論白晝或夜晚，牠一樣地揹着我翻高山，踏深泥，涉大水，過野林，而且牠也勇敢地和我在槍林彈雨之下一起奮鬥。同時不管我愛牠不愛牠，牠從來也不會向我希望過什麼，或者無情地傷害我。而當牠發出飢餓叫聲的時候，或者還要挨馬夫的咒罵或鞭打。總之，牠是多麼可愛而又可憐啊！想到這裏，我愛牠，敬牠，憐憫牠，甚至於把牠視爲我唯一的好友！

今天，大概因爲我過於愛牠了，我捨不得跨上鞍，加重牠的担負，我用一隻手拉着韁，一隻手不斷地去撫摸牠的脖頸。

一路上，我不停地在回溯着一部中國歷史，從天地人三皇，一直想到中華民國。在這部悠久廣博的歷史裏，最使我精神集中的時代，是戰國，西漢、和北宋。因爲在這些時代裏，曾發生過不少的，值得玩味的，奇妙的故事啊！

到了營部門口，忽然有兩個陌生的士兵跑過來，敬了禮以後，把一封左上角上畫有三個十字的信呈上來。我接過它一看，才知道這是軍司令部的一張命令，而且在信封上還寫着：「送工兵營賀

營長啓」的字樣，從這幾個字，我已經明白了命令裏面的一大半。

我一面往屋裏走，一面打開那張油印的日日命令。

「呀！我不是升了官嗎？」我看見了命令以後，這樣自言自語地說。

命令上是這樣記載的：

「調賀一凡代充本部工兵營少校營長……」

根據命令文，可能有兩個解釋：如果按工兵營營長在編制上的階級是中校講，那末我是升了官，如果再推敲一下文字，那麼從少校而代理少校，我無形中是降了級。一這點我想凡是對人事法規熟悉的，沒有不懂的。

但是，不管我是升官或降級，甚至於再嚴重一點，我總不會爲這一張爛紙而介意，當然它更沒有使我倒在床上，吐出一口鮮血的力量！

我很快地把全營的官長集合起來，根據上面的指示，將一切人事調整，武器分配，和兵員補充等問題，都一一處理清楚，而後又集合隊伍講了一次話。無非是說明這一次的整編經過情形，和希望他們如何謹慎自勉，好使自己以往的榮譽日益光大等等。

把一切的問題安排妥當之後，我就把副營長請過來對他說：「現在我有要緊的事情去西安，請你多替我負些責任」之後，我便留下了一張請假條，命人立時挑起自己的行李，騎着馬揚長而去。那時，營部裏的一夥官長們，都瞪起一雙眼睛望着我，但是誰也不敢上前勸阻我，而且他們誰也不知道我這樣作究竟爲了什麼。

這一次的出發，也好像離開前線的時候一樣，仍然是趙明琛和張錦齡兩個人跟着我。不過這時

候他們沒騎馬，肩膀上却多了一担行李。但是因為我迫促他們相當急，所以行走的速度，至少要比上一次騎馬時候還要快三倍。

天氣雖然很熱，可是二十里地的路程，轉眼間就走了過去。

『一凡！一凡！』從我背後遠遠的地方，傳來了這麼兩聲呼喚。

我在馬身上回頭一看，原來喊我的不是別人，是團長。

他一個人騎着那匹大青馬，拚命地向我追上來。身上祇穿着一件短袖小汗衫，沒帶帽子，頭髮被風吹得蓬散着，臉色似顯灰白。

我看了看他以後，懶散地又把頭轉回來，而且打馬走得更快些。我相信，如果沒有兩個担行李的人累着我，那時候我也許會打着馬，像上次賽馬一樣的跑得那麼快。

『傳令兵：讓他停下來！』他大聲的命令着。

他們那裏敢阻止我，祇面孔上露出極為難的神色。

『怎麼？不敢拉！槍斃你們！』

事實上，他已經趕了上來，而且很快地指揮着他的馬攔着我的去路。

『你下馬！』他溫和地說。

我開始尷尬起來。

『如果你還有回頭情，那末就請你下來一下！』

我聽到了「回頭情」三個字，心裏才跳動了一下，於是下了馬，依站在一根小樹下面。

『你就這樣地走？』他問。

「有假條，怎樣不可以？」

「誰准的？」

「即使沒人准，現在誰也不能說我是臨陣脫逃的？」

「那末，就這樣算了事？」

「還有什麼了不得？橫豎是我自己要走的！對別人又沒有絲毫的損失。」

「一凡：你誤會了人！」

「不！我誤會了我自己！」

「現在讓我完全撇開長官的地位，向你說幾句話好不好？」

「實際上，現在我已經是軍部的人！」

「我請你說話時，最好不要太厲害。」

他拉我在路邊上坐下來，接着說：

「一凡：你可會記得這個石橋嗎？去年七月間，我們兩個人往河南去的時候，不是在這裏停下汽車休息過兩個鐘頭嗎？」

「當由西安出發的前一天，我們在張府花園裏談我們各人的過去，談我們的相識之幸，談我們的人生觀，個人的性情，和個人在這個時代裏的心願。特別是當灑關吃緊，西安危在旦夕的時候，我們下了怎樣的犧牲決心，準備去效忠國家。可是那時候，我們雖然互相知名已不止兩三年，而真正見面相處還不到一個月。」

「在這樣短短的時間中，我們彼此已經有相當的認識和感情，那時候我們兩個人，像今天一樣

地沒有家，所以天天在一起散步或談心。

「感情」也許是人與人之間最可貴，最有力的結合劑，它可以緊緊地縛起兩個人的手臂，當這一個人走向東方時，另一個人也無條件地隨他走，當另一個人走向西方時，這一個人也同樣無條件地跟他跑，祇要這「方向」和「理智」的距離不太遠。

「正因為這東西起了作用，你才拒絕某部隊的調請，決定和我去河南××軍服務，那時候正是中原會戰剛剛結束。我們二個人在七月二日的夜裏，離開西安到長樂坡，第二天早晨就搭上朋友的汽車，踏上現在我們前面的這條路。到了西峽口，我們下了車，可是那時候還不知道××軍究竟在什麼地方。因為部隊打亂了，誰也不知道前方的情況怎麼樣。我呢！我同你一樣，也是被人調請而來的，所差的是我已經接到一張任命為××師參謀長的命令。

「當我們打開一張地圖，找到嵩縣孫店的時候，兩個人幾乎要愁死！因為我們要想去那裏找××軍，必須要徒步行軍四百里！而且所經過的地方是高山和荒路。同時還聽說一天必須過二三十道河流，不幸時，更可能遇到土匪。

「我們抱着寧可犧牲一切的決心出發了，那時我們自己是多麼的孤單和可憐！在西峽口北郊遇到一個不講理的強漢打一個軍官時，我們是如何的站在一旁敢怒不敢言，可是我們畢竟是軍人，終於冒着險，走進了那萬里蒼茫的深山。

「我們兩個人在沉寂如死的深山中掙扎着，飢渴，疲倦，疾病，野獸，野獸，匪徒，和一切不測的危險，時時刻刻地在威脅着我們。中途我病了，你用一切言語安慰我，當過大河的時候，你曾在急流中扶拖我。而且有一次我們一同墜入一個漩渦時，那波浪，暗礁，和入夜時的松濤，是多麼的令人

憂慮和心悻。

「七天以後，我們幸運地到達目的地，找到了今天我們這個軍的司令部。天佑我們！軍長見了我們很高興。立時讓我去今天我們這個師來到差，那時你暫時被留在軍司令部。」

「去年八月間，部隊調往西坪駐防時，我們兩個人又一同被調到今天這個團，從此，我就變成了你的直屬長官。」

「在我沒有到團視事以前，兩個人曾經暗暗發誓，決心在個人的生命史中，留下一些有意義的，或者說可貴的痕跡，不是嗎？」

「本軍人士公認爲不够前進的這個團。我們用苦心 and 它接近了，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勞苦，什麼是自私，和什麼是貪污。」

「正義是人間善和惡最公正的裁判官，任何稀奇古怪的人和事，走過它的面前時，都會低頭無言。因此，我們對自己的部下們，沒有用一點的高壓或毒辣手段，他們就慢慢地信仰我們。同時，我的輔佐和你的同事們，對我們也不會講出什麼誹謗話，這一點，也許是你無比的熱誠，直率，和極端的克己精神所致。因爲他們知道你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肯吃虧的。譬如在這一作戰中，固守馬鞍橋陣地的任務首先交給你，蒲塘的危局也是你們支持的，豆腐店更是你們光復的，而且在最後的一戰中，任何人也沒有想到我會把最難守的王三溝陣地再讓你們守。那時候甚至有人批評我，說我對你太不公！但是你們並沒有一次放棄自己的責任，相反地，你們的成功，已被人所公認，所歌頌。」

「假若這時候別人聽見了我的話，也許他們說我們太膚淺，太俗氣，或者說我失去了個人的身

份，但是我自己絕不會小看我自已，因為我並不是在騙人。

『關於這次你調職的問題，我想上面除了認為這樣作對各方面都合適以外，現在一時還不能得到其他的解釋，何況這是有關人事機密的一件事，我們不好憑空來推斷。據我個人的看法，也許是出於善意。至於你願不願去，完全是個人的事。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不能忽略了，就是說假若你硬要這樣走，恐怕會引起別人說你太……甚至於可能引起很多人對你會由愛而轉恨，這裏我就是其中的第一個！因為你如果執意不回頭，那末我在某種理論上，應該也請假走，不然我就得吃一杯迷神劑，把往事全都忘記掉。

『我的話講完了，很希望你俯首三思，跟我回去！要和道：天下最幹不得的一件事，就是「損人不利己」，何況你不應該忘却了去年我們東來的初意啊！』

我的理智和感情，早已陷入混戰中。它們在爭論，衝突，和搏鬥，可是它們誰也戰勝不過誰。這時候它們的力量是相等的，而且在它們中間，還瀰漫了一層厚厚的陰霧。

提起「情感」來我應該去痛悔，因為我過去並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它，所以一天到晚濫用它，把它真正的價值，以最低的代價出賣了，而且有時候還招來相反的禍害。自己給人家當牛馬，當奴隸，但是到了後來人家殺了你，剝了皮，吃了肉，還說有腥氣。

想到這裏，我自己真要慚愧死！而且真想剝掉一隻手來表示懺悔。

我和團長的相識，雖然說是奇遇，但有什麼理由說是不平凡呢！決定去河南，也許是爲了我自己的前途奮鬥。在深山中受苦，也不一定就比上面說過的那個產婦受的更厲害。帶兵很努力，也是自己的職務所在。不吃空缺，又何嘗是軍人的武德？打勝仗難道說軍人不應該？況且打勝仗的也不

止我自己一個人。再說假若打勝仗的人認爲自己「了不起」，那末爲打仗而死的人又該怎樣呢？我是一個軍人，在「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的聖典下，不敢多說一句話，但是在今天仗已打完了，多少人在整編以後正沒有事情做的時候，爲什麼偏不准我請假走！

「損人不利己」，這也許是我要走的一道死關口！因爲事實上可能是這樣。假如今天我走了，也許會有一部份人替我難受，最低限度他們會找一句奇妙的話來形容別人的。

爲了這，我祇好回去再過一天營長的癮。

這一陣心思想過了以後，我也有幾分的黯然，因爲這時候我畢竟還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有些情感的人。我有什麼資格讓自己的長官來追趕？又有什麼資格讓自己的長官來苦勸？我真是罪大惡極了！特別是當他在後面喊我的時候，自己竟桀驁不馴地回頭看看又把臉轉過去，揚鞭上路。

正在我陷入迷惘的時候，在我們後面的石橋上，忽然出現了一羣人，他們好像在忙亂着，奔跑着，急喘着，等到看見了我們的時候，才慢慢靜下來。

這一羣人不是別人，正是來追趕我的副團長和幾個連長們。他們走近了我們，先看看我們的臉色很安靜，認爲事情不嚴重，於是副團長在一旁笑着說：

「好！我們把他捉回去，重重地打他五十板子，這樣淘氣的逃兵！」

幾個連長聽了這些話，想笑而且又不敢。我呢？我更是啼笑皆非。

回到了營部以後，就先後接到軍部×課長，×參謀，×祕書，×營長，特別是×副官處長的電話。他們問我什麼時候去到差，好準備歡迎我，而且還爲我的新職祝賀。

師長也有一次電話給我，但他畢竟有些些，並沒有爲我的新職說什麼慶賀話。祇是用巧妙的言

語探詢我，結果他聽到我的話很堅決，也就沒有表示意見。不過他希望我不要着急走，事情他們會負責和軍長商量的。

但是事情怎麼樣才算「解決」呢？在他們看起來，也認為不是單「更改」命令就了事，而是要「收回成命」才比較妥當些。在我呢？去當更正命令以後的中校工兵營長？還是就在原來的這個團幹下去？全不！我認為我在這個已經變遷的環境中，已經失去了服務的興趣。所顧慮的祇是有關某些不便說明的情面問題。

當天夜間，又接到團長的電話說他第二天一早就隨軍長和師長一同回西坪去開戰事檢討會議。這樣一來，就是坐汽車，來往也須要一個星期才能轉回來。那末，關於我的問題，當然要遲延到那時才能着手辦。當時我馬上就請求他准許我在這期間內到西安去一趟，他想了一分鐘，認為也適當，於是就准了，並且還問我有沒有其他需要上的問題。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我果然站在西安郭簽士巷三十一號呂宅的大門口開始敲門。

『嘎』然一聲門開了，一個很久不見面的人站在我對面，他正是這家的傭人。

『呵！真是您！她們說是您敲門，我還不信！』他十分驚訝地說。

『好！老下：是我！一年多不見了！你好？』

他一面答謝着，一面跑出門去招呼跟我來的人和馬。

我剛一走進院子，上房的人已經出來，她們喊着，叫着，說着，笑着，小孩子跳着，老太太嘴裏不停地念着：「阿彌陀佛！」這時候我再也沒想到我不過是這位老太太的兒子的一個朋友。

她們讓我在院子裏坐下來以後，碧霞就向我說：

「你今天由那裏來的？」

「藍田！」

「幾時到了那裏？」

「五天以前！」

「你自己一個人？還是和部隊在一起？」她弟妹插嘴問。

「和隊伍在一起！」

「聽端如說你在前方受了傷，真嗎？」她接着說。

「是的！」

「呵！在那裏受了傷？好沒有？可憐的孩子，快來讓我看一看！」老太太聽了我的話這樣着急問。

「伯母：我的傷口看不見！」

「怎麼？看不見？究竟在什麼地方？」

「是的，看不見！因為這傷口正在我的心臟上！」

老太太聽了這句話更加驚訝了，她還想問下去，可是她的大媳婦又從一傍說話了：

「好啦！好啦！一凡又在演什麼話劇！」

「但是，誰又能逃脫這個人生大舞場呢？除非……」

「快別說那些不吉利的話吧！碧兒！你們快把前面的房子掃乾淨，讓下人把他的東西搬進去。還有，把他的西裝取出來，讓他趕快換掉這身破軍衣。」老太太吩咐說。

她們跑進房裏以後，端如回來了，他跑過來和我握手。這時那個九歲的小女孩，從房中跳出來，一隻手持着一張東西向我說：

「賀伯伯！這不是你給我寄來的洋娃娃嗎？」

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我在豆腐店時，給她寄來的一件戰利品！一張帶有美人像的日本郵簡。抗戰以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西安，所以對這個城市很熟悉。街道的名字，有名的商店，大約我都可以叫出來，同時在這裏還有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常說這個城市是我的第二故鄉。

我和端如兩個人到街上去遊逛，想看看這個城市和一年前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到了東大街，第一件對我陌生的事，就是看見有不少的天鵝「天使」，和美國兵坐在小吉普車上，在街道中風馳電掣的來回飛跑。端如發現我看見她們很奇怪，於是他說：「喂！你看見過嗎？這就是「吉普女郎」啊！」『沒有！從來沒有！恐怕她們要算是歷史上的「空前」人物！』

我們轉過易俗社戲院，來到新化巷，這裏是頗靜寂的一條街。原來我所知道的「大公」和「西安」兩個寄賣所關門了，但是新開了一個跳舞廳。因為西安一向是保守着舊風格，所以跳舞的風氣不很盛，同時聽說這個跳舞廳也不大公開。

凡是一件新奇的东西，我都喜歡看，那末現在要去跳舞廳，當然是必然的一件事。不過我這個土包子第一次踏進跳舞廳，無疑地活像劉老老進大觀園一樣。

我們穿過路旁林立的汽車，就走進了舞廳的大門。

第一次進舞廳，當然對於裏面的一切很外行，但是關於跳舞的步法，如「華爾滋」，「不魯斯

「探戈」，和什麼「滿場飛」，我還多多少少的知道一點。因此，我便大着胆，跟着這位朋友往裏走。

舞池雖然很小，但舞客們相當多，先生，太太，小姐，全都有，而且在這些人中間，還夾雜着幾個美國兵，這真是中西薈萃，羣集一堂了。

我們兩個人，在音樂台一傍坐下來，並且打開自己帶來的一包糖。

音樂唱奏了，人們對對雙雙地開始下舞池起舞。

許多的舞客們，在滑板上蠕動着，不！拉拖着，在上海這種步法叫做「拖黃包車」。女的不熟習步法，還可以跟着男的混，但是男的不會跳，可就可憐了。他們踏她們的腳，撞別人的背，揪着她們的襪袍，樣子活像老鷹捉小雞。中國因為跳舞不普及，所以大家不會跳，因而也沒有什麼可笑的，但是他們的怪樣子，却真令人看不慣；他們緊緊地貼着臉，而且身子像用一條繩子捆起來一樣的不肯稍離一點縫。特別是當音樂轉奏到「探戈」舞曲的時候，他們的樣子，簡直不是在跳舞，而是在那裏肉麻。

音樂中止的時候，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桌台上去休息，抽煙，喝啤酒，吃冷食，談情，和調笑。有時候還能聽到幾個密斯們講說完全沒有文法和沒有音韻的英文。

我看了這情景之後，立時想起來過去我們在第一線上作戰的時候，怪不得後方一個朋友寫信告我說：「後方有一部份人們，天天在驕奢淫佚中過生活，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吃包穀豆的軍人在前方作什麼？」我想這些話，也許就是說的這一批人。

還有一件開眼的事，就是我在大街上看見許多的熟人根本是老百姓，現在他們偏偏穿起一身美

式新軍裝。最初我還以為他們穿軍裝不過是在「慕洋」而已，後來經過端如的解釋，才知道他們穿軍裝是別有目的的。

這時候在西安穿軍裝，有下面幾點好處：第一、穿軍裝不受警察或其他人的約束或欺負。第二、在由西安往東到東泉店，往西到寶鷄的火車上，穿軍裝可以半價購票，甚而還可能帶些不打行李的貨物或走私。第三、無論在阿房宮，大光明，或明星各家電影院買票，穿軍裝也可以少出一半錢，而且有時候也可能大搖大擺若無其事的不買票一直走進去，這樣侍役們不僅不敢問，甚至於還得給他們讓路，因為他們鬧不清楚他們究竟是什麼人。除此之外，穿軍裝也許還有更多的用處，可惜我却不知道，而我也不好去向穿軍裝的朋友們請教。

人們一向討厭軍人不講理；看白戲，坐白車，買東西的時候往往把東西包好了以後再還價，必要時還要耍臭威風。但是人們從來不知道這是假軍人。

軍人平價購買戲票或火車票，原是國家體念軍人在戰時的窮苦才如此，但是這些福利，却被城市裏的假軍人享受了。譬如我這個也是由前方作戰回來的軍人，今天在阿房宮看電影，同大家一樣地化了三百二十元買了一張全價票。話又說回來，誰教我當時不會穿軍裝呢。

來到西安以後的第六天早上，接到團長派人送來一封信：

「一凡：

我昨夜十一時返防，你的事上峯已決定收回成命了，盼見信後，立時返來，以期相共始終。否則我將決心辭職，與你共作赤松遊不誤！」

我看完這封信，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恰巧有兩個老前輩來看我。他們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把

我痛罵了一頓。並且拿許多的大道理來教訓我，大意無非是說我不應該，而且也沒有權力自誤誤人。我自己又考慮了一會，覺得他們的話也有理，而且上峯能把整軍後的第一紙命令改過來，對於我已算仁至義盡了。至於我內心的悲哀，也許會在大家的悔悟中洗刷去。於是我就回了團長一封信，上面說我決定明天早晨回部隊。

因為白天裏天氣熱，所以大家都勸我趕早走，因此在第二天早上天沒亮，我就被他們叫醒。我洗過臉，開始在家裏用早點。這時候跟我來西安的兩個人，已經把我的行李和馬匹準備好，單等着吃完飯出發了。

百事皆已齊備了，我們開始走，這時候大家都興高彩烈的從房中走出來送我，端如也先跑到前面去開大門。但是剛一聽到了門響一聲之後，他又慢慢地走回來，並且手中拿着被他自己已經打開的一封信，當我還沒有問他是什麼事的時候，一抬頭又看見他背後跟着一個正在喘氣的傳令兵。

『你稍微在前面等一等！』端如對我說完了這句話，便拉着老太太和他的夫人走向上房去。

我看了這情景發呆了，這到底是什麼事？難道我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不成？我急忙回過頭開始問那個送信的傳令兵。

『誰寫來的信？』

『團長！』

『你幾時由藍田出發的，到的這麼早？』

『今早一點鐘！』

『團長可會給你講過什麼話？』

「祇叫我把這封信交給你，別的沒說吓！」

我可能問他的話，全都問完了，但是信中究竟說的什麼事，依然不知道。

我走上房以後，看見他們都靜靜地坐着不講話，面孔上表現得很愁苦，好像有什麼大事已經臨頭。他們看見我走進去，於是把目光都一致集中在我身上。

「什麼事？」我問。

「你一看就知道！」端如遞給我那封信以後這樣說。

我急忙把信打開來，嚶！原來是這樣：

「一凡：

你今天可以不必來！因為昨天夜裏你已經被免職。」

我笑了，這件事對我並不很嚴重！因為我知道：假若按照公事說，我去八天不回頭，以致於使那個工兵營的事務完全停頓着，道理上當然應該找人去負責，這樣我自然被免職。假若按照私事說，我個人既然決心不幹了，那麼上面何不成全我的心願。這樣說，也應該免我的職。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但是老太太却十分地不平氣，她說現在的世事是可怕的，人心一天比一天的不古。

我自從被免職以後，精神上倒覺得比從前更輕快些。每天早晨九點鐘才起床，在家吃完飯，就和瑞如出去玩，看電影，跑戲院，逛馬路，坐茶館，這樣一直到了夜間十一點才回家洗澡睡覺。

八月九日晚上七點鐘，我同幾個朋友在長安酒家正吃晚飯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急劇的鞭炮聲從南院門的方向傳過來。最初這聲音是單調的，後來漸漸地密起來，不久，喧囂聲，鑼鼓聲，汽車

聲……一切聲音都和鞭炮聲混合在一起，使整個的西安城騷動了起來。

「這又是我們在那裏打了勝仗吧！」

「不！也可能是蘇聯出了兵！」

「噢！更可能是美軍在某處登了陸！」

大家都在猜疑着，但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我走下樓去，在門口搶購了一張小號外，一看原來是由舊金山發出來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快報。

我抓着小號外，像一個小孩子獲得了一顆最喜愛的糖菓，說什麼也不肯把它放開手。我樂以忘形的往上跑，幾乎把樓梯踏破。

當他們在平台上看到那張小號外的時候，都立刻狂起來；椅子被人們撞倒了，筷子和酒杯「嘩嘩啦啦」的落滿了一地。

大家在叫喊着，歌唱着，痛飲着，互相衝撞着，還有幾個人拿着筷子亂敲玻璃杯，或者是用兩個拳頭拚命地捶桌子，女人們也在嚷着：

「啊！我們真的勝利了！」

「八年的血汗沒白流！」

「我們再不受日本鬼子的蹂躪了！」

「哈！我們不就可以回老家？」

「我回北平！」

「我回南京後，再回杭州！」

「我一定給我母親帶回一張青海產的小紫羔！」

「我也要給我的妹妹帶回五斤陝西臘羊肉！」

這是多麼偉大的慶祝啊！如何值得的狂歡啊！如何溫暖的願望啊！北平，杭州，那安靜的古城，那幽美的湖景……祇要讓人一想起了它，馬上就會神往心醉啊！

爲了這勝利，我們除了驚奇兩顆原子彈的威力以外，應該向我們爲抗戰殉難的人們，爲抗戰出力的人們，和領導抗戰而竟全功的領袖致十二萬分的敬意。

祇要人類的歷史不毀滅，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認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九號的中國抗戰大勝利，是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獲得的。

爾後我們什麼時候離開的長安酒家，當時大街熱鬧到什麼程度，甚至於我怎樣地回了家，我全不知道！因爲我聽人說當時我醉的像死人一樣。

第二天早上，忽然又接到團長一封信：

「一凡：

下面就是你的怪事！

你雖然被免職了，但祇是免了你的「名子」而已，並沒有免了你的「職」！……」

是的，真是怪事！要免職不免我的「名子」還免什麼呢？難道還免我的頭，或者再滅九族不成？我繼續看下去

「這一次完全是上面彼此鬧意氣，本來事情已經解決了，可是師長爲你說了一句牢騷話，結果上面一賭氣竟把你免了職。」

現在部隊就要開華陰守河防，上面限我兩天以內，把你找回來，準備重新發表一次命令。假如你不太忙，就請在家裏等候我，大概我明天早起八點鐘可以到西安和你見面。」

呵！我竟有這一些面子嗎？高級長官居然爲我翻了一次臉！這樣，雖然我因爲被免職丟了一次臉，而實際上所得的補償不是更大嗎？同時，假若我是阿Q的話，那末一定也要像昨天晚上一樣地喝了那麼多的酒，來慶祝自己的「勝利」了。

拿着部下的名譽隨便開玩笑，鬧意氣，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當天下午，又來了一位軍部副官處的處長，他一進我的門口，第一句話便這樣說：

「請你鬧清楚！我可不是上面的「說客」！」

「好極了！我希望今天從你嘴裏不要聽到一個有關於我「回軍」的字！現在就請你坐下吧，讓我們談一談別的，反正你今天不是客人，我應該儘可能的招待你，和陪你談談，除了不應該說的事。」

他聽了我的話，約略停了一分鐘，又開始說：

「閣下還是這麼矯情乖僻，一味的固執呀！」

「你說的是那一方面？」

「當然是回軍的事！」

「我們不是說過了不談這個嗎？」

「可惜事前我們並沒有訂條約，而且你這個小屋子又不是什麼法庭！」

「老弟！你太年青了，因此火氣重！」

「爲了你不到差，軍長在會議席上不知道發了多少次的大脾氣，所有參加會議的長官不知道爲你費了多少的口舌，我們幾個保你的人不知道碰了多少次的硬釘子，而且最近兩個「頭兒」還爲了你摔了一次電話機。」

「閣下！你是什麼官？小營長！假若每一個小營長都像你這樣「單騎走長安」的話，那末我們這兩條腿不就該倒了活霉嗎？」

「什麼事都要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再決定自己的看法對不對才好！譬如說這一次調你來軍部，完全是好意，現在我來問問你：拿一個獨立營長和一個步兵營長的地位來比較，究竟那一個高呢？很顯然，獨立營的一切都是獨立的；人事可由自己來決定，經費可由自己隨便報和隨便領，不管平時或戰時，除了「頭兒」以外，誰還好意思去管你？駐防時，你自己去住一個村，祇要我們連絡好，請放心去當你的土皇帝！」

「還有，當我們聽到你要調來軍部服務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高興！這不是我騙你呀！你知道：「頭兒」是最喜歡你的精神，特別是你這一副好風度！其次，去年他視察部隊回來的時候，對你的部隊教育，環境衛生，尤其是看到了你那所住屋的佈置，真是滿意萬分！現在我們來到後方了，將來校閱的機會一定多，那末那時候接待校閱官，佈置環境，張掛標語，調度部隊，設宴遊興等等不都是你大顯神手的機會嗎？」

「再說，參謀長對你不錯吧！副參謀長又是你們來軍的引進者，課長們更不用多說了，全是你的同學，直屬部隊的幹部們，是你過去的老學生，他們那一個不歡迎？就連我們那位宋祕書也和你

很好呵，你們不是常在一起談什麼莎士比亞和什麼托爾斯泰嗎？

「我呢？我更高興了！第一，你如果駐的地方離我不太遠，我們可以借你的地方打一打「撲克」呀！第二，你們是工兵，當然會修馬路，蓋房子，塗樹根，修花園，粉牆壁。這樣，不是和我們副官處的業務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嗎？第三，……」

·他搔搔頭皮停下來，好像不好說，於是我就替他開口了：

「第三，是找我們給太太修公館很方便是不是？對了！還有廁所！」

「所以呀！我說你是天下最聰明的人還錯嗎？單憑這一點，你在軍部裏還怕有什麼應付不了的呢？同時我相信，將來出了副團長的缺，除了你姓×的，絕沒有第二個人！」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你現在已不是剛畢業的學生了，一天到晚在講什麼人生啦，哲學啦，國家啦，民族啦，正氣啦，熱情啦，一切都是狗屁！請問你：那一個講這些話的人不吃飯能够活下去？所以以後對任何事情，不要過於太認真！況且世界上也沒有真！難道你不懂「真到假處假亦真」這句話的妙味嗎？因此，我們痛快地說一句：上面對你好，也不一定就是真！他們爲什麼對你好？你又不是他們的什麼親戚！不過要你回去，爲的是大家都方便而已，換句話說，你如果一定不去，對他們又有什麼損失呢？他們有的是幹部，少了你難道不能當軍長不成？我想不一定！」

「話講的太多了，現在我勸你快回去！這樣，我起碼不是害你，同時我敢大胆地說，當你到了我這個三十四五歲的年齡時，你一定會把我今天所講的話，認爲是真理！而且也可能拍案叫絕呢！」

他的話講完了，可是我對他的話簡直無從批評起，祇有冷笑說：

「老兄無怪乎當處長，高明！高明！」

這時端如的夫人在裏面房間裏「咯咯」地笑起來，大概這笑聲就是代替她聽了我的話而在「拍案叫絕」吧！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團長果然由藍田趕來了。我們見了面，談了一些別後的話，並且我陪他在城裏玩了一整天。次日因為他必須去王曲，所以他就把我帶到我們師參謀長那裏交了差。他就是十六天以前的軍部副參謀長，也就是一年以前介紹我們來軍的人。

一天的早晨四點鐘，我同我們的參謀長和××團的魏副團長三個人出了西安城。那時候天剛剛開始亮，但已經看得見那宮殿式車站站房的輪廓。我們進票房買了票，恰好由寶鷄開來的綠鋼皮快車開進站。

我們所坐的那一輛臥車，是隴海路上唯一的闊車了，裏面的各種設備，還是像戰前一樣的精緻和完備，可惜的是它的外皮上也在戰爭中受了傷——被飛機掃射的，而且現在它的活動範圍也小了，祇能在這中國僅有沒失陷的四五百公里的鐵路上日來夜去。

九、風陵渡的兩岸

參謀長把我送到華陰軍部以後，他自己就回潼關防地了。

軍部註在上凹村，距華陰車站七華里，在這裏向北可以看得見渭河與黃河匯流處的滾滾波濤；向南可以看得見奇離雄偉，蔚蔚瀾天的華山。

軍長在我們到達軍部的兩個小時以前，已經搭快車去西安。當時爲了這，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猜

測；有的說他去請領新裝備，有的說他去接待某長官，還有的說太太最近在西安不高興。

是的，我們在西安時，就聽說金價已經由九萬元落到四萬五，所以近來有很多人感到苦悶，這樣看來，勝利對於某些人並不愉快。

我儘量避免和熟人見面，於是我就不在軍部住，自己跑到離開軍部五里地的西關堡魏副團長家裏當客人。

在華陰縣城裏，車站附近，和華陰廟各地方玩够了以後，就陪魏副團長和宋祕書遊了一趟華山。不過這一次遊華山，觀感並不多，這大概是我在三年前來過一次的緣故。

在百般無聊的日子中，我決定去遊潼關，而後再由風陵渡過河去作一次戰後晉南巡禮。

我在潼關下了車，一個人沿着鐵路往城裏走，那時候夕陽已經銜山了，夜幕馬上就要垂下來。

一望無際的河水，在胭脂色的晚霞照耀下，和天邊的遊雲吻接着。水面很平靜，沒有巨浪，自然也沒有暴風。

鐵道的北面，是一道高土堤，這就是從前火車關關的防護垣。足足有五公尺高，以火車站為起點，一直延伸到城門口。

戰時，凡是去過西北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關關的，而且人們祇要一聽說「關關」兩個字，馬上就會不寒而慄，因為每次關關乘客們死傷得太慘而且太多了。

關關車關關的味道，我個人是嘗過的，它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一個姓耿的摯友為了一樁事，要我陪他到洛陽去一趟。這一來，我們就必須要關關。

闖關車，通常是由一輛具有高速度的機車和數輛蓬車或敞車組合而成的。買票的時候，最前面的幾輛車廂的票比較難買些，因這些車廂和機車離的近，通過危險地帶時，要比較後面的車廂早進入隧道幾分鐘，也就是說前面的乘客們要比較後面的乘客們先得到幾分鐘或幾秒鐘的安全。因之，列車排列的次序也顛倒了，例如經常掛在守車前面的郵車，這時候和機車排在一起。

當時由於別人的介紹，我們就坐在那個比較先得到幾分鐘安全的郵車裏。

大約在天色全黑的時候，闖關車在東泉店車站開始料理闖關的一切準備；火車司機振作了一下精神，檢查過各種機件，添足了煤，上滿了水，爾後再試一試車燈的開關機關够不够靈活。

火車完成了闖關準備之後，就由東泉店車站開始出發。

在火車沒有進入闖關區以前，行進的速度非常慢，因為在這時間內，必須燒足了氣，好準備一進入闖關區，立刻開始開足馬力往前飛。

按照闖關車的闖關技術講，在它沒有到達闖關區以前，火車應該故意的在安全地帶放一聲氣笛，爾後再用一個紅光燈在闖關區閃亮一下，並且很快地使這燈光在隧道的入口處消失。這樣利用這聲音和燈光，來表示闖關車已經闖過去，好欺騙黃河對岸的敵炮兵不射擊。或者即使射擊時，必有一段射擊中斷的時間，如此闖關車就可以用這麼一瞬間真的闖過去。

我們的闖關車開到一條深溝裏，果然發出一聲短促的汽笛聲。以後大約五分鐘的時候，對岸的敵炮兵並沒有動靜。這時司機息滅了車燈，駛着車像箭矢一樣地往前飛，但是車行的聲音極小，幾乎連我們乘客們也聽不見，祇有路傍已乾枯了的樹枝子擦着車頂在「嗤嗤」作響。在這一剎那間，客人們靜極了，誰也不敢講話。同時車廂裏黑得什麼也看不見，甚至於連一個紙烟頭上極小的殘

燼，也被捻滅了。

闖關車進了潼關城以後，客人們全都蜷集在一起，緊緊地貼近了車廂坐着，這時既不備沒有講話的聲音，連一個人大聲喘口氣都沒有，祇有聽不見聲音的一顆心在胸口上跳動着。

人們用盡了全副精神在聽動靜，並且在幻想着一顆炮彈正落在車頂上，於是火車停止，自己的生命在炮彈爆炸後立時死亡！

「喂！我們現在正在最危險的地區！」

我的朋友在我耳朵傍講了這一聲低得幾乎使人聽不見的話之後，用一隻手緊緊地握着我的右臂，這時我感到他手腕上的脈膊「砰砰」的在跳個不休，這不啻好像在對我說：

「朋友！現在如果我自己倒了霉倒還無所謂，要是連累了你可怎麼辦？」

火車愈開愈快了，它載着我們好像聖母伸出一隻慈悲的手，要引渡陷溺在苦海裏的人們到天堂去一樣。

「轟轟……：：：：：嘭嘭」在我們頭頂上，忽然發出了這兩聲巨鳴，這時人們亂極了，有的開始喊，有的開始叫，還有的開始用兩手去抱自己的頭。但是沒有過半分鐘，車廂裏的電燈忽然亮起來，把慌亂的人們照耀得目瞪口呆，這時大家才明白；闖關車已經闖入安全的隧道中。

那時候這地方是如何的沉寂啊！「闖關」是如何的可怕啊！但是現在呢？現在我不是已經從從容容地在這原來的闖關道上走着嗎？

上面已經說過，三年前我會來過潼關的，但那時候正在黑夜裏，不懂沒看到城的形狀和街道的建設情形，而且在那種情況下，想看也不敢看。所以我今天到這裏，要說是舊地重遊，未免有些太

勉強，但要說我從來不曾來過，也有些說不過去，然而無論怎樣說，這地方對我是陌生的，便一點沒有錯。

我走近小西門時，一眼便看見在城門頂端的正中央，被一顆炮彈打了一個漏斗形的大洞。兩邊的磚石僅僅留了一點點，互相絲連着懸在半空。在牆垛上，牆垣上，和附近的樹身上，更有無數的炮彈痕。

進了城，那一道高土堤仍然靠近鐵道往東逕伸着，當時我爲了察看城裏面的全景，就爬上這個高土堤繼續走。

潼關的城郭相當大，由東門到西門的南半部城牆，完全建築在兩座相連接的高山上。因此這一段城牆雖不高，但是它像一條長蛇似的輪在雲霧下面，實在具有一番特別的險意；由東門到西門的北半部城牆，却建築在低地上，那正是黃河的河灘。牆根離河面至多不過二百碼，在一個月以前，這地方還是有名的第一道黃河防綫。

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和偌大的城市裏，應該有幾所很好的建築物，或是有幾道比較像樣的街道吧，沒有！完全沒有！或者說根本沒有！因爲從那一些極小型的，已倒塌的房屋，和祇有一道不足十碼寬的石條街道，可以知道以前也根本沒有很好的建築物，或比較像樣的街道的。

這時候，雖然是平時了，但是在城內仍然很蕭條，我在那道高土堤上看了很久，始終沒有看見幾個人。我自己在暗想，假若拿潼關的居民數量與現在的彈痕來比較一下，恐怕後者要比前者多到幾百倍也不一定。

潼關也是古今兵家必爭的地方，換句話說，也就是古今多難的地方。當它受過一次災難之後，

還沒有恢復元氣的時候，接着就又遭受到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於無數次的災難，因此，它將永遠地這樣蕭條和淒涼下去。

我走到高土堤的盡頭處，便看見一座大橋樑。在它下面，正是兩條大道的交叉口，同時這座橋樑也就是我們當年闖關時，我那個朋友告訴我的「最危險的地區」。因為這座橋的東面，恰是一條大深溝。在那裏沒有法子築土堤，所以整個的橋樑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砲兵火力之下，而敵人也就把它作為轟擊闖關車的最好的補助目標。

潼關的外貌，大概是這樣，其他須要遊覽的地方自然還不少，不過這時候天黑了，心欲爲而事實已經不許可。

當天夜裏，我就住在潼關南門裏水波巷十九號，這房子是一九四二年威爾基來參觀潼關河防時所住過的地方，現在正是本師××團團長的辦公處所。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我開始出發過風陵渡往山西，當時陪我同行的有沈副團長和兩個傳令兵。出了北門，便到黃河河灘，在這裏有無數像坟墓一樣的半永久性的掩蔽部，和像蜘蛛網一樣的壕溝。在比較重要的地方，還偶然可以看到幾個三合土的機關槍堡壘。

我們跳上了一隻早已爲我們準備好的小船以後，我開始用望遠鏡向對岸瞭望。那時出現於鏡頭的是一道又高、又長，又陡，和又坍塌的崖岸。在它的上面，好像看不到什麼東西像陣地，祇有一條條的流水溝，像被烏雲遮蓋着的日光暗影一樣地由崖岸垂下來。在它的右面不遠處，有幾所新蓋的小茅屋，而且有很多的人影在那裏蠕動着。這時沈副團長告我說，現在映現在我的鏡頭裏的地方，正是風陵渡口。

上了風陵渡口，便是山西的土地，在這裏，聽說晨鷄鳴啼時，聲音可以傳到河南，陝西，和山西三個省。

在戰前，聽說風陵渡是一個很繁華的小碼頭，但現在在這裏，祇能看見那幾所新蓋的小草屋。自從開放渡口之後，來往的客人非常多。據沈副團長告訴我說，這些客人多半是做投機生意或走私販毒的，因此，近來檢查的非常嚴。

負責檢查渡河的，是工××團的第七連，他們的服裝很整齊，差不多每一個士兵都有一身日本呢大衣。

我們爬上河堤時，就看見前面有一個大村落，這就是因戰事而出名的趙村——敵人的砲兵陣地在趙村，第一個我要訪問的，便是村東首的一個小學校。

從外形看起來，小學校的房子，是一所古廟改造的，大門不很高，柱子上還留着一層退了色的油漆。門旁邊有幾個粉筆字——「趙村國民小學校」。院牆上除了有不少的飛機機槍彈痕外，也沒有什麼標語和訓條。

我們走進了學校時，看見一羣小學生正在院子裏跑着玩。我伸手拉着一個比較活潑的在石階上坐下來，因為他已經不止十歲了，所以非常順從地回答我的問話。

「你懂日本話嗎？」我用日語問。

「嘿！懂的！」他也用日語回答。

這倒使我自己洩氣了，我祇會講這麼一句日本話。

停了一分鐘，我又用國語問：

「你是那一國人？」

「趙村人！」

「不！我問你是歸那一國管？」

「山西！」

「山西！」這句話，可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由於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一個是由於這個地區的
特殊政治。

「你同日本兵在一起玩過囉？」

「玩過！」

「他們對你好不好？」

「好！」

「怎麼好？給你買糖菓？還是給你子彈殼？」

「不是的！我聽爸爸說，日本兵在這裏不拉夫，不要糧，不拿東西。」

這幾句話，把我說呆了，難道他爸爸真的認爲日本兵不拉夫，不要糧，不拿東西就是好，而且日本兵真的在這裏不拉夫，不要糧，不拿東西嗎？我懷疑。

我放開這個孩子的手，又進教室去參觀，剛巧教員不在，我們胡亂翻閱了幾本教科書就出來離開了學校。

在趙村的東南角，有一個大約四百平方米的大凹地，外圍築有三公尺高的一道環形牆垣，垣

外又有一道深約五公尺的大壘牆，四個角各有一座小礮樓，在這些礮樓上，可以互相望得見，而且假若使用機關槍支援射擊時，也可以構成極良好的交叉火網，同時四週的地形很開闊，沒有一點死角——這是一個很堅固的小寨堡，裏面就是敵人的砲兵陣地。

進了木柵門，有兩條進出路，一條是通敵人營舍的，另一條是通砲兵放列陣地的。爲了參觀上的便利，我們就先到了敵人的營舍。

兩所西式的小房子，全被敵人自己燒光了，瓦礫堆裏只剩幾座黑色的殘牆。在這房子的一側，有一個小澡塘尚完整，裏面的池子很講究，水管，洗面台，衣架，樣樣俱全。

靠近一個密洞的門口，就是停車廠，上面的蓬蓋也被燒光了，不過聽說這是我們空軍在敵人投降以前，用機槍打壞的。廠子裏停着四輛巨型的牽引車殘骸，因爲它的構造很笨重，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把它拖出來，而且它完全仿照戰車型，車輪子不是膠輪是履帶，發動機破壞了，再也沒有法子使它動一動。

我們在這裏瀏覽了一會之後，就往砲兵放列陣地走，但是還沒有走近砲位的時候，砲前面的一段大工程，已使我驚奇不已。

這工程建築在離開砲口五十碼的地方，它就是砲台前的遮蔽牆，論作用大約有兩點：第一，可以防禦由潼關射擊過來巨砲彈。第二，可以減少砲彈出砲口時所揚起的塵烟。

這座牆的建築極穩固，牆基是石條，牆身是用同一色的填土麻袋壘成的。厚度大約有三公尺，高度與外面的圍牆等齊，橫長足有二百碼，而且整個的牆身和前面的斷崖緊緊連接着，一點也沒有倒塌的危險。

假若以人工來計算，像這樣的大工程，至少也須要五百人做半個月的時間。

這工程完全是依照要塞工程建築的，在野戰築城中，很少見到的。

砲台是一個圓形的小房子，直徑大約有六公尺，砲座恰恰佔滿了這個房子的全面積。

砲台的房子依然沒有了，一門巨大的砲身向下斜垂着，我走過去檢查一下砲身上的字樣，才知道這是日本明治十四年大阪兵工廠製造的要塞砲。砲身不太長，前後不過兩公尺，但是砲管却相當粗，口徑究竟有多大，可惜我當時不會量，不過我知道假若把一個兩歲的小孩子由後面裝進去，那末你在砲口前面，自然可以看到他自己用不着費力慢慢的爬出來。

這門砲所射擊的砲彈，當然很重，除去信管，純彈體就足有中國斤四百斤。這樣不要說它爆炸了巨大的威力會嚇死人，就是不爆炸，像這樣重的大鐵蛋，由六里以外的趙村飛到潼關落下來也够可怕了，因為它碰到任何堅固的東西，都可以碰個大窟窿，何況不值一擊的肉腦袋！

具有這樣威力的要塞砲，自然可以和我們的闖關車搗搗亂。同時我想起我們當年闖關時，大家那樣地不沉氣，也不能說是太小胆。

沈副團長爲了公事忙，所以他陪我參觀過敵人的砲兵陣地後就回潼關了。我則因一股遊興未散，決心要到永濟走一趟。

四個小時以後，一輛二輪馬車把我載到了目的地，當時正是下午三點鐘，我在南關外胡亂吃了一些東西，就準備進城。

永濟城的位置，是在黃河的沙灘上，所以城四週的河溝特別多。這道河接着那道河，那條溝接着這條溝，如此永濟城在這樣白茫茫一片汪洋中，自己好像一個小孤島。

在河溝一傍，捉魚的人們非常多，老翁，婦女，小孩子全都有。

他們捉魚的方法，雖然和一般的沒有二樣，可是他們的成績却非常好。我沿着一道河邊走一趟，看見在每一處打魚的地方，都有滿滿一籃子的白銀條。

這地方的魚業，聽說一向都很好，但是因為交通不方便，很少向外運，所以在城裏魚價非常低，因此，魚戶們常常把鮮魚弄死曬成魚乾。

在永濟城的城門口，我發現守衛的人特別多。從服裝上去認識，可以辨別出來其中有國軍，地方軍，民團，保安隊，和警察。

每一班衛兵，或者說每一派衛兵，加上帶班的都有兩個到三個人，這樣在這一小小的城門口，就有十四五個人來守衛。

最初，我見了這情形，還以為當時在城裏一定有什麼要人在開會，不然為什麼有如此森嚴的警衛呢？但是我到了城裏一打聽，才知道除了一個縣長當時還不在城內外，連半個要人都沒有，而且城裏邊荒涼得簡直不像一個城。可是城門口為什麼有那多的衛兵呢，據說是某一班衛兵，正代表某個部份力量的所在地，這也就是這個特殊區的特色之一。

這天晚上，我借住在一家藥舖裏，掌櫃的是當地人，性情極好，待我很親敬，特別是當他和我談了一番話之後。

吃完了晚飯，我本來應該安歇了，但是我剛一走進了屋，那個掌櫃的忽然引了一個人走進來。他大約有四十歲年紀，個子不很高，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舊制服，長髮，短鬚，眉目間隱藏着一種豪邁氣。但是我知道當時自己所在的是什麼地方，所以看見了這樣突如其來的一個人，心中不禁起了

一個疑亂，那時我暗想：他是便衣警察嗎？軍隊的特務？地方部隊的偵探？某處派來的劊子手？

我正在百思莫解的時候，那個掌櫃的指着他向我介紹說：

「這位是隔壁的張先生，人很有學問。八年前曾在德國學工程，可惜鬧了幾年病，沒有得到後方去，今天我想請他和你談一談！」

「很榮幸！不知道張先生肯否見教？」我說。

他一面把我讓到椅子上，一面頓靜說：

「你太客氣了！剛才聽到李先生講到你很爽快，所以個人就很魯莽地來拜訪談談，假若先生有什麼問題。那我一定儘量奉答。」

我一天的勞苦，全被這意外的事情驅走了。疲倦的眼睛，頓時明亮了起來，它們出神地叮着那位工程師，好像盯着什麼突然發現的寶藏一樣。

「先生今天由什麼地方來？現在那裏工作？到這裏來一定有重要的任務！」他問。

「由滬關來，在××軍工作，到這裏純爲遊覽。」

「方才聽見說，張先生好像一向沒有離開過家，是嗎？」

「與其說一向沒有離開家，反不如說一向沒有離開地獄！」

「那末張先生對現實一定有不少的感慨吧？」

「嘿！感慨從什麼地方來？像我這樣的人，早已麻木了，況且感慨有什麼用處？」

「我很希望知道這地方淪陷以後的情形！」

「關於那一方面？」

「最好請你先說一說這裏的軍隊，不管是那一部份，甚而連敵軍也包括在內！」
他用力抽了一口烟，開始說：

「好！那末讓我首先談一談晉軍。」

「在抗戰中，山西因為地理上的關係。無論是政治或軍事，都具有它的特殊性質，換句話說，是與國家的整個政策有些出入的，現在我提出一件事來說明一下。山西在軍政一統的管治下，施行「兵農合一政策」，目的在使軍隊與人民發生無間的連繫，但是這連繫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抗戰？剿匪？保衛人民？還是兵民互相維繫生存？事實告訴我們說，那政策對這些問題，並不太有效！而我們所看到的，還祇是這政策的一面，那就是老百姓應該遵守這政策出兵，出錢，出糧，出布匹，出柴草，出馬料。」

「出兵是按着由十八歲到四十歲合乎兵役年齡的人編成組，過去每三個人為一組，在這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國民兵，一個是常備兵。國民兵在家裏隨時應徵，但是他們有一個責任，就是必須負擔那個常備兵的家庭生活，例如替他耕田，養家，和負其他的一切義務。現在改為每五個人一組了，其中有兩個是常備兵，三個是國民兵，國民兵對常備兵的責任和義務依然如舊。」

「出兵的人家很普遍，沒有什麼「獨子不服或緩服兵役」的規定，也沒有什麼賣買壯丁的代替情形，祇要你家中有合乎服兵年齡的人，必須經地方當局把他編入組。這樣，所有服兵役的人，除了很少數的無業遊民可以在作戰時潛逃外，其餘的簡直無法逃。」

「在戰時，無論那一省都要出兵的，我們山西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讓我再重複一句，山西的

徵兵制度是與政府的徵兵制度不同的，關於這，在上面我已說得很清楚。

『出錢的事，更是很普遍，除了沒有定期和沒有數量以外，老百姓要一直出到死才爲止，這一點，我也可以給你舉一個實例：三個月前，在甯鄉發生這麼一件事：那是一個中等人家，因爲出錢出窮了，以致於全家沒飯吃。家長爲了這，悲傷到極點時，一天他就盡其所有到街上買了二斤肉，命家人包一頓餃子吃，當時小孩子高興得快瘋了，他們以爲是過新年，但是沒過兩個鐘頭，他們一家十口人全躺在地下瞞臉青腫的死了，後來經過檢查，才知道餃子裏面包了毒藥。』

『出糧問題除了按期交送外，還得隨時準備軍隊吃，因爲晉軍一向不帶行軍鍋，他們到那裏吃那裏，反正他們有的是「飯票」，本來「飯票」的制度也很好，譬如在某處吃了多少份飯，就給老百姓多少份「飯票」。爾後老百姓拿着這「飯票」，可以和地方當局交涉抵官糧，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他們一千個人吃飯，至多不過給老百姓一百張「飯票」，剩餘的他們自然可以賣出去或拿回自己的家。』

『「飯票」在山西比法幣還流行，老百姓祇要被派定，必須立刻送飯到所指定的地方。否則輕則要受罰，重則就槍斃。但實際上，在他們看起來，槍斃也不算重，因爲他們槍斃一個人，如同殺了一隻鷄。』

『出布匹，柴草，馬料，比較出兵，出糧，和出錢如同吃飯時加小菜，根本沒有什麼稀奇的，因爲有時候還得出衣服，出鞋子，出食鹽，和出花生米。』

『像這些零星的東西，是不是也有什麼類似「飯票」一樣的借據呢？沒有！唔！這裏我還告訴你一個通行的制度，那就是「徵一購一附加一」，所謂「徵」者是老百姓應該白出的；「購」者是

軍隊以官價購買的；「附加」者也是白送的，舉例子來說，好像飯館裏的茶房要小賬一樣。譬如說徵一斤米購一斤麥附加一斤馬料。

「再說晉軍裏面的幹部吧，他們的階級都很高，但一提起素質來，簡直會讓人笑死的。因為在晉軍裏誰都可以當軍官，祇要人老實，或是受過「洪爐訓練」。所謂「洪爐」者，就是熔兩黨於一爐的意思。

「受過「洪爐訓練」的人，自然比較容易做大官，但是個人却失去自由了，他們背地裏絕不敢講一句越軌話，至於到了什麼限度算越軌，那只有天知道。舉一個例子吧，半月以前，有一個師長講了這麼一句話：「中央軍加餉了，我們還是幾千元！」這樣他立時被押送「自裁室」，在那裏有手槍、劍、刀、毒藥，和繩子等等的自裁物。結果這位師長給他母親寫了一封信之後，就選擇了一把刀切腹自殺了。

「其次告訴你，山西軍隊在勝利之後是怎樣收復運城的；在日本投降以後的第六天，國軍由陝西平民渡河了。晉軍一聽說這消息，馬上就想佔運城，但是運城的敵人不肯退，他們在城外瞪着眼睛沒辦法。後來就派人給敵人送了三百兩黃金，敵人才准許他們進入城。當然他們進了城之後，絕對不會賠本的。」

他講完了這篇話，使我有點將信將疑，這時我順手給他斟了一杯茶，又問：

「敵軍和其他的軍隊怎樣呢？」

他喝了一口茶，又點起一枝煙，接着說：

「在晉南，因為敵軍並不多，所佔領的地方，也祇是某些點，因此他們儘量地使用愚民政策。

譬如安邑縣的老百姓都喜歡城南的鹽池由敵人管，因為讓其他軍隊佔管時，他們自己還分不到一半。但是敵人真好嗎？見鬼！敵人把淪陷區劃為兩份部，一為「治安區」，一為「匪區」。所謂「治安區」者，是敵人的所在區，「匪區」者，則是我們的游擊區。

「敵人在「治安區」裏，表面上儘量地不擾民，為的是免得惹起當地人的反感，但一出了「治安區」，他們比禽獸還不如，殺人，放火，搶劫，奸淫，無所不為。」

就在他講話的空隙間，我立時明白過來趙村那個小學生的爸爸為什麼說敵人好的原因。

「在晉南也有共產黨，不過軍隊的數量却很少，祇有幾個團的番號而已。」

「勝利以後，山西的同胞們怎麼樣？是不是已經得到了解放？」我又問。

「上面我已經約略的說過了，山西的老百姓在長期的雙重壓迫下，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和什麼是幸福，他們所希望的只有一點——讓他們活着。」

「樹葉子，野草，穀糠，是老百姓的常年食物。除此，還有一件吃的東西恐怕你還沒有試嘗過，這東西叫做「綠豆糕」。」

「什麼？「綠豆糕」？我吃過！」

「不！你一定沒有吃過！因為我所說的「綠豆糕」，是我們這裏的老百姓用頭一年被雨水沖霉的，向上面交不上去的綠豆做成的綠豆糕，味道既酸而又臭，並不是糖菓店所賣的——你說你吃過的「綠豆糕」。」

「還有，談到「勝利」兩個字，這裏一部份的老百姓更覺痛苦了，因為他們在沒有得到勝利後所應享的幸福以前，必須擔負對勝利所負的補償。譬如抗戰後逃往後方住的老百姓，今天回到家裏

來，必須按照地方當局的規定，將戰時應繳的一切軍糧和軍餉全部補出來。這樣，你想想他們聽到了「勝利」怎麼樣？

『最後，老百姓在這常年痛苦的生活中心，也高興有一天能夠看到好軍隊開到這裏來。譬如前幾天有一師國軍從這裏經過時，老百姓看到他們的整齊行列高興得幾乎流出淚來。那時我會親眼看到他們給這些軍隊送開水，送飯，花生，魚乾，泡菜，鷄子等食物，但是他們並沒有向這些軍隊要「飯票」，而這些軍隊也不好意思接受這些白禮物。』

夜深了，我們的談話至此為止。

我把他們兩個人送出去以後，自己回來躺在床上心暗想：「適才那位工程師最後談到這裏的老百姓很歡迎國軍，理由是國軍不擾民。但是實際上國軍真的不擾民嗎？哼！不見得！我們在前方作戰時，不也吃過不出錢的東西嗎？是的，我們是在迫不得已的條件之下才如此，但是山西的軍隊也可能在同樣迫不得已的條件之下才如此呀，反正天下沒有不擾民的軍隊！不然！絕對不然！我們的迫不得已和他們的迫不得已，在實際上是絕對同樣的，雖然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是在和敵人作戰。我們的軍隊是國家的，他們的軍隊有三分之二是私生的，國家軍隊的裝備和糧餉，自然由國家來供給，而私生軍隊的裝備和糧餉，則是直接徵之於民。而且國軍在某情形之下討擾百姓是臨時的，而私生軍隊是永遠寄生於民的。況且國軍在任何迫不得已的條件之下，也不會施行「徵一購一附加一」的制度。至於這些私生的軍隊，在抗戰中，是不是因某地區的環境特殊，對國家有必要和有益處，我們在這裏不討論，不過我們敢大膽的說一句，因為這些私生軍隊而讓山西老百姓吃死苦，實在是一種錯誤。」

原
书
缺
页